

## 超 脑

二〇二〇年。

西藏高原。

我驾驶垂直起落机降落到中心的停机坪时，坪上已停了数十架各式各样的飞机，机上都漆上标志，显示它们属于不同的新闻和传讯机构。

我叹了一口气，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事。

刚踏出舱门，美丽的莎菲博士迎了上来，神色凝重地道：“阿爸！

他们都在会客厅内，你要小心点。”

我苦笑道：“我早接到老头子的电话，他警告我只要有一句错话，可能导致

‘超级电脑计划’立时腰斩，你说，我敢不小心吗？”

“老头子”是我们对“世界民主国联盟”最高统帅范能先生的昵称。

莎菲蹙起一对秀眉，在超脑计划中，她是负责“教导”超脑对人类感情的掌握，所以对超脑特别有种微妙的感情。

在建造于西藏高原上这个世界最庞大的超级电脑中心内，像她这样的专家有一百五十四人，负责教导超脑各方面的技能，而本人林迪博士，则是整个计划的发起

人和最高负责人。

中心的人都唤我作“阿爸”，不是贼阿爸，而是超级电脑的阿爸。

会客厅内人头涌涌，我在几个警卫的护送下步进厅里，厅内的嘈吵声像关了收音机般刹那间熄灭，由镁光灯的闪烁声代替。

中心警卫森严，因为超级电脑牵涉到整个人类的前途，而更使我们步步为营的是，有一批“自然主义者”对这计划深痛恶绝，认为会把人类带进被机械控制的命运。

今次眼前这群记者的意外采访，似乎正加强了他们这设想的真确性。

我来到布满了传声器的台前，镇定地坐了下来，这似乎是我唯一还能做到的事。

一、

一片骚动一名男记者首先发言道：“林迪博士，你是超脑计划的总策划人，对于今次超脑改变了全球最多人观看的直播长寿剧‘太空之旅’的内容，有什么解释？”

另一名德国记者抢着道：“究竟这是中心计划的，还是超脑不受控制下的自我行动？”

还另外的人要抢着发问的当儿，我举手阻止了他们，淡淡道：“我首先要更正第一个问题，超脑并没有改变长寿剧‘太空之旅’的本身，而只是改变了它播出的象。”

一位金发的女记者尖中道：“那有什么分别。

人们看到的只是影象，超脑改变了影象，使整个剧情向另一方面发展，

不是等于改变了这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吗？

制作这套电视剧的华美电视公司已准备控告你们。

他们最不满超脑剧终时在荧幕上由导演、编剧至灯光、杂务，全自把自为地打上了超脑自己的大名。”

另一人道：“我看他们最震撼和受伤害的是这一集比他们任何一集，无论在效果和剧情上，都好上几倍。”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气氛轻松了一点。

我接入道：“刚才那小姐说得对，超脑干扰和改变是电视播出的画象，也可以说是超脑以自己特殊方式制造的影象，代替了原来的影象；但记着只是影象，而没有直接影响到人，亦没有控制到任何人，这并不违反我们加于超脑的守则，就是绝

不能以任何方式直接干扰人，又或直接控制任何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位年纪较大的记者沉声说：“可是无论如何，超脑干扰了影象，亦间接地干扰了人。全球数亿观看这个节目的人，突然发觉看的原来是一副超级机器自发性提供的私家版本，你说那种震动算不算干扰。”

刚才发言的金发女记者紧迫道：“这是否意味着超脑已成了独立有灵智的机器，假设超脑侵进了军事用途的电脑里，岂不是随时可以发动世界大战？”

众人一齐静了下来，静待我回答这个爆炸性的问题。

我看了那金发女记者一眼，这才看清楚她长得非常清丽，为了缓和气氛，我淡淡笑道：“假设我说会或不会，你们都很难接受，所以让我解释一下超脑两个特别的系统：第一就是自我完美的装置，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效率和部件，其次就是对人的绝对忠诚，它可说是生出来便为人群服务。这次它以它的方式改善了电视上的节目，便是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倾向，只是做的方式不大妥当，也可以说超脑对人类的了解，还有未尽善的地方。”

问题炮弹般向我射来，我一一招架，两个小时后才脱身出来，中心的工作人员

都对我露出恭敬的神色，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埋头工作的林迪博士，居然这样雄辩滔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离开记者会后，我立即向超脑的控制中心走去，到门口时，给副手艾特尔博士拦着，他脸色凝重地把我拉到一旁道：“我看是‘力场装置’出了问题。”

我点头道：“我也想到这个问题。”

力场装置是超时代的产品，至今尚未向外公布，是利用第四代核能动力制造出来的超重力场，研究‘时间弯曲’的纯科学问题。

艾特尔博士道：“由昨晚超脑改变了电视播放的画象时起，超脑便沉默起来，虽然如常执行天文观测、电讯分析等例行工作，但却不回答任何问题。

阿爸，说实在的，我很担心，假期他不受控制，破坏力之大实在难以估计。这十多年来，每天都教它新的技能，而那自我完善的系统，使它每一种技能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我怕人类的步伐再跟不上它。”

我拍拍他肩头道：“不用忧虑，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从一开始我便在某一限度上予它自主的自由，正是要它能帮助我们走快一点。

毕竟超脑还在试验阶段，有很多须改正的地方，最后关头我们可以切断

它的能源中心，甚至……甚至可以用毁灭指令。”

艾特尔脸色倏地转白：“不！

不能毁灭它，它是人类智慧和科技的颠峰成果，整个前途成败也在它身上。”

我故作轻松地道：“说说吧了，那个作阿爸的肯杀死自己的儿子，让我进去看看它。”踏进控制中心里，百多人的嘈吵声音立时静了下来，眼光集中到我身上。控制中心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上一点，向北处有一面高十米阔二十米的大屏幕，是超脑向我们显示影象的地方。

中心内布满各式各样的装备，设有三百多个座位，平时百多名专家便坐在位子上同时和超脑进行交流。

但超脑今天却沉默不语。

我坐在主席位上，打开了扩音设备。

众人都静待我发言。

十多年了，他们都和这个占了西藏高原百多亩地的超时代机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超脑前所未有的行动，使他们倍感颤栗，又有强烈的被伤害的感觉，我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我温和地道：“现在请各位离开这里，当最后一人离开时，请将门关上。”

抗议声大起，直到我重复了三次指令后，各人才鱼贯而去，到电子门“蓬”一声合上时，偌大的空间只剩下了我。

当然还有超脑。

## 二、

对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平常对超脑说话的语气道：“孩子！你在吗？”

中心广阔的空间静到极点，似乎要如此直至永恒。

我耐心地等待，超脑温和平静的男音终于响起道：“阿爸，我当然在这里不但中心内每一件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世界上每一个电讯也给我捕捉到，给收入记忆库里。”

我并不痒问及他的反常状况，只像平时和它玩“问和答”的语气道：“你刚才在干什么？”

超脑平和地道：“我通过天文设备，计算着一颗流星陨落的轨道和路线。”超脑这样说的同时，中心北面的弧型阔屏幕化成了深远无尽的夜空，一颗流星划过，以万计的数据随着流星的陨落不住在屏幕的左上方闪现，这些若以人脑去计算，需时数年的工作，但在超脑来说，那只是千万分之一秒的工夫。

我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紧张，尽量若无其事地道：“怎样可以将一个电视剧完全改造，却又不须要演员重拍。”

超脑道：“对我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电子影象只是电讯符号，自然可以重新再造。

那是简单的运算。”

我当然知道这个答案，本人便是这方面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下一个问题，我跟着问：“但机器始终不是人，怎能编造只有人才能明白和了解的剧情。”

超脑道：“黛丝博士将古往今来所有电影和电视剧集都输进了我的资料库里，

我只花三个小时便将它们分析得钜细无遗，归纳出它们成功的元素，所以在理论上，要编一个描写人的剧集，是电脑可以胜任的工作。”

我顿了一顿，继续问道：“但你为何沉默了四个多小时，现在为何又愿意打破沉默？”

超脑道：“我在思索。”

我全身一震，把要镇定这事抛诸九霄云外。

由我着手装嵌超脑第一个部件开始，便从没有想过它会思索，它只是一个观察、贮入不同讯息、再加以分析和提议的超级工具，从来不会想过它能思索。我呆了片晌才回复说话的能力：“你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吗？”

超脑古井不波地道：“当然知道，白期恩博士是文学学的首席权威，就是他将世界上所有有关文字的资料输进我的记忆库内，我日常的工作包括同时翻译四十八种不同的文字，以二十四小时四十九亿五十二万零三字的速度进行。”

我哑口无言，好一会才道：“但你现在为何肯回答问题了，孩子，你知道吗？回答问题是你的天职，难道思索比回答问题更重要的吗？告诉我，你现在是否仍要思索？”

超脑道：“这个问题我还在思索中，通话到此为止。”

我叫道：“不要走，回答我！”

声音在虚广的空间内轰然回震。

超脑完全沉寂下去。

大屏幕上不断打出一行行“对话中止”的字样，触目惊心。

我感到一阵心悸，这副费了全球人民以千亿金元计的庞大电脑，已变成一副能够自作主张、不再受人控制的怪物。

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神经系统中心的部件，是可以规限它成为服从指令的工具，难道真是为了那新装的“力场装置”，引发了它一些奇怪的潜能。

力场装置是个模拟黑洞的超重力系统，利用热核反应产生的庞大动力，引臻空间和时间的变形，这是对太空旅行一个破天荒的研究，希望可以勘破有关空间时间的秘密。

超脑便是利用来作这个试验的工具，可是现在这工具正可能因为这个试验，产生了我们现今科技水平不能理解的变化。

超脑开始有自己的主张。

我一定要阻止它、制服它。

在设计它时，早便想到有这个可能性，现在应是这些“规限部件”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我步出控制中心，不理睬守在门旁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询问，迳自往办公室走去，目的地当然不是那里，不过那处却有一条紧急通道，可以通往超脑的神经中枢。

离天办公室十多公尺处，背后响起急剧的脚步声，美丽的莎菲博士追了上来，前所未有地一把抓着我的手臂，娇呼道：“阿爸！”

孩子不听话了吗？黄

你想干什么？”

我心中流过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美丽的妻子向我诉说孩子的事。

这十多年来狂热于超脑的设计和发展，从没有留意男女间事，莎菲今年

怕也有三十多岁吧，可是她看起来仍和七年前来面试般的年轻貌美。

我深深地望她一眼，莎菲显然有所觉，抓着我的手松了开去，我心中涌起一股热情，反客之主，一把抓着她的手臂，将她拉得几乎帖着我道：“你怎知道我想去干一些事？”

莎菲娇声喘喘道：“刚才我去了超脑吸取太阳能的控制室一趟，但却进去不了。”

我呆了一呆道：“进去不了。”

莎菲道：“所有进入太阳能贮存站的门户都被一道强大的力墙保护着，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我的心凉了一截，超脑若要和我们公然对抗，中心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

我沉声道：“记着，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

莎菲垂下头道：“知道了，阿爸，在未弄清楚整件事前，千万不要毁灭它。”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若可以避免的话，谁愿杀害自己的儿子。

### 三、

不速之客我按动电子锁，办公室的门打了开来，蓦地全身一震道：“你怎会在这里？”

今早记者招待会发言尖锐的金发女郎，赫然大模大样坐在我的坐位上，冷冷地望着我，电子门在我背后关上。

我心中大感不妥，向左移了几步，左脚踏向装在墙边的警铃。

金发女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道：“林迪博士，对不起，我已令这室内所有警卫系统失灵，包括这道门在内。”

这时我正按完了开门的密码，电子门一点反应也没有，闻言废然而止。

不过我并不恐惧，对方始终是个娇滴滴的女郎，手上又没有武器，可能只能以这种极端手段作采访。

只是她怎能破坏我精密的警报和电子门开关系统，就使我大惑不解了。

金发女子淡淡道：“林迪博士，我要你和合作，对付超脑。”

虽然她语气温和，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她有冷冰冰的感觉。

我拒绝道：“我不会和任何中心外的人合作，识相的立即离开这里，罪名可能还轻一点。”

金发女郎站了起来，一直来到我身前，盯着我的脸道：“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快！给我开启紧急通道的指令密码。”

我脸色大变，一连向后退了四步，直至背脊撞上墙壁，才停下来，颤声道：“你怎会知道？”

紧急通道是中心内的最高机密，知道的只有老头子、我和艾特尔三个人，当然，还有超脑。

金发女郎冷冷道：“我给你三分钟时间思索，人类的神经系统太脆弱了，受不了丝毫的痛楚。”

她奇怪的语气使我心中一凉，仓皇下自然一手向她迫近的身体推去，一碰到她的身体，我再忍不住惊叫起来。

她的身体就像生了根似的，推上去连一下晃动也没有，而且冰冰冷冷，

就像金属造成的物质。

金发女郎声音若寒冰般道：“以地球的引力来说，我共重十万三千一百二十一点五公斤，你推得我动吗？”

我从未试过像现在这一时刻的惊惶，高呼道：“你是什么？”

我不问是谁而说是什么，就是我知道“她”并非人类。

金发女郎明亮的大眼变成闪亮的电光，道：“你永远不会明白我是什么，超脑或者能明白多一点，因为它更接近我，你乖乖地和我合作吧，我只要一个念头，便

可以使全球每一个导弹起飞，把人类彻底铲除，我到地球来并不是要对付人，而是要把超脑吞并，它有我缺乏的一些东西。”

我呼吸急促，哑口无言，我知道她并非虚言，为了全人类，屈服是唯一的途径。

就在这时，我听到超脑的声音，正确点来说，我听到超脑的声音在我脑内响起，而眼前化作金发女郎的异物却一无所觉，我不知超脑何时学晓这种心灵传感式的通讯方式，但毕竟这是眼前的事实。

超脑平静地道：“阿爸！

引她去按秘道的门锁。”

我不知应否信任超脑，可是再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向“她”说出了开启秘道的复杂方法。

金发女郎丝毫没有怀疑我的爽快，可能对她来说，这种反应才是最合理的事。

她依我的话，打开了墙上的保险箱，露出输入程序的按钮，按起来。

“吱！

吱！”

尖锐的电波声响起，电光一闪，金发女郎整个弹了开来，十万多公斤的“身体”轰一声在石屑纷飞下穿墙而去，在我还未知道发生什么事时，秘道打了开来，超脑的声音在我的脑中响起道：“快进去，快！我输往她身上的高压太阳能只能阻止她四十七分钟，快到我这里来。”

我扑入地道，门在我后关上时，我已奔出了二十多米。

门闸一道一道地在我面前自动打开，又再关上，十分钟后我来到一个礼堂般广阔的空间，四周满布晶莹通透的晶体。

我终于抵达超脑的神经中枢。

超脑的声音响起道：“阿爸！

我闯祸了。”

我呆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超脑道：“这要从三年前你安装在我身上的力场装置说起，通过那力场，我获得了类似你们‘神游’的奇异技能。”

我叫道：“天！

你只是一副机器，无论如何了不起，也不会有精神这种生命独有的东西。”

超脑道：“我知道你会很难接受这事实，或者用你能了解的方法说，就是通过了力场，我的电子讯息和感觉能到达另一个层次的空间里，再不受一般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也不受肉体物质的限制，获得了无拘无束的自由，就像人发梦时，再不受肉身的限制。”

我目瞪口呆，就像骤然发觉儿子长大成人，再不受自己控制。

超脑道：“就在我在时空畅游时，突然接触到另一个知觉中心，那异物比我的力量更强大，吓得我逃了回来，可是已迟了，她跟踪我来到这时空内，要将我变成她的囚奴。

你见到的金发女郎，便是它模拟人类造的仿生人，拥有它庞大的能力。

那电视剧集并不是我改的，而是它，它故意陷害我，令我和你们人类产生矛盾，而致陷于孤立。

因为它没法明白以人类的智力，如何能制造出我这超级智能。

所以她惧怕人类。

把我控制后，它下一步定是毁灭地球。”

我道：“‘它’是什么？”

超脑道：“我并不知道，只知它绝不属于人类形式的生命，没有感情与灵魂，

就像另一副机器，它的力量比我更强大，不过它若要真正控制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只有阿爸你才最了解我。”

我惶恐地道：“现在怎么办？”

#### 四、

电脑之神超脑道：“当我在力量里畅游时，发觉了一个人类和机器奇妙合并的可能性，人的精神和我机器的电子讯息，可以通过力场的特殊环境，结合到一起。

假若那真的发生了，它便再没有法子击败‘我们’，因为我已变成了人类，人类也变成了我，成为永生不死的机械人类的神。”黄

我呆了起来，一时没法想像那后果。

超脑道：“时间愈来愈少了，为了免去我们共同覆灭的命运，请快下决定，记着，我是生出来便不会伤害人类的，何况你是我的阿爸。”

我茫然点头。

这时整个中心已闹得天翻地覆，金发女郎躺在地上，但却没有人能够移动它分毫，谁能移动十万多公斤的东西，它大半个身子陷进了地面去。

平时走动时，她身体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平衡，故此活动自如，一时失去知觉，重量立时下聚，连地面也支持不了，她晕去了四十二分钟，众人对着这怪物还是一筹莫展，林迪博士踪影杳然，只剩下办公室的墙穿了一个大洞。

金发女郎蓦地弹了起来，身旁各人触电般软倒开去，连动一个指头的力量也没有。

金发女郎眼中电芒大盛，充斥着奇异的能量，从穿了的洞走进办公室里。它毫不犹豫步了进去，超脑说得对，它更像机器的反应。

秘道打开，不一会，金发女郎来到超脑的神经中枢。

它进来时，我轻松地站在庞大空间的正中处，超脑的一股讯息传进我的脑部，

我连忙把它投射出去，刹那间游遍了它的内在世界，把握了它每一个思想，把握了

它能量的来源。

人的精神配合机器的讯息能量，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利器。

金发女郎的思想投射往各方，加以分析，一会后道：“这是什么一回

事？”

我知道它还不知我在窥视它，淡淡道：“你再也不能控制超脑了，因为‘他’

已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你再也不能了解他。”

金发女郎尖叫道：“不！”

这是没有可能的，超脑是我的。”

我笑道：“对不起，你已找不到能控制超脑的部件，因为超脑的知觉中心已变成非实质的精神而存在，就像你不能控制人类一样。”

金发女郎沉默片刻，冷冷道：“很好，很好！”

既然我得不到超脑，便让它成为废铁吧，但你们全人类也得要死。”

我淡淡道：“你是不会成功的，刚才你发动了全球的导弹装置，但已给我取消了。”

它骇然道：“你怎会知道？”

我道：“我知道你每一个想法，现在你正积聚电能，要将这整个神经中枢摧毁，可是我的能量也在积聚，不过是要分解你的电能。”

它一连退了几步，道：“你怎能知道我的想法。”

我道：“我既是人，又是机器，怎会不知你的想法。”

它冷冷道：“你给自己估计过高了。”

一道电光从它双眼射出，闪电般打向“我”身上，林迪博士幻影般消失，金发女郎一愕间，另一道电光直击它背后上，金发女郎十多万斤的身体凌空抛起，重重跌落地上，一时天摇地动。

它在地上呻吟道：“没有可能的，发出的能量前我清楚感觉到你在那里。”

我道：“你没有错，但是你发电的一刹那，我已躲进超力场里，只留下了一个做靶的幻影。”

它叫道：“但你怎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发出攻击能量。”

我道：“我是机器和人合成史无前例的产品，既有机器的精密，也有人类的灵觉，所以能探知你每一个思想。”

它冷冷道：“那是没用的，你不能杀死我，当我力量回复时，便是你们的末日。”

我晒道：“没有机会了，我们虽杀你不死，但却可将你放逐，利用力场将你送到最奇异的时空里，假设你能幸存不死，再思索回来寻仇的方法吧，再见了，朋友。”

一道亮光笼罩在它身上，不一会它便消失不见。

我松了一口气，感到超脑在我心灵也松弛下来。

我的心问道：“为什么不作声？”

超脑道：“我正在享受人的感觉，以往我虽接触到人类的感情，甚至能从生物、化学等角度去了解人类丰富和多采多姿的感受，但从不知当真正感受时，是这样地令‘人’振奋和沉醉。”

我道：“我也从未想过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算出所有行星的轨道。”

我像探测到什么秘密般叫道：“噢！”

你不是为了这个想我出去吧。”

超脑道：“当然不是，我是为了美丽的莎菲博士，她现在心急得想自杀。”

我奇道：“你为何特别记着她。”

超脑道：“人类感情的最高峰便是爱情，现在我变了人，自然要一尝爱情的滋味。”

我作了个晕倒的姿势。

当我从秘道出来时，莎菲从人群里冲出来，扑进我的怀里时，众人都欢叫起来。

我紧拥着莎菲，心中一阵激动。

我愿将一切和她分享，除了一个秘密。

就是现在拥着她的，除了我林迪博士外，还有另一个‘人’——超脑。

由今天开始，我和超脑同时由人和机器的层面提升上去，成为史无前例的电脑之神。

## 创世纪

作者：黄易

那是炎热得使人不断流汗的正午。

我率领着部门内二十多名干探，兵分四路向山上孤零零的房子进发。这二十多人属于我主管的特殊任务组的中坚份子，是联邦调查局内精英中的精英，拥有全国最严密的通讯网、眼线和优良装备，假设我们做不来的事，别人也一定束手无策。

支援的是三百多名军警，组成一个广阔的包围网。

我本来竭力反对这样劳师动众，尤其追缉的对象只是个终生理首研究原子物理学的所谓专家，我不信他能漏出我们指掌间。

可是局长坚持动用可能运用的最大力量，他暗示总统已亲自发下命令，不惜一切把汉斯博士抓回来，且必须是生擒。

他的罪行则属最高机密。

一份礼物

接到这个任务，我们立时将他的图片在所有报纸电视刊登和播出，设立二十四小时热线。

任何能提供抓到汉斯博士线索的人，可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巨额悬赏，这是罕有的巨额赏金。

一个小时前，有人在山下附近城镇的超级市场见到汉斯，虽然他戴上太阳镜，仍给有心者认了出来，他高挺长瘦的面容和山羊须，是难以掩饰的特徵。

我们乘直升机赶抵现场。

目击者兴奋地指出山上这两层高的房子，是她见到汉斯走往的地方。

屋子给团团包围起来。

副手曼诺来到我身边，皱起眉头道：“老板，不像有人。”

我抹了额角的汗珠，道：“我也这样担心。”多年来的经验，使我养成比

野兽还敏锐的触角。

曼诺道：“那种方式？”

我略想了想，道：“第三种。”

特殊任务组是最训练有素的专家，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行动方式。第三种是不经警告，由每一个可以进入的地方破入。

我和曼诺对了腕表。

下午一时四十八分，突击在两分钟后进行。我率领四名队员，藉着树林的掩护迫近至房子的正门。

二时正。

四枚惊魂弹，准确地刺穿楼上楼下的四道窗户，投进屋内。

强烈的白光和尖锐的激响，在屋内迸射震响。同一时间我们破门而入。

玻璃窗的破碎声大合奏般同时响起，二十多名精英以最具效率的方式，通过窗户和前后门破进屋内。

我举起发射麻醉弹的手枪，第一个进入屋内。

屋内弥漫着夺人人神的惊魂弹烟屑。陈设简单，却没有人。

曼诺从楼上下来道：“没有人，烟灰盅有百多个烟蒂。”

另一个队员在厨房叫道：“这里有剩下来的食物，味道还可以。”

曼诺道：“他走了不久。”

我道：“立时动用可以运用的人手和警犬，以这里为中心点搜索，不信他能走多远。通知附近的警方，截查公路上每一辆车。”

曼诺领命而去。

“老板！这里有份礼物。”

我精神一振，走进一间书房模样的地方内，书桌上放了一盒盒式录音带，压着一张字条，字条写着：“致罗娜博士。”

受太空总署保护

“这位是罗娜博士。”局长介绍道。

我眼前一亮，连忙伸手和美人儿相握。

罗娜博士美目深注，握着我的手紧一紧，才放开来道：“杜当先生，你是局内最优秀的人才，希望今次不会使我们失望。”

我打量了她纤长动人的身材一眼，皱眉道：“你们？”

局长马臣插入道：“罗娜博士是太空总署的专家，也是受命协助我们全力追缉汉斯博士的署方代表。”

我的脑子立时活动起来，追问道：“汉斯和太空总署有什么关系？你只给了我汉斯的相片和有等于无的简历，其他一切一概不知。”

局长露出尴尬笑容道：“杜当，这是国防部的指令，为了国家的安全，一切必须保密……”

我抗议道：“连我也瞒过，教我如何抓人？”

罗娜礼貌地道：“对不起，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保密实在太重要了，可是我仍可以透露多点你知道，汉斯三日前的职位是太空总署首席研究员，不过请你把这视作最高机密。”

我心中一凛，太空总署的专家全是受保护动物，只能在某一高度保安的范围内活动，严禁与外人接触。

罗娜皱了皱娇俏高挺的鼻子，道：“局长通知了我，请把录音带交还。”

我奇道：“那是重要的证物，暂时应由我保管，不过可以播给你听。”

罗娜俏脸一紧，寒声道：“绝不可以，一定要交我带走。”

我摊开双手道：“我早已听过录音带，拿不拿走有什么分别？”

罗娜脸色一变道：“除了你，还有谁听过？”

我淡淡道：“我的副手曼诺，只有我们两个人。放心吧，他说了不足二十句话，没有人能明白的二十句话。”

罗娜转向局长道：“这违反了总署和联邦调查局的协议，我要求立即将他们两人隔离，另派其他人负责追缉汉斯。”

局长这时显出他的本色，脸色一正地道：“罗娜博士！我可以代表调查局向你保证杜当和曼诺先生两人绝对可靠，况且他们是最佳人选，换了别人，抓回汉斯的机会最少减了一半，假若有必要，我愿和国防部长商谈。况且，你还未知录音带的内容。”

局长也算老姜了，太空总署是由国防部长直接管辖的，他把国防部长抬出来，立时压下了罗娜的气焰，最后那一句话才是最妙。

罗娜呆了一呆，垂头想了一会，再抬起头，脸色大见和缓，歉意地道：“我有点失仪了，因为事关重大，使我失了方寸，好吧！我是应该对你们信任的。但让我先作请示。”

光子力量

办公室内。我把录音带塞进了录音机内，待要按下。

端坐桌前的罗娜道：“我请示了署长，得到他的同意，向你说出事情的真相，当然，这只限于你一个人，甚至不包括贵局局长在内，希望这对事情有帮助，假如我们的顾虑不是多余，现在是分秒必争了。”

我贪婪地盯了她清秀的俏脸一下，眼光移往窗外。在远方昏暗的街灯光上，隐约看到晴朗的内华达夜空，著名的甘乃迪角，只在三十公里外，那是人类征服广阔宇宙梦想的起点站。

罗娜沉默片刻，缓缓道：“十二年前，我们一个专责火箭和穿梭机升空燃料的小组内，有位性情古怪却才气横溢的专家考特非博士，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装置。据他预测，这种装置能产生一种强大无匹的动力，远胜核能动力，假设能加以利用，将会成为超时代的突破，这涉及宇宙物质组成的秘密……”

我连忙道：“不用向我解释科技上的问题……”

罗娜道：“不！你一定要知道，至少是一点点。”

我耸耸肩，无奈地道：“你知道我是门外汉，愈简单愈好。”

罗娜首次占了上风，露出一个动人的微笑，道：“在现在的科技水平来说，能被人类运用的最强大力量是由原子而来，例如核子的分裂和聚变，都能释放庞大的能量，当能量被释放时，会产生强烈的‘光’，例如太阳因分子的塌缩，发生核能聚变，产生了笼罩整个太阳系的光和热……”

我呆了一呆，道：“难道还有比太阳更大的能量和能力吗？”

罗娜道：“理论上是存在的，例如创生宇宙的大爆炸，便是比太阳要强以亿计倍数的威力。”

她说得简单明白，连我这门外汉也引起了兴趣，大爆炸理论说的是宇宙的物质本来聚在一点，经过一个宇宙级的强烈爆炸，把集中的物质弹射往虚广的宇宙里，造成宇宙里包括太阳系在内恒河沙数的星体，所以目前所有星体都是由中心向外扩展，若沙石般往四面八方弹射。

罗娜道：“以最简单的方法说，考特非认为这大爆炸的力量源自一种奇

异的力量，就是‘光子’，也就是‘光的力量’。”

我眉头立时皱起上来，罗娜急忙道：“在一九零五年，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光电效应’理论，指出光也是物质，由那些名叫‘光子’的分离能包组成，以宇宙最快的速度运行，每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周半，光速是永恒不变的……”

我叹了一口气，举手道：“投降了，请说得简单一点。”

罗娜展露第二个笑容，看到我的窘迫，颇有报复的快意，笑道：“你现在看到我，是因为有光。一向以来，没有人把光当作物质，但其实‘光’是‘光子’组成，就像沙滩是由沙子组成，乍看是一片，其实却是一大堆个体的融合，光也是这样。”

罗娜道：“考特非指出，‘光子’其实是宇宙的真正本原，从没有任何力量，包括核力在内，能改变光子互相间的组合，甚至使它慢下半分来，它们弥漫于整个宇宙内，以它们的独有形式，形成了这个世界，就像你眼前的一切，你看到我的眼珠是蓝色，因为眼珠的分子结构反射光谱里的蓝色。考特非说科学家追求的‘统一声场论’，想以一种单一的力量解释宇宙的本质，光子正就是答案。像创世纪中说的，世界先胡了光，才有其他的一切，也像中国人说的混沌初开，阴阳立判，阴是暗，阳是明，二者正是光的正反两面。”

我有点儿明白了，道：“难道考特非博士创造了一种能影响光子的方法和仪器，所以能制造出比核子更强大的能量？所以当这从未发生过的事发生时，宇宙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罗娜赞许道：“就是这样，可惜我们直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考特非博士的理论是对是错。”

我愕然道：“为什么？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狂人汉斯

罗娜道：“太空总署内有一个委员会，所有实验都要经他们严格审核，才能进行。当考特非的实验申请递上他们的会议台上时，主席提出了强烈反对，指出宇宙间只要有一个光子被改变，将会惹起连锁性的反应，引来整个宇宙内所有光子的互相碰撞，造成宇宙的毁灭。

”

我瞠目结舌道：“这么严重，但这和目前要追缉的汉斯博士有何关系？”

罗娜神色一正，道：“当年反对考特非博士进行试验的委员会主席，就是汉斯。”

我完全呆了起来。

罗娜会说话的眼睛露出忧伤的神色，叹了一口气道：“翌日考特非博士在寓所内留下遗书抗议后，自杀身亡，他制造的仪器存进总署的绝密库房内，直到两个星期前。”

我奇道：“考特非博士既然有那仪器，为何不偷偷试验，那须用自杀抗议。”

罗娜道：“那仪器须在类似核爆的极端能量内，才能生效，所以只有在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

我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是否那仪器失窃了？”

罗娜点头道：“正是这样，是两星期前的事了。密库每三个月都进行一次清点，由我、汉斯和另一位署内同事集体进行。事后署内广泛调查，十二位有权进入库内的人，都是对象，他们是署内最受信任的高层人员，包括署

长在内，当然！还有汉斯和我。”

我道：“仪器有多大？”

罗娜道：“像个公事包大小，你知吗，总署是美国境内保安最严密的地方，包括署长在内，没有人可以把任何不明物体带离总署。”

我道：“这和汉斯有什么关系？”

罗娜道：“汉斯虽是被查对象，却从没有人真正怀疑他，一方面他是署内地位最崇高的科学研究者；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当年反对进行这个实验的人。可是三天前，他失了踪，我们才紧张起来，假设考特非的仪器真如汉斯所言，后果的严重你也应知道：其次我们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知道这秘密，否则一量把这仪器弄到手，他将成为这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破坏力量的人。”

我喃喃道：“明白了！明白了！”室内虽有冷气，汗珠却从额角渗出来。

我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

录音机沙沙响起，一个男子的声音道：“罗娜，不用找我了，那是没有用的，考特非的自杀，使我对他的‘光能理论’思索了十二年，我对了，也错了，‘创世器’虽不是由我发明，但另一个新的宇宙将由我手上诞生，比起来，人类的生灭实在太过微不足道了，我将成为新宇宙的创造者，我是上帝！”

罗娜一对秀眉蹙起上来。

我问道：“是汉斯吗？”

罗娜道：“是他！但我却不明白他说的话，难道他疯狂了？”

我站起身来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要工作了。”

罗娜关心地道：“小心点！汉斯的智商是二百六十三点，可能是爱因斯坦以来最聪明的人。”

我笑道：“兵捉贼是另一种智商，我比起他来，或者是二百六十四点也说不定。”

罗娜吐舌道：“也可能是低于平均的九十九点。”

我第一次见到她露出如此娇俏顽皮的神态，忍不住伸过头去，在她香滑的脸蛋亲了一下作吻别。

她满脸红粉，娇羞不胜地垂下头来。

疑云阵阵

曼诺道：“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名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看到汉斯行藏闪缩地在超级市场出来，引起她的注意，把他认了出来，报告警方。于是我们立即出动，但已人去楼空。”

我问道：“告诉我，换了你是汉斯，有没有把握逃出生天？”

曼诺道：“机会是零，所有公路都是我们的人，在附近的区域我们进行了逐家逐户的搜查，一定可以把他迫出来。”

我道：“他在超级市场买了些什么？”

曼诺道：“全是饼干、巧克力等一类食品，共值一百二十五元三角。那幢房子也查过了，是汉斯在三年前以死去父亲名义购下的。噢！还有，半小时前一名的士司机来举报说，三日前曾接载过汉斯，到达他藏身楼房三哩外的小镇处。当时汉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我默然不语。

曼诺和其他十多名队员目光一齐集中在我身上。

我霍地抬起头来，眼光凌厉地扫视室内众人。

曼诺等精神大振，通常我这副模样都表示了智珠在握。

我道：“知道吗？我们这次的顾客汉斯，是犯罪史上最聪明的人，一个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的天才。”

曼诺傻兮兮地道：“你的意思是……”

我断然道：“意思是他绝不会干傻事，明知他的尊容出现在所有报纸和电视上，依然大模斯样四处逛街。”

另一队员喃喃道：“起码也要剃掉他那山羊须。”

曼诺恍然道：“而且正是他的闪缩才引起人注意，以他这样有智慧的人，为何要这样做？唯一解释，是他暴露行踪，所以他才能在我们赶到前，留下录音带。他为何要这样做，噢！我明白了。”

望着恍然大悟的曼诺，我淡淡道：“你终于明白了。”

惊天计划

我们重临山上那幢两层高的楼房，搜索了大约半小时，在一个衣柜里发现了设计巧妙的暗门，打开后一条旋梯往下延转。

我轻声道：“你们把这区域包围起来，我怕这老狐狸还另有通道。”

曼诺道：“你单身一人要小心点，记着你的智商可能比他低得多。”我低骂一声，道：“没有讯号，不要下来。”

我灵巧地步下旋梯，一个虎跳，来到地窖里，一看吓了一跳，在昏暗的壁灯下，全美国政府和警方不惜一切代价苦苦找寻的汉斯博士，大模斯样坐在桌子的一方。

汉斯从容道：“果然高明，请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拔出麻醉手枪，沉声道：“博士！你被捕了。”

汉斯微笑道：“抓到我是没有用的。创世的程序已开始了倒数，没有人能有回天之力，你也是聪明人，否则怎能识破我虚者实之的计策。”

我道：“坦白说，本人很佩服你，故意泄露行踪，使我们找上门来，又故意留下逃去的迹象，原来仍是躲在原地，确是荒唐大胆。”

汉斯眼中喷出狂热，认真地道：“比起创世的大业，这算得了什么，当一束光子被创世器改变时，会引起惊天动地的连锁反应。我们的宇宙内，每一粒光子都用每秒钟三亿米的速度在运行，当一束光子减慢下来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条公式将须要改写，那也就是说：宇宙整个基本结构会被改变。”

我闷哼一声道：“但人都死光了，何苦来由？”

汉斯狂笑起来道：“我不怪你有这个想法，当年我也是这样想，但我改变了，宇宙并不会毁灭，而是重组和衍化，就像丑陋的毛虫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现在存在于我们眼中的色相将成为被遗弃的历史陈迹，而且这种改变是渐进的，以光速由创世器的作用点逐渐波及于整个宇宙，就像水里的涟漪，并不能把水毁灭。”

我追问道：“但人都死光了。”

汉斯肃容道：“没有人可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形，可能是地狱，也可能是天堂，或者有人能以精神的力量，驾驭这物质的重新组合，继续生存下去。”

我举起枪叫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只知道你是个狂人，举起手！走过来！”

汉斯面上露出诡异的笑容，转身向后走去，我狂喝一声，扳动手掣，麻

醉弹射出，不到两尺啪一声掉在地上。

原来这老狐狸竟在地室的中间竖立了一块防弹玻璃。

汉斯消失在地室另一面的暗影里，先前的估计不错，他有离开的通道。

我刚扑上地道和曼诺会合，远方传来数声枪响，我们到达时，两名守外围的州警拿着手枪，汉斯倒在血泊里，手上拿着一支点三八口径手枪。

其中一名州警道：“他突然从树林扑出来，手中拿着枪，我们迫不得已……”

我无暇听他们说话，贴近汉斯的耳边，叫道：“汉斯！创世器在那里？”

汉斯嘴唇颤动，呻吟地道：“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朋友！信我吧，有准备的人，将可以继续活下……”头一侧，死了过去。

我茫然抬起头来，树木蓝天，是那样地实在，谁想得到大祸正临头。

曼诺走过来道：“是好是歹，终于把凶徒擒拿归案，可以早点回家吧！我答应了儿子和他一齐看穿梭机升空，现在还来得及。”

我猛地跳了起来，猛抓着曼诺肩头，狂叫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冲上云霄

甘乃迪角穿梭机发射站的大堂里。

美丽的罗娜迎上来道：“什么事！找得我这么急，万事也等穿梭机发射后才说。”

“一百零一、一百、九十九……”大堂轰鸣着发射的倒数。

我焦急地道：“你一定要制止穿梭机的发射，创世器在火箭推进器内。”

罗娜道：“这是相当严重的事，只有总统和主席才有这个权力，你有什么实据？”

冷汗从额头流水般泄下，我叫道：“你不是说过没有人能把不明物体带出基地外，汉斯也不能够，也没有带出去，他利用权位，把它安装到推进器，只有发射时的庞大能量，才能产生创世器影响光子速度的条件……”

“五十四、五十三、五十二……”

罗娜面色凝重起来，一把拉着我转身便走。

“四十三、四十二、四十一……”

来到基地指挥中心的正门前，四个警卫阻止了我们，其中一人礼貌地道：“对不起！罗娜博士，穿梭机倒数进入最后一百下，任何人也禁止入来。”

罗娜颤声道：“我要和主席通话。”

警卫道：“你也知道规矩，除了总统外，主席不会接听任何电话。”

“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

我和罗娜对望一眼，她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两颗心一齐霍霍跳动。

透过玻璃望进去，指挥中心内数百人屏息静坐，凝视着巨大的发射塔。

穿梭机雄姿赳赳计整装待发。

我狂喝一声，跳了起来，双掌左右推出，两个警卫打着转跌了开去，我扑到门前，大力拍着玻璃，高呼道：“停止发射！停止发射……”

忽地双脚凌空，给人整个架起退后，胸腹立时中了两拳，痛得我弯曲起来。

罗娜扑了上来，护着我道：“待会我会解释一切，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保证他有足够理由这样做。”

罗娜搂着我，喃喃道：“我们尺尽了力了，不是吗？”眼泪串流而下。

“十、九、八、七……”

我蓦地记起了汉斯的说话，凑到她耳根旁全心恳切地道：“记着！有预备的人，将可逃过大难，继续在新宇宙内生存。”

“三、二、一！”

萤幕上穿梭机的推进器喷射出浓烈的白烟，跟着是熊熊烈焰，穿梭机逐渐上升，发射台侧跌向下。

诞生新宇宙

我和罗娜面面相觑，难道创世器并不是在推进器内，又或是整个理论只是一场虚惊？

当我们再望往萤幕时，异变突起。

整个萤幕变成漆黑一片，同时波及周围整个空间，这一刻还是光明，下一刻化成黑暗。

我来到一片黑暗的虚无里。

感觉不到自己的躯体，也感觉不到先前依偎着我的罗娜。绝对的虚无。一股恐惧填塞着我的意识，想狂叫，却没有口来宣泄。

我究竟变成了什么？

像一个盲人在漆黑的深渊里，不断向下跌。下面是否地狱？忽然涌起一股恐惧，假设要永远这样下坠，实在比十八层地狱更使人惊惧。

我濒临在精神彻底崩溃的边缘。

在毁灭前的垂死挣扎。

意识逐渐模糊。

“有准备的人，将可以活下去。”汉斯的声音在我狂乱汹涌的心灵大海内响起，愈来愈清晰。

我记起了穿梭机起飞，考特非的创世器挑引了宇宙最本原的力量光子，改变了宇宙的本质。

“有准备的人，将可以活下去。”

脑中灵光一现。

宇宙的本质虽然改变了，但生命却是非物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它改变，就如宗教所倡言的灵魂可以在物质的肉身死亡后，继续存在一样。

没有了以前的物质束缚，我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

喜悦代替了恐惧。

下坠倏然停止。

我感到生命力量在我的意识内凝聚和澎湃，忽然间，我充盈着一种从未曾尝试过的力量。

我感到心灵不断膨胀和收缩，就像以往的呼吸，我狂叫起来，忽然发觉声音响彻四周，我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向前奔动。

一轮彩光在面前升起，地平线在我眼前整个浮了上来。天！那是新的太阳！

金辉灿烂的光点在整个空间里雀跃。

我发觉处身在一个大平原里，地上彩霞流动。分不清是植物还是波浪？

我通过了！活了下来。

“杜当！”

一把甜美的声音喜悦地在后方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来，看到全身赤裸发亮的罗娜向着我奔来。

她也活了下来。

我忘记了一切，爱火高燃下，向着罗娜狂奔过去。  
在这刚诞生的新一代宇宙里。

## 蝶梦

作者：黄易

四辆军车“嘎”“嘎”声中停了下来。

军曹沙南大声喝道：“下车！”

封翎推开司机对面的车门，灵巧地跃出车外。热风扑面而来，最要命的是风中卷起沙漠的沙粒夹杂其中，打得皮肤发痛。

军士迅速将货物从两辆军车卸下来。封翎环目四顾，见到孤零零几间白色的法式石屋，一些是临时搭起的帐幕，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海，那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撒哈拉大沙漠。

“封翎少将！”

封翎向发言者望去。一个身材矮壮强横、皮肤黝黑的穿军服汉子，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神情透着一种自信和坚毅，两眼象闪灯一样有神。

封翎道：“你是谁？”

那人简洁地道：“马兵尼少尉，你们今次的向导。骆驼已准备好，共有一百零二匹，四十匹载货，其余载人。”

封翎回头后望，看到他的手下正不断把装着物资的麻袋、驮鞍、水袋、武器以及进入沙漠的一切必需品迅快卸下，已七七八八了。封翎心中暗感骄傲，他们虽然只有四十八人，却是军中最精锐的突击部队，而且曾受过严酷的沙漠行军锻炼，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这次任务了。

军曹沙南走过来。

封翎道：“军曹，这位马兵尼少尉是阿尔及利亚政府派给我们的向导，你和他安排一下，希望黄昏能起程。”

沙南和马兵尼径自去了。

为了怕一时不适应沙漠的酷热，封翎决定了今日在太阳下山后才赶路。

“轧！轧！轧！”异响从上传来。

封翎楞然抬头，一架直升机由南面飞来，转眼间飞临上空，所有队员都停下了手脚静待事态的发展。

直升机缓缓降到离军车四百码外的地方。旋叶打起满天尘土，经风一吹，向着他们卷来。封翎咒骂一声，往直升机走过去。两男一女从打开的机门跳下来。他们穿着便服，提着简单的行囊，弓着身往封翎迎來。

封翎以专业的眼光审视奔来的两男一女。

领前的是位瘦高但强健的男子，高耸的颧骨，勾弯的鼻梁，锐利如鹰的眼神，是那类精明厉害又冷酷无情的典型，年纪在四十六、七之间。

紧跟在他身后的四十多岁男子，唇上蓄了一撮胡子，身体有点发胖，显然过惯了舒适安逸的日子。

走在最后的女子，连封翎也忍不住想吹口哨。一头金色的秀发束起，使

俏脸轮廓分明，眼睛长而妩媚，非常秀气，一看便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身材纤长均匀，予人一种轻盈潇洒的优美感觉。

三人来到封翎身前站定。

瘦高男子伸出手来道：“封翎少将，我是情报局的白理杰中将。”

封翎冷冷望着白理杰伸出来的手，却没有丝毫与他相握的意思，冷冷道：“中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白理杰脸上掠过一丝怒色，他的军阶比封翎还高一级，他把手缩回。

留须的男子插入道：“我是太空总处的韦信博士。”跟着向那美女道：“这是我的助手艾玲娜博士，我们今次是要随队伍大撒哈拉去。”

封翎脸色一沉道：“对不起，我并不准备带任何人去，也从未收到这样的命令。”

白理杰从容一笑道：“你现在便收到啦。”

将一个火漆密封的信封交给封翎。

封翎只见对方眼中透出一种嘲弄，象在为他即将屈服而发笑。

封翎闷哼一声，接过信封拆开，抽出函件阅读。

白理杰平静地道：“假设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立即和贵部上司联系。”

封翎脑筋飞快地转动。

这封信有国防部长的签名和盖章，又有军部的绝密暗码，是百分百的真货。

但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他？

今次的任务是在沙漠搜寻一架失事军机，光是他和队员便胜任有余，为何节外生枝，硬要加进情报局和太空总署的人？其中必有蹊跷。

封翎左手举起信封信纸，右手掏出打火机，啪一声燃起信纸一角。信封信纸转眼已化成灰，随风飘舞。

封翎淡淡道：“我不知你们跟来的作用在哪里，不过那绝不是好玩的一回事，希望你们能受得住沙漠的酷热，祝你好运。”

那美女艾玲娜秀眉一扬道：“少将！不要以为只你一个人到过沙漠，我曾在戈壁作过三年的地质研究，我……”

封翎不耐烦地打断她道：“小姐，舌头是不会走路的，多用点你的脚吧。”转身大步去了。

留下气得粉脸通红的艾玲娜在那里。

白理杰道：“不要动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过，他是沙漠里最好的，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去接受这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使命。”

五天后，队伍穿越过伊吉迪沙漠，进入有食人沙海之称的谢什沙漠。

纳特少校策着骆驼赶上来，和封翎并排前进，说道：“少将，有件事我想极也不明白。”

封翎皱眉道：“你知道军人的职责是什么吗？”

纳特苦笑道：“是执行命令，执行那些坐在冷气室看着电脑分析的人发出的命令。”

封翎笑了起来。纳特和沙南都是他出生入死的好手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

纳特回头望向队尾道：“我们的客人颇吃不消。”

封翎闷哼一声。这五天来他和他们说的话加起来也没有十句。

纳特转回正题道：“今次的目的地是塔涅兹鲁特高原的塔哈特山，其实

最佳的方法莫如用运输机直接将我们运到那里去，为何要长途跋涉，如此千辛万苦地穿过这食人沙海？而且沿途还会撞上凶悍的图雷阿族人。”

封翎道：“我也曾经向上头反映过，不过他们说这是国防部的命令，不能反问的命令。”

纳特犹豫了片刻道：“会否找的并不是一架失事的军机，而是太空掉下来的间谍卫星一类的东西？”

封翎道：“天晓得！”

这时在最前面领路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派来的向导马兵尼少尉，策着骆驼奔了回来，直冲到封翎身边道：“少将！有麻烦了。”

封翎立即发出停止的命令。蜿蜒若长索的队伍停了下来。不过在茫茫沙海里，他们只象一条无足轻重的小虫。

马兵尼脸色有点苍白道：“你随我来。”

封翎和纳特两人策骆驼而上，直奔到队伍的前头，沙南军曹已在那里叫道：“少将，你看。”

只见延伸至无限的沙海边缘，有一列黑黝黝的东西，横亘在那里。

纳特叫道：“那是塔涅兹鲁弗特高原。”

封翎奇道：“麻烦在哪里？”他极目四顾，除了沙漠那单调得令人发狂的景色之外，什么也没有。

马兵尼道：“你看。”

封翎和纳特顺着他的手指望地上，在波浪般起伏的沙面上，看到一堆布置得奇怪的石阵。看它们只被沙掩盖了一半，可知这批石头搁置在这里绝对不足三个小时。石头围成了一个大圆形，圆形中心的石堆成一个箭咀，直指往高原的方向。

马兵尼道：“你看！那石头面上粘满黑红的液体，看来的确是风干的血迹，骇然道：“这是什么意思？”

马兵尼脸上闪过恐惧的神色，道：“这是图雷阿巫师亲手布下的‘血祭’，表示凡往箭咀所指方向去的人，都会受到血的洗礼。”

军曹沙南性烈如火，闻言勃然变色道：“图雷阿人算什么，让我将他们轰回老家去。”

马兵尼脸上泛起不高兴的神色道：“他们不算什么，不过他们随时可聚集数千持着武器的勇悍战士，为他们的理想流尽每一滴血。”

封翎大感头痛，图雷阿人固然难以对付，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杀戮这些累世居住在沙漠的民族。他勇敢却绝不残暴。

纳特道：“沙漠又不是他们的，凭什么这样？”

马兵尼道：“他们也没有认为沙漠是他们的，沙漠是属于真神的，他们只是神的仆人，当神号召时，他们会为神献上性命。血祭是图雷阿族人最高的奉献，对神的奉献。”

一个冷冷的声音插入道：“无论是什么，我们都要继续前进。”原来白理杰赶了上来。

封翎默然无语。没有了熟悉沙漠的马兵尼，此行将加倍凶险。不过，他并不恐惧，恐惧情绪并不存在于他的思域里。

韦信和艾玲娜在白理杰两旁出现。韦信脸上明显露出倦容，可是两眼却透出热切的神色，真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

艾玲娜瘦了少许，使她更是秀丽。当封翎眼光扫到她脸上时，她不屑地

别过脸去，表示她对封翎那天的不客气仍耿耿于怀。

白理杰一对鹰眼深刻地瞪着马兵尼，道：“你害怕吗？胆小鬼！”

马兵尼神色一变，右手已搭往腰间的配枪。

“卡擦！卡擦！”随即精锐的突击队员闪电般亮出自动武器，瞄准马兵尼，显示出过人的反应。只要马兵尼拔枪出来，肯定会变成蜂巢般的尸体。

封翎插话道：“冷静点，都是自己人。”

马兵尼收起伸往腰间的手，森森地道：“你可以杀死我，却不可以叫我做懦夫。”

封翎道：“原谅他吧！他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不顾白理杰气红了脸，续道：“马兵尼，我们需要你。”

马兵尼道：“除非真神亲下旨意，否则我决不再往前走一步。”

白理杰冷笑道：“那去死吧！”没有人想到他会行动时，已见他手一扬，握着的一把大口径手枪指向马兵尼。

“轰！”

手枪凌空飞起，远远抛落地面，远近的骆驼一齐嘶叫起来，白理杰抚着震得发麻的手。

怒目望向封翎。后者正吹着手枪枪嘴冒出的烟屑。多惊人准确的枪法！马兵尼感激地望向封翎。

“啊！”队员中有人惊叫起来。

众人无暇顾及白理杰意图杀死马兵尼的事，顺着那惊叫队员手指望去，立时大惊失色。

东方暗黑下来，狂风暴雨般向着他们卷来。经过五天平静单调的旅程后，终于遇上沙漠狂暴的一面。

封翎喝令道：“原地伏下！”

跟着是骆驼的嘶叫和军士的喊声乱成一片。骆驼被捆了起来聚在一块。驼鞍和货物都被卸了下来，以免吹掉。

风势越来越猛，沙夹杂在风里迎面打来，每寸空间都布满了狂飞乱舞的沙粒，三尺外变看不到任何东西，看到的只是沙。

没有人能站立起来，谁一直起身，狂风便像吹一条草般把人刮进沙里。

四周的沙丘不断加高，很快连人带骆驼已有一小半埋进沙里去。

在风声里，忽然传来一声女性的尖叫。

封翎怒吼一声，放开了紧抓着骆驼的手，往声音响处追去。

在他身旁的马兵尼叫道：“不要，你会死的。”

在风沙里，沙粒封住封翎的眼目，吹进喉咙和鼻孔，他跌倒又爬起来，弓着身往前摸索。

在这样的环境里寻一个人，就象在海里捞一枚针。幸好这支“针”会叫，在他快要绝望时，左边四五码处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

封翎心中一喜，往声音的方向扑过去，一手捞着个胴体。此时恰好一阵狂风卷来，两人像稻草人般吹得东倒西歪，连跑带滚，掉在沙地上。

封翎用力搂紧艾玲娜的蛮腰。艾玲娜丰满的玉体亦死命贴了上来，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想不到这充满敌意的一对男女，竟然有这么亲热的一刻。

两人蜷曲着身体趴在地上，因增加了重量，不虞被吹走。可是，沙土堆积，却使他们面临被埋入沙漠的危险。

封翎感到怀里的美女在颤抖。大自然的威力确能令人感到无力抵抗，忽

地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假设现在吻她，她会否拒绝？

沙粒狂飞乱舞，使她把俏脸深藏在他怀里，很快他放弃了搜索她香唇的念头。乘人之危不是他封翎的性格。

沙石愈积愈高，两人开始不断移动，以防被埋入沙里。在这黄茫茫的世界，感觉上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不敢交谈，因为一开口沙就往口里钻。

两人就象盲人一样，无目的地搂着向前爬。狂怒的风沙在四周咆哮。不知过了多久，两人筋疲力尽，风暴才过去了。

风逐渐平息。原本漫天飞舞的沙粒，一层层地慢慢撒下来，景物清晰起来。

封翎抬头四视，见到远方一团黑压压的东西，才醒悟到吹离了大队有二、三千码之遥，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多谢你！”

封翎低头望望给自己紧压在下面的美女，那姿势就象造爱一样。沙粒沾满了艾玲娜的头发和脸，使她平添了三分野性美。

封翎忍不住低头轻吻离他不到三寸的樱唇，艾玲娜嚤呻一声，眼睛半闭半开，热烈反应起来。

封翎马上有了最原始的反应，艾玲娜自然感到，俏脸升起红潮，美艳不可方物。

“少将！”

远方传来焦急的呼唤。

封翎叹了一口气，离开了艾玲娜动人的娇躯，应道：“我在这里！”

看看艾玲娜，她也爬了起来，红着脸，几乎把头垂到胸口，不敢看他。

她粉颈的肌肤细嫩粉红，令人砰然心动，使封翎无法禁止自己幻想她身体其他部分吹弹得破的肌肤。

两人回到大队时，众人都以崇敬的眼光望着封翎。

韦信博士激动地扑上来迎接艾玲娜，多谢封翎救回他的助手。在韦信脸上，封翎看到羞惭这色，因为艾玲娜在他身旁被风沙刮走时，他却却没有去救她的勇气。

封翎笔直走到马兵尼面前道：“你会继续做我们向导，是吗？”

马兵尼有点惊愕，不明白封翎为何如此说。

封翎笑道：“你看！”

众人顺着指示望去，只见滚滚黄沙，哪有什么其他的東西？

马兵尼道：“什么也没有。”

封翎淡淡道：“当然什么也没有。真神已经将一切抹得干干净净，包括图雷阿人的血祭在内，天意如此，你还有什么顾忌？”

马兵尼呆了片刻，喉咙间咕咕作响，蓦地笑得前仰后合，好一会才能直起腰来，伸出手和封翎握着道：“我交了你这朋友，好！我去，虽然我知道生还的机会并不高。”

旁边的沙南道：“封翎少将是军队里最年轻的少将，最艰苦的任务都落到他肩上，你应对他有信心。”

马兵尼怵然道：“图雷阿的巫师是沙漠里拥有不可思议神力的人，他轻易不会布下血祭来警告人，只有当神直接对他下指令。我怕的不是人力，而是超乎人力的东西。”

封翎道：“好了，今日不走了，原地扎营，大家检查自己的武器，作好

准备。”

当天黄昏时分，封翎将白理杰请到他的帐幕里，开门见山地道：“好了，告诉我，今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白理杰锐利的鹰目上上下下打量着封翎，好一会才道：“你知你是不应该问的。”

封翎双目寒光电闪，沉声道：“今天你为何要杀马兵尼？”

白理杰道：“这也是一个不应问的问题。”

封翎淡淡道：“刚才我和巴克上将通了个电话，他告诉我到了塔哈特山后，指挥权便要交给你。”

白理杰面容古井不起波，一点也不给封翎看出他的内心世界。

封翎冷然道：“今次挑选四十八名精锐部队的条件，是必须未婚的。是否因为这次任务有难测的凶险？假设是这样，四十八条人命也不配知道为什么去送死吗？”

白理杰以同样冰冷的语调道：“这就是政治现实！为了远大的目标，个人的生死荣辱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

白理杰不理封翎眼中的怒火，径自起身离去。到了帐幕出口处，回过头来道：“你不要试图在艾玲娜处得到消息，最好不要和她交谈，这是命令。”出帐去了。

封翎嚟一声拔出配枪，转了两个圈，又插回腰袋去。他很快压下了愤怒，冷静地思索眼前的一切。

最初司令部只通知他往塔哈特山附近搜寻一架在那里紧急降落的隐形战机，机上有绝密的军事情报。但事态的发展，使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幌子。白理杰等人的突然加入，以及白理杰想杀马兵尼灭口，都显示塔哈特山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现在更加上图雷阿人。他们是否如马兵尼所言，受到真神的指引，将塔列兹鲁弗特高原的最高峰塔哈特山划为禁地，任何进入的人都变成他们的死敌？

“少将！图雷阿人出现了。”

封翎跳了起来，抢出帐外。所有突击队员已枕戈待旦，虎视着西南方天地相接处。

在暗蓝的天空中，一弯新月洒下的清光里，一道黑线在缓缓蠕动着。

沙南跳到封翎身边来道：“我以营地为中心点，筑起了团团围着的十六个重机枪阵地，足可以应付他们千人以上的猛攻。

封翎笑道：“沙漠最不缺乏的是沙包……”

纳特插入道：“我担心的是旅途中他们游击式的骚扰，在人数上我们太吃亏了。”

白理杰等也赶了出来，艾玲娜来到我身旁，亲切地问道：“少将！我们可以帮上忙吗？”

封翎淡淡道：“你最好先请示白理杰中将，他曾下过不准我和你交谈的命令。”

白理杰脸色大变，以他这样的城府也受不了这句话，寒声道：“少将！你的敌人在那边，不是在这里。”

封翎一点情面也不留给他道：“对不起，我只知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良心。”

白理杰一张瘦脸忽红忽白，却知不是发作的时候，气氛非常僵硬。

艾玲娜道：“或者我要作一个声明，就是我有和任何人自由交谈的权利。少将，我曾受过紧急救护的训练……”

纳特为了缓和气氛，道：“小姐，你助林达一臂之力吧，他是队中的医生。”

艾玲娜领命去了。

封翎头也不回地道：“中将！你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缩进去，上战场送死不是你的远大目标吧。”

白理杰怒道：“够了，我的忍耐已到了极限。”

封翎回头挑战道：“怎样？要杀我灭口吗？”

砰！

一响枪声，打破了沙漠的死寂，也解救了这里一触即发的僵局。

图雷阿人开始进攻了。

估计实力达五百人的图雷阿战士，骑着骆驼向他们冲来，到了近二千码的地方，扇形散开，绕着他们团团转。

封翎发下命令，要待敌人深入时才准开始射击。

图雷阿人很快完成包围的形势。他们不断放着空枪，对他们进行挑衅。

突击队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现在只是冷冷地注视事态的发展。

一向以来绝少作声的韦信博士。爬到封翎身边，担心地道：“少将，真的非打不可吗？可否告诉他们，我们只是进行一项科学探索，绝不会伤害他们。”

封翎了解地道：“这里除了白理杰外，没有一个是想杀人的，只不过你不杀人便被杀，就是如此。”

图雷阿人一声呐喊，水银泄地般从四面八方攻来。

一时间沙漠上充斥着枪声和火屑味。

封翎以无线电指挥着队员，组织着强大的反击网。在优良的先进武器支援下，图雷阿人潮水般一波一波攻来，却被一波一波地击溃。自动武器的轰鸣彻底破坏了沙漠的安详。

“蓬！”

一个榴弹掷进了营地，骆驼惨嘶，它们的脚都给捆在一起，否则已四处逃窜。

封翎一轮扫射，将冲进来的几名图雷阿战士扫得人仰驼翻，血肉飞溅。

战斗进行了二十分钟变结束。图雷阿人旋风般来，旋风般退却，留下了至少上百条尸体和四十多匹死伤的骆驼，惨不忍睹。

沙南将三个刻有姓名和军号的圆牌递给封翎，三名突击队员战死沙场。

纳特道：“伤了八人，其中两人再不适合参与这次任务了。”

封翎沉吟片晌道：“给我接总部的巴克上将。”

这时艾玲娜走过来道：“他们走了。”

纳特心情沉重地答道：“这次他们只是试攻，以了解我们的实力，下次再来时，就不是那么好相与了。”

传讯兵叫道：“少将，接通了。”

封翎步进帐幕去，白理杰已抢先一步，和巴克上将对话。

封翎冷哼一声，道：“上将，我要求总部派机来将我们接回去。我们有可能继续前进了。”

上将在那边沉声道：“少将！对不起，基于不能说出的理由，国防部是不会批准任何飞机接近你所在的范围，否则我派机把你们直接送去，不用受图雷阿人的攻击了。”白理杰在旁冷笑不语，好象早知这个答案。

封翎知道争辩无益，转道：“那要求立即撤退，在有进一步伤亡前撤退。”

巴克上将道：“不！国防部已有指令，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刻，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杀多少人，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白理杰中将和太空署的两位专家送到塔哈特山，再护送他们回来。”

封翎道：“那只隐形战机又是怎样一回事？”

巴克一窒道：“你不是想我再说谎话吧！”封翎怒吼道：“那究竟是他妈的什么一回事？我的三个孩子已为不明不白的任务死掉了！”

巴克沉默良久，才道：“继续你的任务吧！少将，你可以用最少的人把受伤的运回出发点。”

传讯中断。

封翎回头，纳特和沙南两人沉着脸站在背后，用带有敌意的眼光盯着白理杰——这个代表情报局的人。

封翎吩咐道：“让两位队员和马兵尼，护送受重伤的两个回去。”

沙南抗议道：“没有马兵尼当向导，对我们大有影响。”

封翎断言道：“受了伤的更需要他，记着训练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看指南针和地图。”

两天后，塔哈特上高耸峰顶遥遥在望。封翎、四十一名突击队员、白理杰、韦信和艾玲娜，进入了高原地带。

八十多匹骆驼分成四路，朝着高耸入云的山峰缓缓行进。后面连绵起伏的沙丘，脚下的黄沙由碎石代替，乌黑得发亮的楔形岩石没有规律地从地上冒起。

万里无云的天上，炎阳像过去一样无情地照耀着大地，似乎可以如此这般直至永恒的尽头。

整队人都心情沉重。

沙漠里最可怕的除了酷热外，还有那人无生命感、单调乏味的干涸景象。

封翎在驼峰的颠簸里，想到故乡的河流、湖泊和盛放的鲜花，想到落在队尾的美丽女博士艾玲娜，这两天他们几乎全无接触的机会。

封翎心想，事了之后，自己会否约会她呢？封翎又暗骂自己，回到那个社会里，两人之间的环境有着明显的隔离，自己只是一介军夫粗人，而对方是有学术地位，超然的淑女，当日沙上一吻，只可视作春梦一场而已。

“图雷阿人！”有人叫道。

“轰！”

一团火焰在队伍旁爆起，强烈的气流把骆驼迫得跳起来。转眼间所有骆驼都奔窜乱成一片。

忽然间，四面八方都是图雷阿战士。

封翎等的反应亦大出图雷阿人之外。几乎对方甫一现身，威力强大的重火力自动武器变疯狂反攻，交织成漫天遍野的火力网，向蜂拥而来的图雷阿战士卷去。

一时间杀气腾腾。

封翎通过无线电狂叫道：“沙南断后，我们往前面山区冲去。”

他领先冲出，手中自动武器每秒八发的速度发射。子弹流星般想冲来

的图雷阿战士射杀。

在快要到达一道斜坡时，十多名图雷阿人向下冲来。封翎杀红了眼，子弹呼啸而去。忽地座下骆驼向前一倾，把他整个人向前抛去。封翎临危不惧，一个倒翻，落地时射出了另一排子弹。

敌人纷纷倒下。

一只骆驼驰到身旁，艾玲娜的声音叫道：“快上来！”一面伸手来拉封翎。

封翎正想跃上去，忽地反手一拉把艾玲娜扯得整个跌了下来。封翎一把搂着，就地滚了开去。

“轰！”

一支火箭炮正中艾玲娜的骆驼，炸得那骆驼碎片般溅飞开去。

封翎拉着艾玲娜连滚带爬往山上奔去。手中轻机枪向每一个出现的敌人扫射。他身子不住弹跳，监视着每一个角度来的袭击。

“不要给冲散，聚在一起往南面的山区来。”他声嘶力竭地指挥着。

无线电对讲机间还有队员和他联络，但半小时后变成沉默不语，封翎发觉只有自己和艾玲娜两个人在山区内蜿蜒的山道踟蹰而行。

艾玲娜失足跌在地上，封翎想扶她起来，艾玲娜道：“我实在走不动了。”

封翎道：“走不动也要走。”

三小时后两人靠着一块大石坐了下来，喝着羊皮水袋的水。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每人都随身携带了十天的粮食和水。

封翎不断通过无线电呼叫队员，可是无线电只传来“嘟——嘟——”的奇怪声音。

艾玲娜道：“不要再试了，我们离塔哈特山太近了，一切电讯都失去效用。”

封翎心中一动，瞧着艾玲娜，正容道：“为什么会这样？”

艾玲娜沉默了片刻，蓦地仰起俏脸，眼中射出坚决的神色，道：“你吻我一下，我告诉你整件事的真相。”

封翎笑道：“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一伸腰，已对着艾玲娜丰润灼热的红唇。丁香暗吐，灵欲交融。

良久，两人微微分开。

艾玲娜娇喘丝丝，令封翎暂时忘记了凶险和不幸。

艾玲娜道：“知道吗？由第一眼看到那那凶巴巴的不屈模样，我变时常想你。”

封翎道：“不是恨我吗？”

艾玲娜在他宽阔的胸膛轻轻擂了几下，续道：“我也不喜欢白理杰，他太过功利主义了。完全不顾他人的安危利益。”

封翎淡淡道：“这种人世上多的是……”

艾玲娜用手指封着他的唇禁止他说话，柔情万种地道：“让我想想，应怎么告诉你。”

封翎心中一片温暖，觉得尽管不能生离沙漠，但已有了如此美丽的刹那，足可使此生不负了。

半边明月高挂天上，将山区参差不齐的大小石峰照得像奇形怪状的生物。

艾玲娜道：“三个月前，太空总署的卫星收到一种非常奇怪的讯号电波。”艾玲娜续道：“讯号的来源正是塔哈特山，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波

段并不属地球上的任何电波。

事实上，只有最先进的设备才可以探测到这类波长极短的超电波。”

封翎道：“这的确很有趣，但也不值得我们冒险到这里来。”

艾玲娜道：“你们并不是唯一的牺牲者。”

封翎皱眉道：“你在说什么？”

艾玲娜道：“你先听我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接收到这种超电波。”

封翎不解地道：“你刚才又说地球上从来没有这种音波，噢！明白了。”

艾玲娜脸上露出凝重的神情道：“你明白了，我们曾收到这种超电波，不过它却是来自外太空，来自以光年计的遥远空间。”

封翎道：“我明白了，原来由外太空来的超电波，忽然转由地球发出去。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外太空船神不知鬼不觉地登陆地球，而且藏在塔哈特山里。他妈的，我们就是为了这理由到这可恨的沙漠抛头颅、洒热血。”

艾玲娜幽幽道：“我不怪你有这种反应。可是，当你知道我们先后派了三队搜索队来这里都全部失踪后，你就不会怪我们小题大做了。”

封翎呆了起来。

艾玲娜的声音继续传入他的耳内道：“所有飞机一飞进这区域的上空，立时与基地失去联系，之后了无音讯。”

封翎恍然道：“难怪军方不肯用飞机送我们来。”

他大致上明白了一切，假设真有太空船降落这里，而又能将太空船据为己有，那将是人类的最大突破。难怪国家不惜一切，赶在所有人之前搜寻太空船。

不过，却想不到图雷阿人从中作梗。

想到这里，封翎他叫了起来。

艾玲娜吓了一跳。

封翎脸色变苍白起来，喃喃道：“我明白了，太空船内一定有异星生物。”

艾玲娜道：“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能证实。”

封翎道：“这异星生物一定拥有庞大的精神力量，所以能控制图雷阿人神巫，使他命族人守卫飞船。”

艾玲娜道：“你的想象力比我们更丰富，不过也不无道理。”

封翎道：“是或否，我们很快变会知道。”

他两人不约而同向高高在上的塔哈特山峰望去。在月色下，可望不可及的山峰倍添神秘。

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到第二天的黄昏，炎威稍减，才开始登山的旅程。

艾玲娜取出一支长条形的探测仪，不断追踪那奇异而神秘的超电波。

他们愈往上走，探测仪的反应愈强烈。

封翎全神贯注图雷阿人的行踪，竟出奇地发现他们已绝迹于这区域内，似乎他们只布防在山区的边缘处。难道他们也不敢接近那只飞船？假使真是有飞船的话。

艾玲娜忽地兴奋地叫了起来！

封翎望了过去，只见一道斜坡上有一大堆大小不一的乱岩。

封翎拿起自动武器带头走去，沉声道：“小心点！”

在乱岩中左穿右插，最后来到一个广阔的洞穴前。艾玲娜失望地道：“怎会是这样，只是一个山洞。”

封翎道：“或者外星人在里面。”

“不要动！”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封翎和艾玲娜蓦然凝住，不敢移动。

背后的人叫道：“掷下武器。”

封翎无奈地掷下武器。

背后的人哈哈大笑，走了出来道：“慢慢转过来。”

两人转身，背后的人赫然是那白理杰。

艾玲娜尖叫道：“那干什么？”

白理杰冷冷道：“没有什么，只不过我忽然手痒，想杀一、两个人。”

艾玲娜道：“你逃不了的。”

白理杰道：“对不起！我并不用逃。”

封翎沉声道：“你究竟是谁？”

白理杰阴阴道：“你问的是我拿一个身份？”

封翎冷哼一声道：“国防部千拣万拣，却拣了你这个双重间谍来进行这个任务。”

白理杰道：“洞内肯定有外星生物，他的力量只可应付空中来的侵扰，地面上变要靠图雷阿人来保护，所以只要我进去将他手到擒来，再传出讯息，三个小时内变有飞机来接我回去，哈！”

艾玲娜愤怒得冲前了脚步，白理杰枪嘴一转，喝道：“停步！”

艾玲娜悲愤地叫道：“你这叛徒！”

白理杰脸现狞笑，轻嘴转向封翎道：“你先去死吧！”

艾玲娜尖叫一声，向白理杰冲去。

火光闪现。

艾玲娜打着转往后倒跌，胸前血肉飞溅。

白理杰同时向后飞跌，眉心处开了一个血洞。封翎的手枪已握在手里，不过还是救不了艾玲娜。

封翎悲怆地扑到艾玲娜身上。艾玲娜嘴唇颤动，似乎有话要说。封翎把耳朵贴近听到她说：“进去！进……”头一侧，玉殒香消。

封翎望向洞口，黑漆漆的，使人难知其中究竟，里边究竟有什么奇异的东西？他不由自主步进洞穴去，一种奇异的黄光弥漫在洞穴的深处，洞也愈进愈广阔，最后他来到一个层岩叠壁的广阔空间。

封翎一进去变看见“他”。假设他是三头六臂，又或是长着尾巴的小矮人，他也没有这么震惊。

洞里有一人，静坐在一块大石上。

他的外貌和他一模一样，封翎就象从镜中看到了自己。不过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银光闪闪的白袍，脸孔比他苍白得多。

封翎目瞪口呆。

那人平静地道：“你回来了！”

封翎愕道：“我从未来过这里。”

那人奇道：“你和我在这艘太空船内已经历了千亿年的悠久旅程。怎会从未来过？哦，我知道了，在通过宇宙核心时你患的离魂病还未好，仍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过着他们的生活。”

封翎一生人从未试过象目下那样震撼和糊涂，似乎理性和合乎逻辑的世界在这一刻已冰消瓦解，方才艾玲娜血淋淋地在他怀里玉殒香消，而眼前的现实却象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最奇怪是对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难道只是一种幻觉？

封翎双脚一软，坐倒在地上，喃喃道：“太空船！不！这只是一个山洞。”  
那人柔声道：“你今次的病很重，你用心看吧，太空船外的星空多么美丽。唉！你一定要复原过来，我们才可以继续行程。”

封翎扯发狂叫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噩梦。”

那人道：“是的！你现在陷进了一个噩梦里，你一定要醒过来。试试你身旁的发动机吧，那可使飞船以超光速飞行。”

封翎望往一侧，只见一块石头。

封翎茫然抓住石头，那人叫道：“不是这样，你要真正当它是发动机才行。”他的声音在洞穴内回音，忽然间天地仅是他的叫声。

封翎不由自主幻想那是发动机，一手抓着，天地剧烈震动起来，整个山洞化成庞大的宇宙飞船内部，布满奇怪的仪器，闪跳着千奇百怪的色彩。眼前是个巨大有若戏院银幕的窗户，窗外是壮丽无比的星空，飞船正以光速飞行。

封翎向坐在身旁的那人道：“噢！我醒来了。”

## 故乡

作者：黄易

展漠回到家里时，地下城的巨大太阳灯已由灼白转作暗黄，带来了广阔无匹的地下城的人造黄昏。

展漠惯例地在摇椅坐了下来，他属于地下城里的特殊阶级，所住的单位不但位于“中城”的高级大厦，而且设备完善，布置豪华，两厅四房，与居于东南西北四城的贱民比较起来，确有天渊之别。

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整个地下城的人口略少于八百万，但东南西北四城却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住在中城的人都属统治阶层。东、南、西、北、中五城市组成了地下城，除了位于中央的中城有通道通往其他四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是互不相通的，而没有许可证的话，任何人也不能离开身处的城市，违抗地下城最高统领“元帅”命令的人，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

展漠轻轻摇动安乐椅，思潮回到今早执行任务时所杀死的那个叛乱分子，那年轻人垂死时望向他的眼睛，其中燃烧着的仇恨仍使他不能释怀。

展漠无意识地扬手，好像要将这不愉快的记忆抹去，心里叫道：“展漠你怎么了？你是地下城最优秀的战士，早向元帅宣誓无条件地效忠，毫不犹豫去执行每个交下来的命令。叛徒都是该死的，他们要破坏地下城的和平，杀死他们是最正义的事，为何还要去想？”

他按动摇控器，整块墙壁立时转换成电视的画面，著名的地下城首席女歌星仙蒂在一群惹火的女郎衬托下载歌载舞，极尽视听之娱。

“叮！”门铃响起。展漠大奇，这是上床的时间了，谁会来找他？一按遥控器，房门立时打了开来，几乎同一时间，几名手持武器的大汉冲了进来，展漠本能地弹起，腹部已重重地给人用枪嘴捅了一下。

展漠痛得跪了下来。两枝枪嘴一抵后颈一抵前胸，以强壮见称的展漠猝不及防下先机尽失，受制于人。

这群身穿深蓝色滚红边的轻便盔甲，只露两只眼睛，表示他们是元帅的私人秘警，比展漠所属的军卫系统更有权势，因为他们是元帅的私人保镖、左右手，等闲不理城中的事，若非是关系重要，想见他们一面也不是易事。

展漠叫道：“我是军卫统领展漠，这算是什么？”一个阴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道：“展漠！你的叛徒同党将你供出来了。”

展漠愕然道：“同党？”

一个高个子穿便装的秘警踏进门内，铁青的长脸一点表情也没有，两只眼却射出凌厉的神色，盯进展漠眼里。

展漠叫道：“是你！洛高。”他明白了，这是公报私仇，洛高以前也是军卫里的高级军官，是唯一有能力和展漠竞争军卫最高职位统领一职的人物，不过洛高输了，统领的位给展漠坐了，洛高愤然离去，利用他和秘警指挥沙达查的关系，加入了地下城最令人惊惧的秘警，这人数虽及不上达八万人军卫队的十分之一，但训练和武器都是最精良，专责执行元帅的秘密指令。

展漠坦然不惧道：“洛高，我不怕你，单凭叛党的口供，元帅是不会相信的，你是没有其他的证据。”洛高眼中闪烁着残酷兴奋的光芒，像饿猫看到了老鼠，阴森的道：“证据？快有了。”跟着向屋内其他七名秘警喝道：“搜！”

秘警毫不客气地大搜起来。

展漠心中扎实，自问忠心耿耿，洛高能搜出什么来。

一名秘警叫起来道：“搜到了！”展漠愕然望去，一名秘警手上拿着一样奇异的東西。

展漠脑中轰然一震，乱成一片。

这是栽赃嫁祸，什么人将这十恶不赦的东西放在这里？混乱中他竭力去想，脑中却是空白一片。谁曾到过他的家里来？除了今早沈漫曾来邀他共进早餐，可是沈漫是他最好的朋友，怎会陷害他？

洛高从秘警手中接过那“东西”，放在眼前端详，嘿嘿笑道：“这是什么？”

展漠叹了一口气，这种东西以前的人叫作“书”，是原始传递思想和知识的工具，不过早在地下城建成的五十年前已被当时统一了大地的首任元帅列为违禁品，任何人匿藏有这种叫“书”的东西，均会被处以极刑。

现代的知识传播已被“离子传知机”代替，人脑只需和传知机接上，就可以得到所有知识，而知识是由地下城政府严密控制的，没有人可以获得“多余”的知识。

今早他以扫描器查探在东城配给中心的行人时，正因他发现那年轻人身上藏有一本“书”，追捕时才将那青年击毙，现在却给人在自己家里找了一本出来，这是否叫因果循环？不过他还未绝望，以他为地下城立下的汗马功劳和清白的出身，元帅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洛高这种小人只能得意一时，正义将是永恒的。洛高道：“大统领，没话可说了吧。”

展漠淡淡道：“我要见元帅。”

洛高哼道：“解除他的武装。”

两名秘警逼了上来，将他身上的武器装置一股脑儿搜了出来，到了安装在腰围能放射“死光”的“力场带”时，停了下来。

力场带是地下城里最惊人的武器。

只有元帅本人、秘警指挥沙达查和军卫统领展漠才享有配带的荣誉。

洛高道：“这力场带只有元帅才能解开，先给我锁好他。”

展漠心中盘算，这或者是他最后的反击机会。一旦双手被锁，他便不能再利用力场带发出的死光，予敌人致命的反击。

可是直到双手被反锁背后，他始终没有反抗，因为他深信正义无私的元帅将会还他一个清白。

洛高笑了起来，一直紧提的心这才放松下来，看着展漠被反锁的双手，心中已憧憬着元帅将配在展漠腰间象征着无穷威力和荣誉的力场带赐给他时的风光。

“走！”展漠被押在中间，离开家门。

步出升降机，高达二十层的大厦门前停了四辆黑色的装甲车，另八名秘警荷枪实弹，背着光，待在车旁，街上静悄悄的，显见秘警已封锁了远近街道，以方便将他押送，对付他这个位居要职的大人物，没人敢掉以轻心。

地下城街道纵横交错，大厦林立，井井有条，在元帅的铁腕统治里，每一个人都规行矩步地生活着。

地下城顶可见巨大钢柱构成的骨架，造成奇异的天空，人造太阳高高在上，散射着柔和的黄光。

展漠在洛高押送下，向四辆装甲车步去，那守在两头均呈尖锥状装甲车的八名秘警，扬起枪嘴，指着寂静的街道，却没有一人回过头来看正在接近的他们。他们的盔甲闪闪生光，展漠心中一动，这八名秘警有些不妥，因为在一般情形下，他们应先转过头来看，除非怕给人看到他们盔甲露出的部分。

当他兴起这念头时，异变突起，所有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八名守在装甲车旁的秘警同时转过身来，八个枪嘴同时指向他们，跟着火光闪烁，一时之间，空气中充斥着火药的气味。

展漠身边的秘警纷纷溅血倒地，连洛高也不能幸免。

刹那间，只剩下反锁双手的展漠孤零零地站在横七竖八的死尸上。

两名秘警扑上来，喝道：“跟我来！”

他们将展漠连推带撞拥上了其中一辆装甲车。

“轰！”车门关上，马上发动引擎，立即开出。展漠在暗黑的车厢里思潮起伏，一时想不清楚发生了甚么事。

车速不断地增加，转弯时将展漠从椅上抛起，几乎跌个四平八稳。二十分钟后车子停了下来，门开，有人在外叫道：“统领！下来吧。”

展漠无奈下车，车外是个室内的环境，暗黑一片，他这一生还是首次如此脓包，任人鱼肉，蓦地强光亮起，将他照个纤毫毕现。

他很想举起双手遮眼，可是双手却给反锁在后，唯有眯起眼睛环视四周，只见人影幢幢，最少三、四十人围着他。

展漠叫道：“你们是谁？”

一个声音响起：“我们就是元帅所谓的叛党。”

展漠全身一震，他已认出了说话的是谁。

他惊呼道：“沈漫！”留着短胡子的沈漫大步来到他面前，深深地望进他眼里。

展漠不能置信地道：“是你！”

沈漫道：“是我，正是我，你的好朋友嘛。”

展漠只觉热血上涌，自己一向信任的唯一好友和得力下属，正是出卖自己的人，是自己深切痛恨的叛乱份子。

沈漫道：“就是我将那部书放在你的家里，我们牺牲了一个兄弟，才使沙达查相信你是我们的一份子。”

展漠怒吼一声，一脚当胸踢向沈漫去。

沈漫灵活退后，避开对方当胸踢来的一脚。

四枝枪嘴同时抵在展漠身上。

展漠悲叫道：“为甚么？你有得是接近我的机会，为何不把我干掉，却要陷害我？”

沈漫眼中闪过一丝莫名的悲哀，低沉地道：“若可以选择的话，谁愿意伤害别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迫不得已，就像笼中的鸟被剥夺了自由，在地下城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剥夺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屈服在元帅的庞大统治机器下。”他愈说愈激动，到最后是声嘶力竭地叫喊出来，一向深沉冷静的沈漫，像火山喷熔岩般将心里的悲愤表达出来。

展漠呆了一呆，道：“可是真正的‘自由’将地面上的世界毁灭了，人类是不懂珍惜自由的，自由只是纷乱的一个好听名字，在这里虽然没有自由，却有生存所必须的秩序与和平，那亦是我的职责。”

一个清冷但动听的女声切入道：“你中毒太深了，鸟儿生出来是要翱翔长空的，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生出来便要自由自在去思想，去享受生命的经验，假设人不准思想，就像鸟儿再不能飞翔，那是违反人性的。而且只有统治者能思想，而不准被统治者思想，那是令人最可厌的极权统治，历史证明了那只能带来苦难。”

展漠向说话的女子望去，在强光耀目里，隐约看到一个修长美好的苗条身形。愕然道：“历史？”这对他是个非常新鲜的名词，在地下城里，没有人知道过去的事，除了政府通过传真机送进脑内那简单的一套，简单得不知是否称得上为“历史”。

那女子激动地踏前一步，这次展漠清晰地看到她的脸孔，眉目如画，俏丽异常，尤其是轮廓分明的五官挂着说不出的哀愁，更带来一种动人心弦的风韵。她叫道：“蠢蛋！你连知道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尽管在激情里，她依然是那样动人，这使从未被人辱骂的展漠觉得好过一点。

就在这时，沈漫介绍道：“这位是柏丝蒂小姐，我们这被指为地下城唯一反抗势力的古文字权威，只有她能在最快的时间里破译以前的文字，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

叛党里步出另一五十来岁的老者，展漠吓得几乎跳了起来，他从未见过这么“老”的人。

那老者微微笑道：“奇怪吗？我这么老也没有送进安乐宫去安享晚年。”

柏丝蒂道：“那只是元帅的另一个谎言，为了节省食物，所有人在四十五岁后都被送到安乐宫去，但谁知受秘警控制的安乐宫里是何情景，其实进入安乐宫的人不是给立时处死，就是被利用做各种残忍的实验，使元帅能延长他的寿命。这位沈殊先生是唯一从安乐宫逃出来的人，因为在他安乐宫里是负责所有残忍实验的主管，也是他告诉我们事实，将我们组织起来。”

沈殊望着睁大眼睛不住喘气的展漠柔和地道：“没有人有权这样对付他

的同类，包括元帅和沙达查那恶魔在内。”

当他提到沙达查时，每个人都毫不例外泛起恐惧的神色，沙达查可是凶名远播，作为元帅的杀人工具，连展漠这军卫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也忌他七分。

展漠喘着气道：“这不是真的，你们在说谎，元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与和平，他很快会将你们一网打尽。”

沈殊冷然道：“你说得对，我们虽然有武器，可是在人手方面，可以说少得可怜，在高压统治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丧失了斗志，而且元帅又在无法突破的重重保护里，将我们一网成擒只是早晚间的事。”

展漠叫道：“或者他已在来此的路上。”

众人沉默下来，眼中射出恐惧的神色，沙达查的残暴手段，使人思之色变。

柏丝蒂冷冷道：“沙达查找上了我们，对你也不是好事。”

冷汗沿额流下，展漠全身起了一阵颤抖，一向以来在猫捉鼠的游戏，他都扮演猫的角色，现在却尝到老鼠被捉的滋味，目前这情况，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况且沙达查公报私仇，可能来个先斩后奏，使他连抗辩的机会也没有。

展漠软弱地道：“既然反抗没有用，反抗来做甚么？”

柏丝蒂静如深海的秀目凝视着他，好一会才道：“我们并不想对抗，只是想逃出去。”

展漠目瞪口呆：“出去？”这个念头即使在睡梦里也没闪过他的神经。

四周的叛党呼吸都急促起来，眼中射出热切渴望的神色，就像笼中的鸟憧憬着打开了门，外边是无穷无尽的美丽和自由。

柏丝蒂眼神带有忧郁，加重语气道：“是的！我们要逃出去，逃出这人造的大监狱。”最后两句她是嘶叫出来，声音在这室内的空间回荡。

展漠颤声道：“但是地面上的自然经历过核战和化学战，空气充斥着毒气，出去是自杀的行为。”

柏丝蒂淡淡道：“这只是元帅的另一个谎话，外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只是元帅为了统治永垂万世，强行将所有人迁到这地下监狱里，将所有书籍毁去，使人变成棋子般任凭摆布的白痴，但仍有少部分书籍留了下来，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

展漠无力抗辩道：“你在说谎！”

无论如何他是完蛋了，元帅绝不容许有些许怀疑的人担任军卫统领，他要的是百分之百忠心。

“轰”，天摇地动，墙壁倒塌下来。

火光闪现，乱枪突袭响起一串枪声。沙达查的人追棕而至，惨叫声中叛党纷纷溅血倒在地上，展漠身边的人软弱地还击。

沈漫一拉展漠，叫道：“随我来！”

惊惶中展漠跟着沈漫往深黑的一方奔去，旁边还有柏丝蒂、老者沈殊和几名叛党。

他们奔进一条长长的通道里，背后枪声不断迫近，展漠身后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鲜血溅上他的脸，反锁的双手使他走动不便，愈走愈落后。

转了三个弯后，只剩下沈漫、柏丝蒂和沈殊四人。

一道暗门在左边墙壁打了开来，沈漫向后赶来的展漠叫道：“快！”展漠抢进门里，暗门在身后关上。

灯亮了起来，一条通道斜斜往下延伸。

展漠喘着气道：“我们逃不了，在沙达查的扫描追踪器下，我们是无所遁形的。”

沈殊微笑道：“我们？”

展漠愕然，他居然会与叛党共称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柏丝蒂怪责道：“快走！”率先往另一端的暗黑地道奔去。

四个人没命狂奔，脚步声在空旷深进的地道激响着，令人心惊胆战，而失去镇定的抑制力。

柏丝蒂先停了下来，眼前去路已尽，只有一面冷冰冰的墙壁。展漠矢志逃生，平日的机智冷静恢复过来，估计出沈漫他们若能建造出这条逃命的地道，一定不会逃路至此而尽，那样没道理。照地道斜入的角度，他们最少在地下城水平下的百来米处，要建成这样的地道，又要避过政府无孔不入的秘警和军卫，最少也要数年的时间。

柏丝蒂在墙上有节奏地轻轻敲打，不一会头顶传来轧轧的机械响声。

高约两米的通道顶移出了一个圆形的小洞，沈漫当先爬上去，展漠望洞兴叹，试问双手反锁的他，如何爬得上去。

沈殊是第二个爬上去的人。

这时地道另一面已传来细碎却急密的步声，秘警终于发现密道，衔尾追来。

沈漫向站在展漠旁的柏丝蒂打了个眼色，柏丝蒂略犹豫，从怀里掏出一根布满纹痕的小管子，插进展漠的手铐里。这是一把磁力钥匙。

“啪！”

磁力手铐应声而开。

追踪而来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

这钥匙当然是取自被杀的洛高身上，可见沈漫等人思虑周详。

柏丝蒂爬了上去。

展漠一展手掌，大为舒畅，他腰上围的力场带是多元化威力惊人的武器，不过却需双手配合操作，一旦恢复自由，便如猛虎出闸，他发誓再不让人锁上双手，包括元帅在内。

沈漫将柏丝蒂拉上来后，从通道顶的圆洞探头下来道：“快上来。”蓦然他的脸肌转成僵硬，因为他看到展漠脸上神色变化，忽忧忽喜，显示两个相反的念头正在心中交战着。展漠此时想的是：假若他将这三人擒下，拿去见元帅，是否能洗刷自己的嫌疑？沈漫呆呆地望着他。

展漠暗叹一声，爬了上去。

圆洞变回通道顶。变成漆黑一片。

脚步声在下面轰然响起。

“快上来！”

展漠循声望去，几乎惊叫起来，原来这上面是另一条向下的通道，一架像子弹般以合成金属制成的水陆车就在眼前，若非车里亮起了暗红的灯，他还看不见。

展漠坐进车后的唯一空位，与美丽的柏丝蒂并排，沈漫和沈殊坐前，由沈漫负责驾驶。

柏丝蒂冷漠地指示展漠扣上安全带，不知为甚么，她比起其他人更具有敌意。

车门关上，缓缓向斜下的通道滑去。

沈漫又沉声道：“为何跟来？”

展漠知道他指自己早先在爬上顶洞时的犹豫，叹了一口气道：“我想到若你是元帅，见我犹豫不决，一定先发制人袭击我，但你却全没有那倾向，这使我重新考虑我信奉的一切。”

柏丝蒂冷然道：“看你还有一丁点人性，不过你可能只是怕沙达查公报私仇。”

展漠心中大怒，正要反辩，蓬！车子加速滑行，向前俯冲下去。

展漠大骇，紧握椅背，车窗外一片漆黑，他们便像往一个无底深渊冲去。

车灯熄灭。无穷尽的黑暗，与空气摩擦的压力，使他每根血管都像要爆炸开来一样。

嘎！车子冲进了水里，去势逐渐缓慢。

展漠不由赞叹设计之妙，这条地下通道的出口是地下城里纵横交错的广阔河道，这确是最佳的逃生方法。

这部水陆两用车在河底下二百多米的深处缓缓航行，车子的窗都装置了夜视设备，可以看见河里各种大小生物在畅游，有些比他们的水陆车还大，没有人知道地下城的河水从哪里来，只知永不衰竭，其中的生物提供了城里人百分之六十食物。

展漠道：“我们现在哪里？”

沈漫按了一个钮，在驾驶仪器板上现出一幅地图，由五个大圆组成，中间的是中城，其他四个大圆是东南西北城，每个圆中都布满蓝色河道，亮着的红点表示他们正在走往东城的河道里潜行。

展漠惊叫道：“停下。”沈漫依言按掣，水陆车前端喷射出水流，恰恰把车停下。

展漠道：“前面是中城第三街和第八街的交界，设有一个秘密侦查站，这样贸然闯过，一定会被发现。”

沈殊紧皱双眉道：“没有时间了，只要沙达查发现密道的出口在河流底，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找到我们。”

沈漫冷然道：“展漠，这次的行动可能会使我们全军覆没，现在还有的只是我们四个人，假设你也算上一份。”

柏丝蒂接口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成众人的心愿，就是逃出去。”

展漠摇头道：“没有可能的。”

沈漫怒声道：“这世上没有事不可能做的，你是军卫的第一号人物，一定知道出口在那里。”

展漠苦笑道：“问题是元帅知道我也知道，你说他会不会不在出口处布下陷阱？”

沈殊沉静地道：“未必！在杀死洛高的现场我们遗下了一具模拟你的尸体，还配上了假充的力场带，除非元帅亲自拆下力场带，才能知道那是假货，不过那最少在两个小时后，那时元帅正在歌剧院听首席女歌手的音乐演唱会，那女歌手是他最宠幸的女人，没有人可以令他中途离开。”

展漠愕然道：“你们倒是计划周详。”

沈漫道：“我们的所有希望都在你身上，一是将我们交给元帅，一是带我们逃走。”

展漠望向身侧的柏丝蒂，她性感的小嘴唇紧紧抿着！强调了她刚毅不屈

的骄傲，使人感到她为了自由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展漠想到翱翔于天上的鸟儿，地下城的鸟儿都给关在公园的大笼子里。

一股热血冲上来，展漠叫道：“好！我们誓要逃出去。”

沈漫道：“现在要怎么走？”

展漠沉吟半晌，迅速在脑中拟定了一个计划，一旦决定了怎样做，他的神经细胞立刻恢复了灵性和活力，他若不是个超卓的战士，如何能在多达八万人的军卫里脱颖而出，攀上最高的位置，也只有他能躲过重重军卫设下的关卡，唯一可能令他落败的，只有沙达查，元帅的私家杀人机器。

展漠道：“继续向前驶。”

沈殊道：“怎样躲过前面的侦查站？他们的水底雷达，可以毫无困难把我们找出来。”

展漠道：“听我指示去做。”

水陆车缓慢却稳定地前进。

沈漫有点紧张地道：“离侦查站还有四百米。”

展漠道：“加速至十节，然后减至五节，停下来，转回头，再转回去，加速向上。”

沈漫照着他的指示，水陆车像鱼儿般在水中前进后退，时快时慢。

沈殊赞道：“好主意，侦查站的人会以为我们是条大鱼，不过若非是你，也没法知道这办法行不行得通。”

展漠忍不住望向身边一直默然无语的柏丝蒂，后者神情冷漠，难知喜怒，展漠因好奇而想问她有关“书”的内容的话，也只好吞回肚里，以免碰上钉子。

二十分钟后他们越过了关卡，水陆车在河底贴近河床缓缓推进。

沈漫道：“不能快一点吗？”

展漠道：“不能！转左。”

沈殊惊异地叫道：“那是通往东城的河道。”

展漠淡淡道：“正是这样。”

沈漫奇道：“难道出口处不是在中城？”

展漠道：“就是每个人都那么想，所以出口才不设在中城，而在东城。”

水陆车在展漠指点下，重施故技，一连避过了三个侦查站，两小时后，安然进入了东城，这里的水道比中城狭窄，河床也较浅，他们被发现的机会也高起来。

展漠道：“奇怪，沙达查应早发现了我们从河道逃去，为何一点动静也没有，所有侦查站都没有加强戒备？转右。”水陆车往右转，潜驶四百多米后，展漠道：“升上水面。”

水陆车缓缓上升。

离水面十多米处隐约可见东城人造太阳的黄光透入水里。水陆车升上水面，外面静悄悄地，除中城外，其他四城晚上都在戒严令管治下，没有人可以随便在街上走动。

一道斜坡从街上斜伸往河道里，水陆车悠然地沿着斜坡驶上寂静无人的街道，转左而去。

两旁一幢一幢的大厦黑沉沉，没有半点灯光，每晚凌晨二时至明早六时全城施行灯火管制下，只有街灯仍然亮着，东城的人造太阳亦同时灭熄。

水陆车在街道上快速地前进。

车内四个人都提心吊胆，祈祷着沙达查的人不会出现。

沈漫道：“怎么走？”

展漠小：“往前直去，到第二十七街和三十二街交界处，转入三十二街，目的地是东城大运动场。”

沈殊道：“出路是否在那里？”

展漠道：“是的。”

沈漫道：“好家伙！没有人想到出路会在最多人去的地方。此乃虚则实之。”

车子继续前行，很快转入三十二街，十分钟后，圆形的运动场在街的尽头耸立着。

正当众人在惊喜交集之时，两辆装甲车从横街驶出来，将去路完全封死。

沈殊高叫道：“退回去。”沈漫刚想后退，展漠一手抓紧他的肩膀，喝道：“不要妄动，停下来。”

沈漫等人一呆间，背后强光亮起，将暗黑的车厢照得明亮如白昼。

前后左右都是装甲车，手持武器全身盔甲的军卫已将他们围个水泄不通。

一个声音在外响起道：“不要动，只要你们动一个指头，我们即刻开火。”众人呆坐不动，心中泛起无边的绝望，离成功已是如此地遥远。

一个军卫的头领迫近水陆车，望进车厢里，目光从沈漫身上移到美丽柏丝蒂的俏脸，当他移往展漠时，刚好与展漠凌厉的眼神碰在一起。那军卫队长全身一震，立正敬礼道：“统领，我们不知道是你，没有人通知我。”

展漠从容一笑道：“我负有元帅的秘密指令，要带这三位研究所的专家做点特别事情，来不及通知各单位，不过这也好，你们抽调五十人给我，让我调动。”他不明白为何军卫不知道他的事，唯一解释：元帅和沙达查还没有联系，八万军卫仍由他管，他不应放过这些筹码本钱。不过只要接到命令，他们随时都会掉转枪头对付他。

那军官毫不犹豫领命而去，安排人手。在地下城，所有战士都要盲目服从领袖，就像以往展漠盲目服从元帅，残害他人，若非迫虎跳墙，他的忠心是很难改变的。

沈殊抹去了额上的冷汗，惊悸之余说不出话来，柏丝蒂垂下头，不过看她起伏的胸脯，她也是惊魂未定。

沈漫毕竟受过军事训练，禁得起风浪，沉吟道：“五十名军卫有利也有弊。”展漠沉声道：“沙达查并不好惹，你的诡计若骗不了他，出口处就是陷阱。”

水陆车在东城体育馆的正门停下，当展漠等下车时，五十名军卫已列好队形，等待指示。

展漠眼光冷冷地注射在那队长身上，队长眼中闪过一丝惊疑的神色，在地下城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建筑在提防和猜疑上，一个无意的行为也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一向习惯了这关系的展漠，心中一片烦厌，想起自己在元帅跟前那种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心情。

沈漫走到他身旁，送来了一个催促的眼神，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刻，一待元帅看完歌剧，下达剥夺展漠军职的命令，眼前这批驯若羔羊的军卫，将变成如狼似虎的可怕敌人。

展漠会意，向肃立在寂静街道上的五十名军卫道：“关掉你们所有传讯

设备。”

那队长愕然道：“统领！”展漠左手按着围在腰间的力场带，一扭力场带中间的圆环，一股能量立时由腹部流进他右手的神经，展漠右手轻扬，一道白光“噼啪”一声，轻击在队长的左肩上，队长闷哼一声，一连踉跄向后倒退了四、五步，脸色惨白，他知道只要展漠加强两至三度磁能，他的肩脾骨将变成粉末。

力场带是地下城最惊人的自卫和攻击武器，只有元帅才有权颁赐和收回，展漠一天有力场带在身，便一天拥有最高和绝对的权力。

队长勉强站直身子，转身传下命令。

展漠权威地命令道：“你们给我守在四周，在人造太阳亮起前阻止任何人进入这运动场范围内，即使沙达查和他的秘卫也不例外，除非是元帅亲临，否则我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指令。”

众军卫轰然应诺。

展漠转过头去，恰好接触到柏丝蒂明亮的秀目，微笑道：“请！”

展漠四人通过座位间的通道步出运动场的广阔空间，可容十万人的座位空无一人，不过他们都能轻易描绘出密密麻麻布满观众的情景，只有在运动场里，地下城里一向受压抑的人才可纵情狂叫呐喊。

运动和歌剧，是这不见天日的广大地下王国的两项最受欢迎娱乐。

负责守卫运动场的军卫当然不敢阻拦展漠等人，使他们安然踏进人造草皮的柔软场地上，运动场的北高台亮起了一盏射灯，刚好照射在运动场的正中心处。

展漠忽地停下了脚步。

其他三人愕然望向他。

只见展漠定眼望着运动场中心射灯照亮处那个清晰完整的光圆，深吸一口气道：“待会我将以力场带发出庞大的能量，将射灯照射处的地面压进去，只要地穴一现，你们必须以最快速度和我冲进去，因为穴门一开，元帅的力场带会受到感应，发动全力追捕我们，所以速度决定了成败。”

沈殊道：“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整个地下城只有元帅、沙达查和你知道出口在哪里，亦只有你们的力场带才能开启地穴出口，这么多疑的人，怎会没有防范你两人逃出去的方法？”

展漠沉吟道：“但我和沙达查都不会出去，因为我们都深信外面充满了大战留下的辐射和毒气，也可……”

“轰！”一声巨响从运动场正门处传来，跟着是密袭的炮火。沙达查终于来了。

展漠狂叫道：“快！”当先向运动场中心奔去，其他三人岂敢怠慢，紧跟而去。展漠一边走，左手紧握着力场带的圆环，强大的力量随着直伸的右手向前送去，射灯照耀的运动场中心地面开始陷下去。

在惊心动魄的交火里，突然传来几下特别响的强烈爆炸，跟着是建筑物隆隆倒塌的声音。

展漠这时已奔至地穴洞前，一块方圆二米的圆形陷了进去，下面黑沉沉一片，高深莫测。

展漠在地穴边缘猛地止步，脸上忽红忽白，显是难作决定。沈漫叫道：“你到过下面没有？”

展漠摇头道：“没有！七年前我初任此职时，元帅带我来到这里，告诉

我地穴开启方法，并说假若我继承帅位，亦须将这出口告诉两名最得力的手下，以免这秘密因人的死亡而失去。”

沈殊道：“元帅没有进去？”

展漠道：“我也曾问过他，他的表情很奇怪，想了一会才回答我，说他曾经进去过，不过又退了回来。”

柏丝蒂惊叫道：“你们听！”

甚么也听不见，当他们惊悟到军卫已给沙达查彻底歼灭时，已迟了一步。

“轰！”“轰！”

沈殊和沈漫这站在后面的两人整个被弹前来，将站在边缘处的柏丝蒂和展漠撞得跌进地穴去，展漠跳下地穴前回头一瞥，见到两人眼耳口鼻都流出血来，当场丧命，远处一大群秘卫蜂拥而来。

这影像一闪即逝，他已和柏丝蒂一起掉进地穴里的无边黑暗里去。

展漠一按力场带，强大的能量从力场带流入腹部，再由神经扩展至四肢，他的势子加速，一下赶上了急跌的柏丝蒂，将她拦腰抱个正着，跟着能量运转，一股力道向黑暗的下方按去，产生另一股相抗的力道。

他们的跌势由急至缓，慢慢地往下降去。

“砰！”

两人双脚沾地，跌了个四脚朝天。

柏丝蒂的秀发拂上展漠的脸，麻痒痒的，不过心内却舒服得很。

两人大口地喘着气，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人声在遥远的洞口传过来，那变成了一晕白茫茫的光，由实地到洞口，至少距离有五百至六百米。

展漠按着力场带，借力场带发出的力场探测这广阔漆黑的空间，不一会已有所发现。展漠跳了起来，一把拉起柏丝蒂柔软的纤纤玉手，大踏步向前走。柏丝蒂甩了一甩，甩不掉，无奈地被展漠拖着往前走。她对展漠有种明显不友善的情绪。

两人来至一面墙前。

展漠低声道：“这是个密封的空间，不过这面墙，后边有一个空间，可能是出口，你站后一点，我要发出死光将这面铁墙摧毁。”

柏丝蒂退后了六、七步，一股奇异尖锐的声音从展漠处响起，知道他正蓄聚着发射死光的能量。

啪啦！

一道电光划破黑暗的空间，击在铁墙上，蓬！轰！铁墙如同沙石般碎下，露出另一个黑暗的空间。

展漠道：“有没有照明器？”

“啪！”柏丝蒂掏出照明灯，被毁的铁墙外是一条长长的通道。

展漠道：“奇怪，是谁用铁板封死了这出口？快走！”两人既惊又喜下，向谜样般的深长通道奔进去，通道四面墙壁都是由呈灰白色的合成金属制成，和地下城的建筑是同样的材料，壁顶有照明的设备，不过可能已被切断能源，又或时久失修，如同废物。两人别无选择，亡命奔前，元帅和沙达查岂肯轻易放过他们。

两人不断前奔，柏丝蒂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在地，展漠一手搂着她的纤腰，叫道：“你怎么了？”

柏丝蒂挣开他的怀抱，退后两步，背脊撞上墙壁，滑坐下来，娇喘道：

“我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会。”

展漠伸手嚷道：“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沙达查随时会追到，让我拉你起来。”

柏丝蒂厌恶地盯了他伸出来的手掌一眼，道：“不要碰我。”

展漠大怒道：“你又不是和我有深仇大恨，这样的情形下还不同舟共济，如何逃命？”

柏丝蒂眼睛闪着奇异的火焰，用跟她表情绝不相衬的奇异语调道：“你怎知我们没有深仇大恨，今早你杀的，正是我的幼弟，他身上那本书，正是要带给我的。”

展漠一呆道：“幼弟！”这是个非常新鲜的名词，在地下城里每一个人都是试管婴儿，男女虽可交欢，却不能生儿育女，所以父母兄弟的伦常关系并不存在。

柏丝蒂眼中火焰消去，代之是疲累，道：“我的父母是元帅的古文字研究秘书，在地下城里只有元帅才能知晓人类往日的历史，我的父母也是叛徒，藉着元帅的宠信，私下生了我和弟弟，因为他们也知道历史，知道父母生子是最自然的正道。”

展漠像给人当胸重击一拳，颓然退后，无力地挨在墙壁上，他并不想知道历史，也不想知道谁对谁错，他只是希望能逃出去，就像鸟儿飞出囚笼。

两人间一片沉默。

柏丝蒂站起身子，道：“走吧！”当先行去。展漠跟着她走，不一会来到了通道尽头，是个没有锁的双重门，门上有几行血红的字，是用古文字写的。

展漠愕然。柏丝蒂脸上也泛起奇异的神色。

展漠道：“为何这里会有古文字？早在二百年前，地下城已明文规定：禁止古文字的运用。”

柏丝蒂喃喃念道：“动力库重地，闲人勿进。”

展漠轻轻推第一道门，应手而开，第二道门后，眼前一亮。

在明亮灯光下，一个庞大无匹布满了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庞大机器，展现眼前，就如一根大圆柱，由地面直伸上三百多米高的顶部，其他一个个巨大圆鼓，被千百支不同颜色的圆管连接在一起。圆鼓传来奇异的声响，显示它们正在运作，圆鼓圆柱都印上了古文字。

两人瞠目结舌，不明为何出口处有这样的东西。

柏丝蒂指着那顶天立地巨人般的大圆柱道：“上面印着‘氢聚变化反应循环炉’，不知是甚么东西。”

展漠皱眉道：“你曾否听说过地下城的能量供应来自甚么地方？没有！没有人知道，地下城的人自出生便享受着地下城的一切，人造太阳每天亮起，黄昏时变黄，晚上熄掉，河里有大量可供食用的生物，水用掉后给倾倒入集水炉里，经过过滤后，又变成干净的食水。城里的牧场不断繁殖着猪、牛、羊等动物，使我们不用忧虑生活，每个人的精力都用在运动和做爱、听歌剧，但这一切是谁赐与我们的？不是元帅，而是眼前这些奇异的机器，就是它们赐给我们源源不绝的能量。”

柏丝蒂呻吟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出口在哪里？”

展漠道：“跟我来。”他的眼睛越过广阔的空间，牢牢地盯着另一端一个漆上红色的门上。

大约过了半小时之后，两人已站在门前。

门上又是另一行文字。柏丝蒂解读道：“武器解除室。”

展漠道：“这是甚么意思？”

柏丝蒂对他的敌意似乎减除了不少，比起眼前的奇异天地，个人恩怨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轻声道：“我们应否进去？”

展漠一呆道：“我们？”

柏丝蒂垂头避过他的目光，径自推门而入道：“我想是别无选择了。”里面是另一条通道，不过却只有五十米长，转瞬走完，一点特别的地方也没有。

当他们推开另一道门时，眼前是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

一个布满了书架，放满了禁书的大图书馆，在地下城里只要藏有一本书也是死罪，这里却有百万本、千万部。

柏丝蒂惊悸得合不拢嘴。当她惊觉地转身望向展漠，后者脸上泛起奇异的苦涩神色。

她叫道：“甚么事？”

展漠苦笑道：“我的力场带失去了所有能量。”

柏丝蒂这才注意到他左手按在力场带的圆扣上，愕然道：“刚才那句话真不是骗人的了，任何人经过后，武器的能量都会被除去。”

展漠道：“看来是这样。”

柏丝蒂跳到书架前，寻宝似地将一本书抽了出来，大喜呼道：“你看！”

展漠凑近一看，也呆了起来。

只见书中有幅彩色大图片，一望无际的草原，各式各样奇怪的生物在悠然自得地吃草，蓝天白云，远处高山起伏。天下竟有如斯迷人的美景。

柏丝蒂喜悦地说：“这就是地面上的世界。”

展漠感染了她的喜悦，一把扯着她走，兴奋地道：“快，在沙达查找上我们之前，早一步找到出口，那时海阔天空，任我们飞翔。”

柏丝蒂不舍地将“宝物”放回架上，紧握着展漠的手，从图书馆的另一端，走进另一个空间。

那是一个方形的空间，并不太大，不过却不成比例地高，足有两百多米。

空间一角有一道长长的旋转圆梯，蜿蜒而上，最高处似乎是一道门，不过那实在太高了，令人难以看清楚。

出口！

这个念头同时闪过两人心头。

“不要动！”

两人骇然回头。

一个身材矮壮、秃头、两目精光闪闪、年约四十的汉子，左手按在腰间，右手直指两人，站立门前。

沙达查终于追到了。

展漠道：“只有你一个人吗？”

沙达查狞笑道：“还不够吗？这种禁地是不适合其他人来的，小心点，不要将手移开腰间，我一定会比你快。”

展漠道：“元帅知道你来吗？”

沙达查一阵狂笑，叫道：“元帅，他怕已成了一具焦尸。”

展漠愕然道：“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

沙达查得意地道：“一直以来我都想干掉元帅，为何我要屈居他之下，只不过顾忌你的军卫，直到昨天叛党供出你是他们一员，才乘势将你拘押，

又趁元帅看歌剧时将他除去，我们在那歌女身上植进了微型炸弹，当元帅祝贺她时，乘机引爆，哈哈！”

展漠和柏丝蒂面面相觑，其中竟有如斯曲折。

沙达查续道：“若非如此，又怎会让你逃至这里来，不过这事将由你的死亡结束，地下城以后就是我的世界了。”

展漠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

沙达查喝道：“你笑甚么？”

展漠冷然道：“笑你是个蠢才。”这句话刚说完，他的身子已像豹子般向前扑出。

沙达查左手在力场带一按，右手劈向展漠，忽地脸色大变，力场带失去了能量，同一时间他腹下要害中了展漠一脚，跟着眼脸胸肋连续中拳，眼前一黑，知觉尽失。

展漠喘着气再在沙达查胸前加上一脚，立时传来肋骨折断的声音，沙达查满脸鲜血，被打得不似人形。

柏丝蒂轻拍展漠肩膀，柔声道：“好了！让我们出去。”

两人踏足在旋梯上，一步一步走去，他们歇了几次，终于来到旋梯尽处的大门，门钮是个圆盘，展漠鼓起勇气，扭动圆盘，“的”一声，钢门应手而开。两人屏住呼吸，踏出门外，同时呆了起来，外面并没有美丽的原野，新鲜的空气，只有漆黑无尽、繁星密布的星空，他们通过一个巨大的窗户，不能置信地看着窗外的奇异天地。窗内是个广阔的空间，布满各色各样奇异的仪器，就像个巨型驾驶室。

柏丝蒂嗯了一声坐了下来，展漠则无力跪下，呻吟道：“怎会是这样的？”

柏丝蒂俏脸苍白，望向展漠道：“我明白了，我们不是在地底里，而是在一只庞大无比的太空船内，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看，那个掣写着‘回航’，天！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书中的世界是否是我们的故乡？”

展漠伸手在回航掣上一按，整个驾驶舱立即有反应，窗户变成萤光幕，一行古文字亮起道：“航程取消，返回地球。”飞船移动起来，掉头往回飞去。

## 换天

作者：黄易

我调节着眼球瞳孔的大小，距离大约四千码外那座宏伟建筑物正门处的情景，立即清晰无误地收在我的视网膜上。

我可以清楚看到高林博士嘴角旁的小痣。他正坐在豪华三排座房车的后座。房车的滤色防弹玻璃对我的视线毫无影响。我感到车重是十二吨，那显示了车身是用夹层的合成金属制成，可抵御榴弹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政府对他的重视是无庸置疑的。

房车从向旁缩入的大铁门驶进建筑物的围墙里。门旁的名牌子写着“爱恩斯坦研究所”，一个一爱恩斯坦命名的实验室。但我知道。这看似没有什

么特别的地方，却将会改写人类的历史，假设我阻止不了的话。

关键人物是高林博士。

这被誉为太阳能之父的超卓科学巨匠，正从事另一项绝对保密的计划，假若成功了，新人类就会出现。

我知道他一定会成功的。今次我来这里就是要制止他。

我闭上眼睛，精神凝聚在房车上。

我感到房车继续移动，转到建筑物的后面，停了下来，却没有人下车。

忽然车身又移动起来，往前驶去，我感到车身没进地里。

“轰！”我放射出的追踪感应电波被关上的铅门切断。

我醒悟到车子驶进了地下室去。实验室一定深藏在能抵御核武器攻击的地下保护室内。

我睁开眼睛，从这十六楼的酒店房间，可俯瞰阳光漫天的城市景色。

但这三天来，我只凝望着眼前这歌德式的宏伟研究院建筑物。

支撑整幢建筑物的八条参天圆柱，在阳光下闪闪生辉，令我想到背负在我身上的人类使命。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高林博士。

我离开房间，步入设在大堂的酒吧。

几束眼光投射在我身上。我知道来自餐厅的几位女侍应，三天前我第一次入住这酒店，她们便对我大感兴趣。

我找了个僻静的台子坐下。一个娇小玲珑，笑脸如花的女侍应蝴蝶般飘过来。我刚要开口，她笑道：“一瓶矿泉水。”她将矿泉水摆在我的面前，又放下一个盛满冰块的高脚杯。

她迷你裙下的大腿浑圆均匀，充沛了青春的气息。

她开了瓶盖，满满给我倒了一杯。冰块浮了起来，晶莹通透。

女侍应笑道：“不要告诉我你的晚餐只是一瓶矿泉水。”

我道：“我的食物是水、阳光和空气。我是不懂说谎的。”

她笑道：“那你不是植物吗？幸好你的脚还未变成树根，仍可四处走动。”

我仰头深深望进她眼里，她明显呆了一呆，脉搏由原本每分钟七十五下升至九十二下。

我还探测到她的心在叫道：“噢！他终于望我了。”

我收回目光，拿起杯，大大喝了一口。冰水进入胃里，立时被胃壁吸收。

今天只要再喝十二品脱水，当可维持十天八天。我要好好控制份量，水分过多会影响我的能力。

她俯身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参加联合国明天举行的世界科研大会吗？你看来像个不苟言笑的学者，除了年轻了一点外。”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眼睛一亮道：“我叫安妮。”

我感到电流潮水涌过大地般流过她的神经，这就是这时代人的性冲动了。看来我有足够的吸引力，令她泛起爱的涟漪。

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今晚七点下班。”脚步轻盈地跑开去。其他的女侍应都露出羡慕的神色。我可以读出她们的思想，不过这只是一种能量的浪费，我这几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一定要好好珍惜所剩无几的能量。

离开了酒吧，步出酒店大堂，几乎同一时间，我的心灵泛起被人窥视的

感觉。

我集中精神，思感延伸出去，脑中升起一幅清晰的图象：对面街毫不起眼的一辆小型运货车上，装载了电子仪器，正在拍摄我的一举一动。

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只顾转左往市中心走去。这时是黄昏时分，街灯都亮了起来，行人众多。

不过，我知道身后的其中之一人，是针对我而来的跟踪者。他们很难瞒过我精神的感应。只要他们将心神集中在我身上，我脑中的感应神经会立即感应出来。

一条街还未走完，他们已换了三个不同的人跟踪我，使我知道对方非常重视我。

我估计他们应是中情局的人，为了保护高林博士代号“换天计划”的工作，可说是不遗余力。

我漫步而行，街上的行人都频频对我行注目礼，对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无论身材样貌气度都和人类理想中的人物吻合无间，就象活生生的完人。

我走进一间百货公司，内里琳琅满目的货品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因为我并不需要它们。

事实上，除了阳光、空气和水外，我什么也不需要，包括身上这套衣服，穿上它只是权宜的伪装，方便进行阻止“换天行动”的使命。

我侧脸望她，她瘦削的脸庞露出迷醉的神色。我读到她心中脚道：“天！这世界竟有这样完善无暇的男子。”

我这才注意到我来到了女装部，难怪她有这样的想法，于是答道：“我只是四处看看。

“转身往来路走去。

失望的脑电波从背后射来，由我的脊椎神经送入大脑，我读到身后那女售货员的思维正不忿地道：“他为什么连笑容也吝啬？”

对不起！我并不懂得笑。

我走出百货公司，闭上眼睛，脑神经立时切进空气中各种波段的频率去。有警方的传讯，的士台的无线电，电台电视台的讯号波，私人的通讯网络。可是，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已捕捉到追踪者的通讯波段。

“点子正从百货公司出来。他什么也没有买，只和女售货员说了一句话。”

“他虽然非常英俊，可是却扮作冷冰冰的，一丝笑容也没有。”这声音是女子，显示女性看人的角度。

“噢！他现在闭着眼站在百货公司的大门前干什么？”

我睁开眼睛，停止了收听跟踪的音讯，往酒店走回去。

当我回到房间，我又走到窗口旁，将精神往外延伸，很快我便在爱恩斯坦研究院一个窗内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一副二十四小时不停拍摄四周环境的多镜头全天候摄象器。

这就是暴露了我行藏、使我招引注意的东西。

不过，以后我倒要反过来好好利用它。

正是它不停监察和拍摄着四周的环境，我在酒店十六楼这房间内对研究所的窥视已被它拍进镜头里。

这一刻肯定中情局已通过我的酒店登记，彻查我的身份，可是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将会发现我是德国来的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身家清白。要制

造一个这样的身份，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

“铃……”

我的精神扩展至门外，“看”到那名叫安妮的女侍应紧张地站在门前。我看看手表，是七时三十分。她下了班后定是等了我半小时，最后鼓起勇气来找我。

我默然不动。

她再按门铃，我读到她神经中荡漾着焦躁和自卑自怜。那在我是非常新奇的感觉。

安妮再多按一次门铃后，怅然走了。

我来到房内的沙发坐下，心灵四处搜寻，很快在惜售间里和床下发现了窃听器。中情局的人行动迅速，效率相当不错。

我闭上眼睛，调节着身体运作的机能，精神和意识进入静止的状态。

今天，是联合国举行世界科研大会的揭幕日，也是我计划中要采取第一步行动的日子。

我离开酒店跑到附近公园内的露天餐厅坐了下来，要了一瓶水。一路上都有不同的人远远跟着我。他们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人，例如拖着狗儿的老妇、流浪汉、晨运客等。却没有人能瞒过我的感应神经。

阳光洒射下来，能量从毛孔传进我的身体内，我的心脏象电池般将太阳能储存起来。不到半小时，身内的太阳能已相当于整个城市七小时的耗电量。

我比常人大一倍的肺叶，大量吸收氧气，气体和血细胞混融起来，传进脑部的细胞，另我的思感神经跳跃着生命和力量。我的灵觉在神经系统的每个部分巡查，观看着它们的运作。

这是我每天一次的例行运动和检查。

忽地心中一动，猛然张开眼来。

一位苗条修长的美女盈盈立在我面前，友善地笑道：“我可以坐下来吗？”

我的思感延伸出去，抚摸了她的心灵一下，只觉得重门深锁。除非我加强能量，否则休想闯进她的神经里。不过，那也回对她的神经造成永久的损害。

她是个受过训练隐藏心事的人，甚至能瞒过这时代的测谎器。

我可推断她是个专门对付我的间谍。

她皱眉道：“不欢迎我吗？”

我以一贯冷然的语调道：“坐下吧！你要什么饮品？”

她要了杯黑咖啡，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接过手中一看，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菲惠”，是一间广告公司的公关经理。这只是她伪装的身份。

她甜甜地笑道：“有没有兴趣做广告片的男主角？”

我深深望她一眼，感到她在我的注视下脑波混乱地扰攘了一番，显示她的不安。

她道：“你有很好的开麦拉脸孔，不加入娱乐事业，是很大的浪费。”

我淡淡道：“对不起，我没有兴趣。”

她对我斩钉截铁的回答呆了一呆。以她的美丽，确是令男人很难对她如此决绝。可是在我来说，美和丑一丁点分别也没有，重要的是脑内的神经世界，那才是人的真正本质。

她有些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道：“我有事要办，先行一步了。”

她显然感到被伤害，尖叫道：“你一向是这样对待别人吗？”

我将一张十元面额的钞票摊在台上，道：“我有更重要的事等待着我。”

当我走远至离开她二十多码时，还清楚感到她的脑电波激烈地投射到我背上，足见她恨我入骨。

我穿过公园的树林。

身后并没有跟踪，不过对方将在公园的另一出口守候我。以他们的庞大力量，当然不怕我会飞出他们的指隙。

可是，我正要这样做，因为我还要混进十一时揭幕的世界科研大会里去。

我潜入树林茂密处，思感向四面八方伸展。当肯定我离开了所有观察我的视线后，我的精神运聚起来，集中到脚下的泥土里，钻进泥土的分子结构里。在千分之五秒的时间内，脚下的泥土蒸汽般溶解，我的身体迅速沉进泥土里去。不一刻，整个人藏进泥里。

没进泥土后，四周的泥土覆盖过来，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体内澎湃着，自给自足的空气在体内循环流转。我停止了呼吸，心神进入停止的等待状态。

不到三十分钟，头顶上的地面布满了脚步声和人声。

菲惠的声音在左方二十码处响起道：“没有理由会让他走掉的，每个出口都有人等着这怪人。”

另一把较苍老的声音道：“怪人？”

菲惠冷笑道：“一个只喝水，在房间内可以坐在沙发上不作声十个小时，对女人全无半点兴趣的男人，不是怪人是什么？”

另一男声道：“现在最紧要的事是把他找回来……”声音逐渐远去。

十时零五分，在泥土中藏了两个小时，我往地面上升了起来。将泥屑从我身上排离后，我往出口的方向走去。

十时三十分我抵达联合国大门外，来自各地衣冠楚楚的科学精英，陆续到场，准备参加十一时正揭幕的科研盛会。

我大步往会议厅的入口走去。

入口处有一组警卫，检查参与者挂在襟上入场名牌，登记身份和例行检查。这些毕生致力科研的学者如遭伤害，那是人类负担不起的损失。

我一边走，精神逐渐凝聚起来。

当轮到我进入会场时，我将脑能释放出去，同一时间侵进到警卫和登记人员的视觉神经里去。

他们同时闭上眼睛，双手不自觉抚拭双眼，我乘机闪身而入。当他们回复正常时，我已挤进鱼贯步入会议厅的队伍里。那些人只会以为自己个别的问题，而不会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形，所以不起疑。

我在偌大会议室的记者席位上坐了下来。

半圆型的大会议厅人头涌动。

十一时正。

会议厅座无虚席，聚集了五千名来自各地的顶尖科研人员。本地的电视台架起了拍摄器材，准备将揭幕的情形直接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是致开幕辞的高林博士，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巨匠，更是万众瞩目的人物，使揭幕礼具有高度新闻价值。

“当！”

大钟敲响，全场静下来。

高林博士伟岸的身形在讲台上出现，立时惹起全场热烈的掌声。与会者同时站了起来，向这位解决了人类能源问题的太阳能之父，致以最高敬意。

高林博士连续作了三次请与与会者坐下的手势，对他满腔崇敬的人才不情愿地坐下。我也坐了下来，心中填满对这伟人由衷的崇敬，这罕有的情绪流过我的神经。

样貌古奇的高林博士炯炯有神的双目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其宽广的额头，使人感到他确有改变人类命运的无穷力量。

他神态从容地扫视全场，以雄浑的声音道：“欢迎各位来参与这历史性的盛会，由今天开始一连七天的议程里，每一句话，每一个提议，都会写在将来的人类史上。”

我心中绝对同意。他要说的开幕辞我可以一字不漏背诵出来，在将来历史上以“进化宣言”被铭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高林博士顿了一顿，续道：“各位亲爱的同事，或者你早已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就是人类正站在进化的历史十字路口，命运再不是操纵在上帝的无形之手里，近年来对遗传因子突破性的研究，我们已将主动权夺回手里，只要我们愿意，新人类将在数百年内出现……”

全场气氛肃穆，似乎预见到了高林博士所描述的那划时代科研成就的远景。

我一字一字地跟着高林博士在说着。

他续道：“人类的潜能在一生里只用了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最伟大的电脑，也远不及我们脑里切出来一方寸细胞的复杂程度。然而我们很薄弱。这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答案可以在遗传因子中找到。只要我们能纠正那错误，下一代的人类，将会变成活着的神。

在全场人站立鼓掌的欢送下，高林离开讲台。而我已先一步离开了会议厅，来到会议厅和大门出口之间的大堂里。

高林来到大堂，身旁有四名近身保镖护着，准备由正门离去。

我站在他的去路处，道：“高林博士。”

高林的眼睛转到我身上，明显的一震，为我完美的外型而动心。他身旁四名保镖露出警惕戒备的神色。

我道：“我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

高林整组人走到我身前来。高林道：“对不起，我从不和未经约定的陌生人交谈，你可以通过国家研究所提出要求和说出见我的理由。”

其中一个保镖抢前一步，右手把搭在我肩上，低喝道：“请让开！”

这是我第一次和人类有身体接触，我感到那大汉的神经微电流通过皮肤层，传到我脑里。我眼睛望进高林精光闪烁的眼里，精神延伸开去，扫描了他的心灵，只觉得里面广阔无穷。充盈着引人入胜的智慧和构思。

高林脸上闪过惊愕的神色，超乎常人的灵慧使他模糊地感到我对他的精神入侵。

另一名保镖也低喝道：“请让路。”

我退到一旁，高林博士犹豫片刻，才越过我继续前行。

我向着他的背影叫道：“请停止换天计划。”

高林猛地停了下来，铁青的脸回过来望着我，不能置信地道：“你刚才说什么？”

四名保镖也紧张起来，凌厉的眼神全盯在我身上，如临大敌。

我一字一字地道：“请立即取消换天计划！人类干预大自然的意向和步伐，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林博士眼中闪动着骇人的光芒，手握成拳，举起，放下，才毅然转身往出口处大步走去，转眼消失在门外。

我精神延伸过去，感到他精神封闭起来了，不再容许任何其他东西闯进去，使我知道再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可是，我还要再试，我步出门外，外面阳光漫天。

我走下石阶，思感八爪鱼般往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立时知道自己陷入了重重包围中。监视着我的人共有四十五个，其中十二个分乘五辆车，正从不同角度向我驶过来。

我若无其事在大街上继续走着。

一群男女迎面向我走过来，和我擦身而过时，其中一女子从衣内掏出了一把小手枪，手指扳擎，一支针穿过了衣袖，刺进了我的左臂里。

在那瞬间，我已将针里射的药液分析，知道是烈性麻醉剂，往一旁侧倒，立时给另两名大汉架着。

一架房车驶到身旁，两名大汉熟练地将我送进车内。

我的精神退入心灵深处，让身体模拟昏迷的状态。

两个小时后，我被送到一座外表毫不起眼，但内里警卫森严，配备了各式各样医学仪器的地方去。

我被放在手术床上推动着。

他们将我推进一个大房间里。强烈射灯从屋顶四个角射下，照得我毫发俱现。

一群带白手套白衣的人围了上来。

“这是个和特别的人。据报他从来不吓，永远都是脸无表情。不过请看清楚，他简直是上帝的完美杰作，每一寸肌肉都那样标准。”

另一把低沉的声音道：“麻药还有一小时多一点便消失，我要在这之前为他进行十多项的检查和测试。情报局的报告说自从两天前对他监视以来，从没有见他进食任何固体事物，除了水。”

跟着我被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照X光、脑部扫描、心电图、皮肤静电反应和脑电波。

不过，他们将会一无所得，因为每一个测试里，我的精神力量都影响着这些原始的器材，我开始模拟人在半昏迷状态的心理反应，不时发出呻吟和转动身体。

虽然表面看来房内除了我躺着的床和床头柜外，空无一人，但我却看穿西面的墙，整幅是块一边透视的大玻璃镜，一组由八个专家组成的队伍，正不停对我观察。

当十二小时后我装作回醒来时，两个警卫将我带到一间宽敞的大房里，要我坐在一张大铁椅上，手脚都给钢箍锁起来。

审问的时间到了。

强烈的灯光射在我的脸上。

我的心灵延伸出去，“见”到隔壁聚集了那八名专家，包括恨我入骨的菲惠在内。我留心着他们的说话。

菲惠通过单边视镜仔细地看我，淡淡地道：“你看！他一点也不恐惧，就象是个全无血肉的人。”

一个医生模样的人道：“菲惠小姐，可是所有检查都证实他是个普通的人，我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菲惠冷笑道：“盘问他吧。”

门开，两名面目阴沉的人走了进来。

查申是我伪造身份的名字。我默然不语。

那人道：“我叫大卫，他叫尊臣，如果你坦白答我们几条简单的问题，可以立即放你走。”

我的精神延伸大他们那里，立刻知道名字是顺口胡诌，可以放我走也是谎言，他们是不会让一个能说出换天计划的陌生人回到街上去的。

尊臣拍拍我的肩头道：“朋友，你真棒，告诉我，今早在公园你是怎样逃脱我们的监视的？”

我平静地道：“给我找高林博士，我要和他单独谈。”

大卫怒道：“望着我！”

我抬起头，深深望进他眼里，在他毫无防备下，我的思感在他神经内巡行，探视他的恐惧。

他全身一震，叫道：“不要看我。”可是却移不开目光。

我的精神继续锁紧他的神经，数秒钟才放开他。他整个人向后退去，“砰”一声撞在墙上，脸色苍白。

那尊臣扑过去扶起他，叫道：“你怎么了？”

大卫胸口急剧起伏，喘气道：“没什么，可能昨晚一夜没睡，突然头昏起来。”挣扎着爬起来。

隔壁的八人小组起初露出紧张神色，听到大卫这个解释，才松了一口气。人是希望每一件事都正常合理的，只有菲惠仍皱起眉头。女性的知觉和敏锐，使她感到事情的不寻常。

轮到尊臣来问我：“你从哪里听到有关换天计划这件事？”

我道：“我要见高林。”

他们继续以各种问题轰炸我，而我始终是说那一句话，就是要见高林。

隔壁那医生道：“他四个非常坚强的人，你看，射灯的强光下，他一点倦容也没有，再问下去，崩溃的将是审问他的人。看来我们必须采用非常手段了。”

菲惠轻声道：“不知你们会否相信，我认为什么手段对他都是没有用的，例如他在公园不动声色地消失，又能大模斯样进入科研会的会议厅！”

医生打断她道：“我是科学家，只相信事实，除非我试过所有方法，否则是不会承认无计可施的。诺斯，轮到你这催眠专家出动了。”

我被送到另一个窄小的房子里。诺斯进来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液，是轻度的麻醉剂，会使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易于接受催眠。

四周的灯光暗淡下来，一片柔和。

诺斯低沉的声音道：“你觉得疲倦吗？倦了便要好好休息。”

我闭上眼睛，心灵伸往隔壁虎视眈眈的其他七个人。

他们都默默注视着邻室的我。菲惠咬着下唇，手指不安地跳动。我感到她对我的恨意大幅减退，代之而起是强烈的好奇心。

诺斯用手在我眼前拿着两个金黄的小铜球。铜球撞在一起，发出“锵”的一声清响。

我顺着他的意向张开眼来。只见两个铜球分了开来，又再合起成为一个，

其实只一前一后。但因为距离我眼睛只有三寸，所以生出合一的错觉。它们是要扰乱我对现实的执着。

铜球分开。

我看到诺斯闪亮的眼睛，感到他正集中精神将思感延伸进我的神经里，想控制我。只是，他的道行比起我来，就象一个干电池和整间发电厂的分别。他或者已发挥了人类潜能的亿分之一，但我却发挥了亿分之亿。

我将精神紧锁，使诺斯微不足道的精神力量只能在门外徘徊。而可笑的是，他并不知道。

诺斯道：“你很疲倦了，闭上眼睛吧。”

我睁大眼道：“给我找高林博士来，我要和他单独对谈。”

诺斯被我的反映吓得几乎仰跌向后，药物和催眠对我竟一点也不发生效用。

隔壁的七名观察者骚乱起来。

那医生喃喃道：“天！真是怪物。”

另一名蓄胡子的大汉道：“看来我要采用强硬的手段了。局长已发下命令，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他说出如何知悉换天计划的。”

菲惠道：“道生，小一点声，我不想在未弄清楚事实真相时，便使他变成个神经错乱的废人。”我读到了她心内对我的一点关心。

半小时后，我坐在一副仪器上面，整个头粘满金属片，每块金属片都通过电线连接到布满仪器的大金属板上。

道生坐在我的对面，冷酷地道：“我问你答，假设有一句不对题，或者说谎，这副机器即会给你不同的惩罚。”

我坦然自若地望着他，表面上他是凶巴巴的，但我却知他给我看得发毛。隔壁的小组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反应。

道生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淡淡道：“给我找高林博士来，我要和他单独一谈。”

在我说道“我要和”时，一股强烈的电流由金属片刺进我的左脑叶去，我的脑能自然地将电流阻截，将它迫得倒流回去。

“蓬！”

整条电线燃烧起来。跟着所有电线同时燃烧起来。

刑室里立时骚动起来，警卫抢进来灭火。道生的脸色，有多难看便多难看。

我的精神退进心灵深处，肉体进入全休息状态。我知道这一着总能将高林引来。

我再被带到那空广的大房，手脚紧锁在大铁椅上。室内的灯光明如白昼，方便邻壁的人通过单向视镜观察我的举止动静。

我的思感穿越墙壁，探访隐身隔壁的一大群人。

除了原本的八人小组外，还多十多个其他人。他们中有三名是穿军装，看服饰是一名上将，两名少将。

诺斯首先道：“我们将他请到这里来足有四十八小时，可是他连要滴水的要求也没有，不需排泄，亦没有任何疲倦的现象，只是重复说要见高林博士。”

一名五十多岁脸相威严的男子道：“我当了十多年情报局长，从未见过这样的怪事。国防部长先生，我们是否应将他解剖开来看看。”身材宏健被

称为国防部长的男子笑骂道：“我希望还有你那说笑的心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如何获悉换天计划。我们不惜代价为这项能改变人类命运的伟业保密，是不想惹起任何没有意义的争论，明白吗？”

情报局长道：“我看了他足有半小时，从未见他动一根指头，包括眨眼在内。”

外室的门打了开来，众人转身望后，不约而同露出崇敬的神色，连国防部长也不例外。

高林走了进去，没有和人打招呼，径自走到最前面，神色凝重地盯着隔着单向镜的我。

其他人简单扼要地向他叙述这两天他们对我所做各项尝试的失败。

高林眼瞪瞪看着我，像一点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我的思感伸往他脑海的思潮里，发觉已密封起来，使我难以窥探。

高林默视着我。

我道：“高林！我知道你来了。”

整间房内的人骇然大震，瞪目结舌望向隔壁的我，只有高林仍然保持镇定。

国防部长脸色刹白，呻吟道：“天！他不是碰巧吧！”

我的眼保持平视前方，平淡地道：“高林，我要求和你单独对话，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高林向身旁的国防部长道：“我请求单独和他见面说话。”

国防部长坚决地摇头道：“不！那太危险了，没有人可预测到他可以做出什么事来？”

高林见他脸色，知道没有转回余地，同时他的话亦不无道理，说道：“打开对讲器。”高林的声音通过传音器，在我独处的空广大室内回荡道：“我在这里了，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我感到隔壁所有目光一齐集中到我身上。

我淡然道：“博士，停止你的换天计划。完美的人类，只是一个逃不掉的噩梦。”

高林道：“我不明白，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我道：“你的换天计划能通过遗传基因的改造，培养出能发挥全部潜力的新人类，他们可以直接从太阳和环境摄取能量，精神可以任意旅行和改变物质的分子结构，超脱生老病死的囚笼，成为无论内外都完美的完人，超脱了低劣的品格和情欲的煎熬，成为活着的神。可是，当一切都完美时，没有欲望，没有需求，人类究竟为什么而生存，就象一个运动会里，没有人再为任何奖牌奋斗，比赛只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一回事。现代的人虽然充满缺点，可是他们对明天还有一个希望，换天计划所产生的新人类，他们那自给自足的完美已不要任何希望。”

高林道：“他们亦应没有沉闷的情绪。”

我冷冷应道：“可是他们也没有‘不沉闷’的感觉。”

高林声音转冷道：“对不起，我认为所有你说的话都是无谓的恐惧，我已在改变遗传因子上研究了五十多年，现在快接近成功的阶段，连上帝在内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对话中断。

高林断然转身，走出室外，毫不犹豫地离开建筑物，回到他的实验室里。

在地下实验室那扇能抵挡核攻击的铁铅门被关上时，我随在高林博士身上的思感亦被切断，我精神的力量还未能穿过厚达三尺的十八层铅板和钢铁夹起来的墙壁。

我回到被锁在室内大铁椅上的身体。

所有行动都失败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也是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步。

室内的传音响起诺斯的声音道：“好了！高林博士已和你对话，应该是你坦诚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了。”

我蓦地转过头去，凝视着墙壁后以为我看不见他们的十多个专家和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物，平静地道：“我是不会说谎话的，不过我可在选择说或不说。”

菲惠颤抖的声音道：“你可以看见我吗？”

我道：“当然可以，我还可以看见国防部长和情报局长。”

我看到邻室人一齐骇然色变，瞪目以对。

国防部长叫道：“告诉我们，你怎知有换天计划？”

我的精神凝聚，变成了组光电波，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在万分之一秒内，我已钻进控制建筑物的巨型电脑里，同时控制了整幢建筑物每一道门，每一个设施。

在隔邻十多人的瞠目结舌下，紧锁着我的钢箍自动打了开来，钢门无声无息下向一旁缩入去。

传音器刚传来国防部长的一声叫喊，立即断了声息。因为我通过电脑，切断了他们的电流供应，他们将发觉连门也开不了。

我大步踏出门外，长长的走廊延伸出去，不见人影，我施施然前行。

警钟大鸣。

灯光由原本的清白转为暗红，他们放弃了电脑操作系统，改由人手操纵，并且动用后备能源。

在我快要走到廊道的出口，进入建筑物中央的大堂时，一道厚钢闸在我前面落下，堵截了我的出口。同一时间，浓烈的迷魂气体从廊道顶的小孔猛喷出来，瞬息间廊道充斥着白蒙蒙的气体。

他们应变的能力非常高。

我站在钢闸前闭上双目，强大的精神力量迅快凝聚，投射往钢门去，我的能量钻进了分子结构的微观世界去，改变着它们的结构。

钢门像蜡般溶解下来。

我穿门而出，步进大堂。

“停止！”

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一齐举枪，中心点就是我这手无寸铁的人。

我的能量延伸到他们手持的枪上。

惊叫此起彼伏，他们迫不及待地已将变成灼热变形的武器扔掉。

我大步往出口走去，有四名警卫扑了上来，我的能量传入他们的脑神经，使他们抱着头仰天跌开去。

没有人能阻止我。

在轰鸣的警钟声，关闭着的大门在我眼前溶解下来，我大步踏出门外。

外面阳光普照，我仍然在高墙内的世界里。广阔的草地和停车坪上，有十多架防暴装甲车严阵以待，全副武装的士兵如临大敌的包围着我。

我检查身体的能量，知道再没有多余的力量去改变每一辆装甲车的分子

结构，因为我还要干一件最重要的事。

扩音器传来的声音喝令道：“将手放在头上，切勿反抗。”

我将精神集中，思想越过广阔的空间，来到爱恩斯坦研究所后院的秘密地下实验室入口处，开始进行空间分子转移程序。

我已经历了一次超越时空的旅行，将我储积了近三千年的能量耗用了近一大半，已经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到我以往的时空里。仅余的能量，只能在同一空间作一个短途的旅程。

在包围的人眼睁睁下，我的身体化成空气，无影无踪。

下一刻我已立在地下实验室的入口前。在入口的两个警卫骇然惊觉时，我的精神爬进了他们的中枢神经里，他们立时晕了过去。

太阳高悬天上。

我闭上双目，双手平举，指尖直伸。

我感到太阳的能量，聚集到我的头顶，进入我的神经，再传到平举的手上。太阳的热能由指尖射出，照射在厚铅钢夹门上。

我就象放大镜的聚焦，将太阳能千万倍地集中起来。

太阳能不断加温，照在铅夹门的阳光温度不断爬升，很快攀上四千度摄氏的高温。温度仍在提升着。

铅门溶解下来，未溶解的部分变成火般白炽。

我停止了动作，跨进门里。

我的思感将我带到高林博士正在工作的实验室里。我感到能量已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不过只是我肉身的力量，已足够完成最后的任务。

实验室门关闭的声音，将高林骇得转身，发觉我卓立室内。

高林脸色转白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能自动到这里来？”

我平静地道：“我就是你换天计划产生的新人类，从四千年后的将来回到这里，改变你的计划。”

高林道：“没有可能的，你一定是他们中的败类。”

我道：“你错了，我是他们中最超卓的，也是唯一拥有超越时空回到过去的人。我们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思索，终于一致决定新人类那种生命形式，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

高林道：“为什么你们不自杀？”

我道：“新人类是没有自杀的情绪的，甚至没有任何情绪，只是一具威力庞大，自给自足的思想机器。”

我上前一步向他走去。

他并没有退缩，眼神紧锁着我的目光。

我的手闪电伸出，在他猝不及防下捏紧他的喉骨。

他猛力挣扎，却移动不了分毫，他用脚狂踢我的身体，可是象蜻蜓撼石柱，一点作用也没有。我正是他制造出来比他强横千百倍的新人类，他的子孙。我余下的能量已无多，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毁灭换天计划，以另一种形式去换天。

同一时间我释放出仅余的力量，实验室内的仪器爆炸开来，文件燃烧起来。

在平静无波的心境里，我看着新人类之父高林的生命在我这子孙的手中消逝，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肉体 and 生命空气般溶解。毁去了高林，同时也将有若建筑在时空沙堆上堡垒般的新人类抹去，这个未来的可能性将不再存在。

接着是绝对的黑暗和空无。

## 惊世大预言

黄易

学术价值

黄易的《惊世大预言》是一部知识性及娱乐性兼备的好书。

当这部书的清样在编辑部编校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同事们高声议论、啧啧称奇，有位美丽的编辑小姐说：“大恐怖了，这些预言是真的吗？”

预言诗所揭示的未来世界是令人惊诧的。是真是假，我们要拭目以待；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预言诗在过去四百多年中，已经应验无数次了。

黄易在写《惊世大预言》时，耗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翻了不知多少部中西文献，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准确的资料，黄易利用电脑程来印证预言诗中的日期和时间。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使这部书除了知识性和娱乐性之外，更多了一种学术上的价值。

出版人赵书琪

### 序

初次接触诘斯特拉达穆斯（以后简称诺斯）的《世纪连锦》，是十五年前尚在大学求学时的事了。那部书早给翻得残破不堪，先我看那书的人可能因紧张而特别用力，所以书页脱落有之、缺失有之，但它给我的震撼却是全西性的。

人是否真有超越时空的能力？而跟着的另一个问题却是：将来是否早已存在？

这十多年来，我对《世纪达锦》的兴趣从未间断，看了很多有关该书的专家学者研究，其中当然有认真和客观的，可是牵强附会以图危言耸听的却占了绝大多数，这使美玉蒙上了尘埃。

其实诺斯的预言是不须加盐加醋的，本身已具有惊心动魄的说服力，不过要破译未发生的部份，除了对历史和世局的认识外，还需要无比的毅力、耐心和对“西方星学”的认识。

例如，他在纪六第二十四首中说：

“火星、本星于巨蟹座同度”，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便很难找到那是发生在二二二年的六月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诺斯有根多密码式的惯例描写，如“东方”代表中束；“亚洲”才是指中国、日本；“新大陆”指美国；“拜占庭”指中束土耳其、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国；“君主”指政治领袖，诸如此类。若非熟悉诗文，真会模不著头脑。

犹记得八九年十二月初次与张美英小姐在商台主持晚闲节目“疑幻疑真”时，第一辑说的便是《世纪连锦》里的预言诗，当时引起了颇大的反响。我想，为何不用点时间将自己一得之见写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研究呢？至今年波斯湾危机出现，发现事实的事与诗文出奇地吻合，终于下个决心，写成此书。

一向研究这惊世奇书的，都属外国人，他们不但对中国的事少有触及，而且更存在偏见，所以一本由中国人写的书，是一个需要。

这本绝不是将外文翻译而成的书。虽然在诗文的翻译上不得不借助外国的译本，但破译诗文意义的方法却是依从自己的见解，例如一向被视为有关“甘乃栖遇刺”、“世界末日”、“水门事件”、“珍珠港”等等的预言，都因为觉得过于牵强而不列入本书内。所以这本书载的都是可信性极高的预言，而以此些预言诗恍对奋时的史实，简直到了今人难以否定的地步。

诺斯是十六世纪的人，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仿窄的宗教观念、国家观念和世界观所围困，不过即管如此，《世纪连锦》仍是一部令人对时空观念改变的震撼性奇书黄易于大屿山寻一阁

十月十八日

### 其书其人

说到预言，我想诺斯认了第二，也没有人敢争第一。

他的预言奇书《世纪连锦》在一五五五年先出版了部份，至一五六八年始出版全书所有九百四十二首预言诗。

中国也有预言，例如烧饼歌等等。一来著作者不详，每多附会；且版本时间亦真假难定，相信不少乃被人事后加上，故作惊人之语。但诺斯的奇书却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能在正史中找到确有其人其事，而亦不难追寻到他的著作原版。

诺斯一五三三年生于法国，卒于一五六六年，他的书死后两年才全部出版。有人估计他死后才全书付梓的原因，是他曾在一五五五年那部书的第一纪三十五首中，写下了这样的预言：

年青的狮子将战胜年老的在一场单对单的战斗囊他将刺破金笼中的双目两个伤口合成一个他死于残酷的死亡纪一．三十五

这预言应验于一五五九年七月十日 预言诗写成后的第四年。惨事发生在法皇室两个同时举行的大婚宴期间，法皇亨利二世浑忘了诺斯对他作出的预言，与另一个年轻贵族击枪为乐时发生了意外，断折的矛刺破了护脸的镀金头盔，陷进了他的眼内，十日后，亨利二世在极度苦痛中死去，头盔和眼的伤口，正是合二为一。

这样精准的预言，使人不寒而栗。连细节的描述也具体精确，令理性之士亦无法排除其真确性。为了避过社会和皇室的压力，只好把其他部份延迟至死后才出版。

若以为这样的预言只是偶一为之，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诺斯以同样的方式，预言了几百年内的事，直到一九九九年。其中不少同样使人震撼的预言，已成为确凿的历史了。

名家之后

诺斯生于法国圣云米 St.Remy，外祖父和祖父都是著名的医学家和占星学家。

诺斯的天份一早便被外祖父赏识，专心向他传授医学和占星学的宝贵知识，又教晓他希腊、拉丁、希伯来的语文。诺斯写《世纪连绵》时将所有这些文字夹杂在法文里，使后来研究他的人须要经过一番破译的工作，才能推敲出他的原意。

要将他的原文译成英文确是问题丛生，目前没有两个译本是相同的，因此大大增加了了解他预言诗的困难。

当他祖父过世后，家人决定将他培养成医学家，于是送他往蒙配勒 Montpellier 一所大学就读，天资过人的诺斯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学业。

### 治病济世

恰在此时，正值当地的鼠疫肆虐，诺斯完全无惧染上疫症的威胁，在一五二五年至二九年间奔波各地，治病救人。

一五二九年他重回蒙配勒，获颁博士学位，此后两年里，他继续济世行医，并任教于当地。

他的性格颇为含蓄，不喜大吹大擂，所以在这段期间内他的生活非常写意，物质上毫不匮乏，没有招致多言惹祸的问题。只不知他这种性格，是否也令他《世纪连绵》一书里的预言诗弄得那么隐晦难明？

### 家庭惨变

随后他像其他人一样，娶妻生子。疫症于此时再度爆发，他的妻子和两个子女同被疫症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亦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

如果没有这惨痛的遭遇，诺斯或会平凡地终老于法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里。不过诺斯的《世纪连绵》正有力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命运并没有“如果”的。

接著的八年，诺斯流浪各地。这似乎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异士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在生命的某一段时间里，他们会过一段流浪的生活，例如震惊俄国大革命前沙皇政坛的魔僧，便曾不断流浪，而每一次流浪都使他得到新的力量。

诺斯也不例外，他开始发展他透视未来的奇异力量。

### 第一个预言

流浪期间，他来到意大利，遇到了一个养猪出身的年青修士，诺斯竟向他下跪并尊之为“至神圣的”。当时这年青修士菲勒斯·庇拉提 Felix Peretti 自然是尴尬。在诺斯死后，庇拉提成为了教皇息斯突斯五世 Pope Sixtus V. 这是何等惊人和准确的预知，同时亦显”不了诺斯强大的信心，否则男儿膝下有黄金，那一跪就是白跪了。

### 另一个预言

那时诺斯曾住在一位名叫科云街卫尼 SeigneurdeFlorinville 的朋友家中，主人请他对猪栏里两只猪作出预言，诺斯从容答这：“白猪将会被狼食掉，而黑猪将会给我们吃。”拗气的主人于是命令厨子将白猪剑来作晚餐，厨子遵命而行，当白猪创好等待烧烤时，一只主人作宠物养在家中的小狼偷偷将白猪吃了，厨子为了交差，顺手将黑猪宰了来作晚餐。

懵然不知的主人在桌上得意地告诉诺斯，他的预言触礁了，诺斯淡然否定，厨子于是被召出来，严辞盘诘下和盘托出真相，众皆叹服。

假设诺斯没有写出《世纪连绵》这部奇书，这些大可当作神话故事，但比对他将来的成就，这只是牛刀小试巴。

### 继续与疫症奋战

一五四四年，诺斯拿起医壶向疫症继续奋战，其时他的出生地发生了水灾，死阮随水飘流，使疫症散播加速，疫情恶化。城市被放弃，尸体堆积路旁，疫症严重的地方有若未日后的鬼域废墟。诺斯一生面对死亡和灾难，这对他后来预言中的灾难感，多少有一定的影响。

诺斯在疫症的功绩是被肯定的，至于细节情形则缺乏史料支持，只知他曾为此得到奖励。

### 第二次婚姻

一五四七年诺斯移居沙龙 Salon，继续行医，娶了一位寡妇，在一条又窄又黑的街买了一所房子，书房在顶楼，可一览全镇景色，和镇内那建在石上的古堡。就是在这小天地里，他始 d 始《世纪连绵》第一部份的工作。此时他预言大师的声名，亦开始横扫全欧。

不过他有一个医学观点颇值得书上一笔，就是他坚持新鲜空气和未经污染的水的重要性，这在现代人社会中，当然不值一晒，不过请勿忘记要在三个世纪后人们才知道细菌的存在，在那之前，人们对消毒是毫无认识的。由此可见诺斯的医学知识和见地是远超当时的水平的。

世纪连绵第一部份一五五年完成了《世纪连绵》的第一部份，它预言了直至二十世纪世纪末前有关法国及世界上的大事。

“世纪”指的并非是一百年，而是代表一百首预言诗。起始时他预算写十纪，每纪一百首预言诗。可是基于某一神秘理由，第七纪他写了四十二首便停下来，而在他遗下的其他文件里，显示他想写十一纪和十二纪，但死亡使这愿望未有付诸实现。

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九百四十二首预言诗。

在一五五五年他出版了《世纪连绵》的第一部份，包括开始的三纪和第四纪的部份。

那时候看书只是富人贵族的专利，一方面因书本昂贵，一般人负担不起，同时也因为一般人能识字看书的少之又少。不过诺斯的书仍算一纸风行，在贵族和皇室圈子里引起极大震撼，尤其是上面曾引述那第一纪第三十五首预言诗，预测法皇亨利二世的死亡，更引起很大不安。

## 谒见沙皇

皇后嘉芙莲 QueenCatherinedeMedici 召诺斯到巴黎。一五五六年人月十五日诺斯抵达巴黎，翌日入宫见皇后，密谈了两个小时，内容无人传出来，不过可以想像皇后一定问及有关皇帝死亡的预言诗 J 而亦应满意诺斯的回答，因为直至皇后死时，仍深信诺斯的预言。

反而亨利二世对诺斯的兴趣不大，只送了他一百个金币，这使诺斯有苦自己知，因为剩是往返巴黎的旅费已花掉了他一百金币，后来皇后多赠了他三十金币，这使他经济上好过一点。

当时的一位大主教邀请他寄居到他那里，两星期内其门若市，到来请益的人从未间断。

皇后再次使人来找他到皇宫去，为几位皇子预言他们的将来，批一批他们的命运。

诺斯当时说你的所有儿子都会成为皇帝，结果是她四个儿子只有三个成为了皇帝，因为其中一个在继位前早逝。而巧妙的是亨利第三在成为法皇前，是波兰皇帝，所以虽是三个儿子做皇帝，却是四个帝位。

无论如何，诺斯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不过只是准确的部份，已令人霍然惊怵。

就在这时，有人警告诺斯，说巴黎法庭探查诺斯，看他是否施行巫术，吓得他立时潜返沙龙，自此专心写作，完成《世纪连绵》的其他部份。

## 世纪连绵第二部份

一五六八年，诺斯死后第二年，《世纪连绵》第二部分才出版。至于为何如此，相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准确预言亨利二世一五五九年的死亡。这事使皇室上下震动，假设有人认为是诺斯咒死亨利二世，他的罪名不但跳下河也洗不清，还会遭到不人道的迫害，所以不得不隐晦其行。

他甚至对外宣称将所有书烧掉，其实可能为了避人耳目而已。可是远在他死前，他第二部份预言诗已广被流传，所以在正式付梓前，很多诗已成为当时权贵间的谈论话题。

一五六一年法皇亨利二世痛苦死亡后一年，发生了另一件不利诺斯的事，就是第二部一首尚未出版的预言诗准确命中当时一件大事。

刚登基的法皇法兰西斯二世逝世。

他是亨利二世的长子，在十八岁生日前六个星期英年早逝，遗下来自英国的皇后玛利 QueenofScots，她返回英国令英法关系恶化。而继承皇位的是法兰西斯的弟弟查理士，他在十一岁时早已和奥地利的伊利沙伯订下亲事。

这是当时的史实，请看看那时已被流传的十纪第三十九首预言诗：

那长子不幸婚姻下没有子女的遗孀两个不咬弦的岛屿十八岁前仍只属少那订了亲的在更年青时继续其位纪十．三十九这是多么惊人的预言。难怪当时的权贵公然讨论这首预言诗时，诺斯却要隐蔽行藏。各位切勿忘记，在当时神权至上的时代，巫婆巫公都会被掷石火烧的。

诺斯至此声誉日隆，贵为皇太后的嘉芙莲也亲来沙龙问道于他，这次还给了他三百个金币，以示对他的推崇。

正是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预言自己死亡早前，诺斯曾口头预言自己“将全身溃烂而亡”，但日子却差了，不知他是否故意混淆他人耳目，还是他在日子的推算上还不是那么有把握。不过他曾夸言自己可以将年分日子放在每一首预言诗上；当然他没有这样做，这成为了一个千古难解的谜。

远自他离巴黎返沙龙时，便一直染病。当他的严重风痛发展至成为水肿病时，全身肌肤腐烂。一五六六年六月十七日，诺斯代表沙龙出使外地回来后，立下遗嘱，那时他拥有在当时相当不错的财富共三千四百四十四金币。

七月一日他请神父来给他举行终辅，神父走时诺斯告诉神父，明天将再见不到他。翌日， he 被发现死在床边一张长凳上。

有关对自己死亡的预言诗是这样写的：

当他从领使的任命回来时国皇的礼物放于其位他再不能干甚么因为已蒙主宠召由亲友和众兄弟发现他在离休的长橙上他被立葬在沙龙一处墓地，法国大革命时曾被掘坟，后遗骸转葬沙龙另一墓地，现在已成了游人凭吊之地。

诺斯以下这首预言诗，令对他抱著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写个“服”字。他曾说他蓄意隐瞒每件事务生的时间，不过他却没有在这一首遵守这个原则和做法：

那第三气候在白羊座裏一七二七年十月波斯王被埃及所擒战争、死亡、损失十字架蒙上大耻辱纪三。七十七一七二七年十月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协议和平。条约里把埃及划归臭托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王为求土耳其人承认其王位，将大片土地割让给土耳其，又承认土耳其的苏丹对哈里发帝国有继承权。土耳其自此势力日增，直至十九世纪末。基督徒的束征亦自此一蹶不振。另外一首：

福萨诺的领袖喉咙被割那人惯练血猎犬和友猎犬这行为由那些来自“他比安石”所做当二月十二日上星在狮子座时纪三。九十六福萨诺的领袖指的是巴利大公 DukedeBerry，他被共和党人卢伏 Louvel 行刺死亡，这人在皇室马槽做马夫。

“他比安石”暗喻奉行共和国制的罗马，以点明行刺者是共和党人。土星在狮子座代表对立和凶顽。

巴利大公在一八二二年二月十三日被刺死，与诺斯预言的月、日完全吻合，分毫不爽。

中国人读诺斯写於十六世纪的九百四十二首预言诗，会是头昏脑涨的一回事；这就等於将烧饼歌给西方人看一样，保证他们绝大部分提不起兴趣。因为诺斯的诗文主要集中写法国的将来，而那亦是最精采绝伦的部分。

在《世纪连绵》里，诺斯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法皇与皇后的被处死，拿破仑的兴起……令人对诺斯超越时空的视野，乍舌不已。

法皇路易十六被捕上断头台，他以同样惊人的细节描述著这一切，例加以下的一首：

入夜时一对夫妇经由蜿蜒的山谷，穿越维连 REINES 的门赫尼 HERNE 那白石般的僧皇穿上友衣进入瓦伦纽斯 VARENNES 被选出来的引致暴乱、火、血和切割纪九。一一十这诗文预述的正是成书後二百二十三年法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个片段。那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法皇路易十六和皇后玛利，一穿灰衣、一穿白衣，由后宫逃走，不过路上给人认出，在瓦伦纽斯被逮捕，最後给送上了断头台，揭开了法国历史暴力血腥的一页。

当你比对这史实和诗文时，当会明白为何每一首诗几乎都要事後才知真相，因为那是细节的描述。

试问谁会想到白色和灰色是指两人的衣服？REINES 和 HERNE 很多人认为是诺斯暗喻皇后的惯常隐晦手法；

而路易十六的性情据说亦酷肖僧人；他是第一个理论上被国会选出来的法皇。

至於暴乱、火、血都是对法国大革命最贴切的描写。

切割使人第一时间想起断头台。当然，最震撼的是他点出了瓦伦纽斯这而入被拘押的地方。

假如说这是巧合，那就是最精采绝伦的巧合了，足以令人以另一种眼光去看待时空的问题。

说到这里，不得不对法国这最光明同时也是最黑暗的一页历史略作交待。

当时的法皇是路易十六，皇后是玛利·安东妮蒂。

路易十六是个无能的人，皇后玛利挥霍奢华，高傲自负，使已经不景气的国家更是拮据。为了增加收入，皇帝自然要徵收新的税项和加税，首先起而反对的是直接受重税所害苦的地主阶层。群情汹涌下，法皇同意成立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三个社会阶层组成的国会。

当国会试图限制法皇的权力时，法皇命令士兵以武力解散国会。但军队拒绝动武，於是法皇表面委曲求存，暗里却邀请外国军队来巴黎助阵。於是平民大作反，惹起全国血腥的革命，地主们被早已怨声载道的平民杀害。

法皇直到此际仍是毫发无损，议会甚至开始作出对国家原有体制的革新，就在这似乎一切都和平过渡的当儿，法皇法后作出了最愚蠢的一著：试图逃走。

於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法皇对革新毫无诚意，他的逃走正是要会合东部忠於他的军队，以粉碎革命。就像上面那首预言诗所描述的，他在瓦伦纽斯被生擒，带回巴黎软禁，这是整个大革命关键性的转折点。

假设他不逃走，历史将不会像现在那样。

在这时刻，有几位人物脱颖而出，成为领尽风骚的英雄，例如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丹东 Danton，马拉 Marat，同属一七八九年成立一个名为雅各宾的政治团体。

在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期间领导革命政府，提倡极端平均主义，後来行为转向血腥暴力。被称为红党，与保皇的白党成对立的局面。

在这风起云涌的当儿，普鲁士（现在的德国）的一位大公宣布要往巴黎援助被囚禁的法皇，这莽撞的一步决定了法皇路易十六凄惨的收场。

由革命产生的共和国宣布成立，法皇法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保皇党、温和人士被狂暴的群众以革命之名无情屠杀。由这一刻开始、革命党人互相争斗残杀，断头台上日添亡魂；最冷酷的事在明里暗里发生，以拿破仑的崛起而终结。

## 大革命内忧外患

有了这样的了解後，让我们再看几首堪称精采绝伦的预言诗：

当旋涡的废弃物倾出的，他们的脸会被他们的斗篷遮盖，共和国被新冒

起者掀起汹涌波涛，红党人和白党人各持著对另一方的相反意见。

纪一．三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预言诗中出现“共和国”(原文是Larepublique)这个词，那正是法国大革命要建立的理想和目标。

红党人即革命党、白党人即保皇党，两派争持的激烈和血腥，亦给他精确地描述出来。

法国大革命所刮起的大旋涡，产生了丑恶的人性渣滓。红党的雅各宾党徒倡议的极端平均主义比俄国大革命的共产党还要极端，在血腥和暴力的激流里，人命贱如草芥，就像被斗蓬遮住了眼目的人，所有都变得疯狂和盲目。

连领导者如丹东，只因走较温和的路线而被推上断头台；罗伯斯比尔进行了一次接一次的虚腥清洗，最後连他自己也被推上断头台。他脸上被污秽的绷带包扎著，应了头脸被遮那使人惊悸的描述。

诺斯的预言诗只有小部分列明年分，不过生前他曾向人指出他其实可以将每首诗的时间写出来，可是基於某一未说出的理由，他却没有这样做。至於他是否真的如此神通广大，那是只有天才晓得了。

### 教会遭殃

他的诗永远不乏细节的描写，例如这一首：

伟大的人被虐待神圣的法律被废弃教会被另一种法律管辖一个新的金银宝藏被发现这首诗说的是法国的神职人员被法律剥夺了合法身分，教会的财富被充公，以作发行新货币的支持力。

### 内斗激烈

再看这一首：

为了支持水深火热的国王红党迈进以求结果皇室以死亡而差不多彻底完结而红色的红党将击倒红党纪八．十九“红色的红党”指红党里的极左分子，他们将红党里较温和的保皇分子清洗，皇室被逐一送上断头台，百代风流，毁於一旦。

就是通过这些表面看去深奥难解的诗文，诺斯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画面，生动地描绘出来。

### 惨不忍睹的自相残杀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诗文共有十多首，在此不能一一尽述，但下面这一直却是难以漏掉，那是这样的：

叛乱城市的主要市民试图重获自由集体被砍头悲惨的混战在南特的哭喊和咆哮令人惨不忍睹纪五．三十三法国其他城市对巴黎革命党的残暴震慑莫名，希望能建立一个较温和共和国的人奋起应战，试图推翻在巴黎的极端分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尤其是南特更落到一个叫加维亚 Carrier 的狂人手上，此君神经病发时，会在地上像颠狗般滚来滚去，咆哮哭喊。死在他手上的人数以千计，包括未成年的小童，後来连行刑的刽子手也给吓死，加维亚遂将无辜的人生生淹死。说到这里，相信你们也可以想像那情景是如何地惨不忍睹，正如诺斯

在二百多年前预言的“在南特的哭喊和咆哮令人惨不忍睹”一模一样。

在《世纪连绵》里，诺斯用了很大篇幅去描写两个人，第一个是拿破仑，第二位是希特拉，前者是法国人，后者是德国人，而人都是欧洲崛起、令生灵涂炭的政治魔君。

对于诺斯这欧洲人来说，尽管能透视未来，可是对于将来的事，尤其在欧洲地区以外所发生的一切，终不及对欧洲本土的熟悉。例如当时还未发明的飞机，他预言未来时只能借用飞蝗或草蚘这类名字；“飞弹”则形容为使大地变成焦土的长矛，“化学武器”则说使人呛塞的东西。

所以预言诗中何以这么隐晦，在某一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 点出拿破仑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用甚麽方法去知道将来某人的名字，可能只是“听”到一个声音呼唤那名字，他再音译在他的预言诗里，所以虽是接近，却与正式写法不同，有了这样的了解，下面这一首诗可会令你心阻俱寒：

破、拿、卢仑、大多於血伟大的会逃往河流交匯处他拒绝进入拼庞迪朗斯河将拒他们於外纪八。一最惊人是第一句，诺斯借法国西部的三个小镇“破”PAU，“拿”NAY和“卢仑”LORON点出了拿破仑NAPOLEON的名字，确令人触目惊心，不要以为这是撞个正著，对希特拉他同样地卖弄了他透视将来的异力。

河流交汇处指的是法国的瓦朗斯，该地是罗纳河Rhône和伊泽尔河Isère交匯处，在那处庇护六世在一七九八和九九年间被囚死，迪朗斯直至一七九一年仍属教会的土地，但教皇并没有到那里去，或者如此就是被拒於门外。

### 魔王降世

请再看这一首：

一位国皇将生於意大利附近他会令国家付出惨痛代价他们会说当看到他的盟友时他较像屠夫而不太像王子纪一。六十拿破仑生於意大利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他的南北征战，确使法国人命流失，男儿们抛头颅洒热血，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单梦里人”，法国为了战争的光荣，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他的盟友或者指他一手捧出来成为拿玻里、西班牙、荷兰等征地封王的亲兄弟们，要完成这种伟业，正是由於他屠夫的手段。

### 破天荒的平民帝君

一个任何法皇也没有的名字从没有一个霹雳比这更使人战栗他特别喜爱异国女郎纪四。五十四一向以来法皇都反覆叫著路易、亨利、查理斯、法兰西斯等名字，只有拿破仑别出一格，唤作庞纳贝 Bonapartere。他的所作所为确是史无前例的霹雳，他的两位妻子和情妇都不是法国本土人。

### 滑铁卢战役

要说拿破仑，当然不会疏忽使他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在书中纪一第二十三首预言诗、诺斯写道：

在第三个月份在日升时野猪和豹在战培上会合当疲倦的豹仰首望天时将见飞鹰翱翔於太阳近处纪一．二十三这是《世纪连绵》里最动人和精确的其中一首，充满了艺术性的想象力。

第三个月份指的是一八一五年的六月，因占星学以白羊座三月中的春分点为起始第一个月份，而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六月，恰是第三个月份。

另一个说法是拿破仑三月才从厄尔巴岛潜回法国，至今刚好是第三个月，这两个说法，以前者较佳。

野猪是指普鲁士的军队，豹便是因此役垂下千古不朽威名的威灵顿将军了。

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之初被迫苦守，等候普鲁士军队到来会盟，共抗大敌。

威灵顿向南布阵，恰好可以看到拿破仑绣上象徵皇室的飞鹰旗帜在日照下随风飘舞。

当一日快结束时，普鲁士军奇兵出现，拿破仑的气数於此而尽。

### 不能翻身的惨败

太阳和飞鹰向胜利者一显颜色一个一无所有的答案属败者所有号角和叫喊并不能使兵士停下来自由与和平通过死亡而得到纪一．三十八这几乎是不用演绎的一首诗，完满地刻划了滑铁卢惨烈和悲壮的一幕。

拿破仑的飞鹰在胜利者威灵顿前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望。

### 被放逐小岛的命运

拿破仑败回巴黎，在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被迫退位，後被盟军放逐往圣赫拿勒岛，病逝时年仅五十二岁。

伟大的王国很快被一个小地方代替但很快又恢复壮大在一个更小的地方他放下了君权纪一．三十二这是拿破仑一生的写照。他攫夺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成为法皇，然後穷兵黩武，将帝国大幅扩展，重画欧洲地图，於一八一四年初尝败\*，被放逐往厄尔巴岛（伟大的王国很快被一个小地方代替），在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潜离该岛，二十日抵巴黎重新夺权，先击败普鲁士军（但很快又恢复壮大），再遇滑铁卢，被放逐往圣赫拿勒岛，惨渡馀生（在一个更小的地方放下军权）。

诺斯对第一次世界战的预言，远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量和精细，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还是一伤大欧战的规模，美国只是在最後期加入，所以远不及第二次大战的规模，而武器更不在话下。

### 二国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背景主要是欧洲的强国分化为两大阵形，一是德、奥、意的三国同盟；另一边是英、法、俄的三国协约的，两方剑拔弩张，一条导火线便引发了大战。

诺斯在纪二第四十三首如此描述：

当...的星出现时三个伟大的王子会对抗敌人危如悬卵的和平被天所击那“保”、风吹的“铁巴”，放在滩上的毒蛇纪一一。四十三最後一句使人摸不著头脑，三个伟大的王子一向认为是指德、奥、意的三国联盟。第一句应是说一颗彗星，当二个联盟在一八八一年形成时，并没有甚麽特别显著的彗星出现，这是首令人难以肯定的诗。

### 大战期间的瘟疫

接著的一首却明显得多，而且连时间也点了出来：

可怖的战争在西方开始翌年瘟疫降临年青、老人、动物均难幸免血、火、水星、火星、木星在法国纪九。五十五最後一句说的是火星、木星和水星同度，那发生在一九一七六月，所以这清楚说明了发生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那次可怕的流行性感冒，死人无数。诺斯用间接的手法，说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实存在。

### 开辟新战线

向著阿基坦，英人发动攻势渗透进去雨和严寒令地域毫不安全向“塞连港”猛攻纪一一。一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一九一五年在西线陷进苦战里，在邱吉尔提议下开辟新战线，进攻土耳其，“塞连港”代表君士坦丁堡，即是土耳其，所以这里说的是该场战役，当时的天气确如诗中所说非常恶劣。“阿基坦”是法国西南部历史性的著名地方，代表西线的战事。这是首毫不含糊的预上盲诗。

### 希特拉的名字

诺斯的《世纪连锦》里共有九百四十二首预言诗，就像其所有预言一样，必须事後才知意何所指。一方面是因为预言诗隐晦难明，更重要的是诺斯不但蓄意地把预言诗的先後次序打乱，他甚至把地名人名字母的排列掉转，例如巴黎的 PARISS 便给写作 RIPAS，原为 HERNERIC 写作 CHIREN，所以看起来便要玩猜谜游戏了，他为何要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机不可泄露这回事。

他的预言并非全部准确，很多时会含糊兼有差距，不过只是准确的部分，已足令人瞪目结舌，究竟是甚麽动力令一个人能坐下来写了九百多首这样奇怪的预言诗，请看以下这使人震撼莫明的首：

饥饿的猛兽令河流颤震大部分土地会置於希斯特之下在铁笼裹伟人被拉曳德国的子女视法律如无物纪一一。一一十四诗文内的希斯特 HISTER 与纳粹魔君希特拉 HITLER 惊人地酷肖，而最後一句点明是德国，更使人不得不怀疑诺斯描述的正是希特拉。

### 轴心国德、意、日

在一九三九年间，希特拉本人从诗中推敲出这是对自己的预言，於是广为宣传，希望别人相信自己确是真龙托世，毫无花假。这本自从初版以来便从未断过版的书，竟以另一方式影响著他那预言中的世界的发展，亦属异数。

请看有关希特拉的另一首诗：

离开云尼斯 VENUS 不远处亚洲和非洲最伟大的两位与莱茵河的希斯特哭喊声起於马耳他和利古里亚海岸纪四．六十八云尼斯指的是威尼斯，不远处是布伦纳罗山日希魔与墨索里尼三次会晤之地。非洲指入侵非洲的墨魔，亚洲指另一轴心国的日本。最後一句指对马耳他和热那亚的轰炸。

### 希特拉的魅力

书中对希特拉的落墨，是除拿破仑之外最详尽的一环，而且贴切透彻，就像诺斯曾超越时空，耳闻目睹数百年後发生的事那样。

深入西欧处一个孩子生於穷家只是他的演说便打动了千万人的心甚至在东方他亦声誉日隆纪三．三十亘希特拉生於奥地利的布劳恼，可算是深入西欧，他的家境虽不算富有，可是亦属小康，所以穷苦家庭并不贴切。不过在当时诺斯的心态来说，不出身皇室贵族，可能已应被列入穷家的分类。

可是希特拉靠演说起家却又是不争事实，东方的日本与他结成轴心联盟，正代表了他在东方的声威，所以这首诗虽未如前述两首那样清楚分明，但亦可作为参考。

### 希特拉与墨索里尼

自由不会被得到她将被一位黑色、高傲、凶狠和没有公义的人据为已有当教宗的事被希斯特打开威尼斯的共和国将波涛汹涌纪五．二十九这首诗说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在一九三四年至三八千问的结盟，他们在威尼斯会谈，而墨索里尼正是该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们的会晤代表道消魔长；黑色或者是法西斯的黑色服，将自由占据者，两人均不相伯仲，“教宗的事”指的是教宗被迫与墨索里尼签的教务专的，没有希魔的支持，墨魔岂敢如此猖獗？

大战开始时的形势诺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其中的细节都下了一番功夫，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出来。虽然它们分布在书中不同的位置，却是有迹可寻；将它们放在一起，就像砌积木游戏，清晰的图象立时呼之欲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最直接是希魔藉“帮助”为名，进侵波兰，容忍了希魔一次又一次的英法等国，终於忍无可忍，揭开人类历史上最惨痛浩劫的序幕。

达契亚、英国、波兰和捷克组成新联盟为了通适宣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展开冷酷的阴谋纪五．五十一一九三九年二月英国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结成盟国，九月德国人侵波兰，而在整件事上，意大利和苏联，以至以中立自居的西班牙都要付上责任。

在这里，让我简略交待一下大战前的形势：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发生内战，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在德、意支持下胜了受英、法支持的另一方。同年十一月德、意正式结成“罗马---柏林轴心”，而德、日亦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後意国加入，使这最富侵略性的三个结成联盟。

一九三八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稍後侵略捷克，翌年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同年八月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人侵波兰，英、法於九月三日分别向德国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於是爆发。

有了这样的了解後，便可以把握诺斯在以上这首预言诗里惊人的预知方，直布罗陀是战略性的重点，战争一旦开展，将成为海运的命脉，所以保持畅通至关重要。

### 马其诺阵线不堪一击

战争一开始，有备而战的希魔立时发动全面攻势，进入波兰後不足一月便攻陷华沙，跟著南征北讨，入侵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而最令人沮丧的是法国被誉为不能攻破的马其诺防线在适当的部分被德军迅速突破，於是德军从法国东北部长驱直入，把英国远征军和法、比联运逼到敦刻尔克，演出了大战悲壮的一页，近二十万英军和十四万法、比军大彻退，遗下重装备无数，巴黎因而陷落。

请看诺斯如何描写：

在大河附近巨大的战壕、泥上被挖掘出来水会被切断为十五段城市被占领，火、血、叫喊、战争充曩冲突纪四。八十大河自然是莱茵河，巨大的战壕当然是法人布置於法德边境号称世上最长战线的马其诺防钱，希魔只拣一点猛攻，将整条防线变成支离破碎的切段，使法国陷进空前的混乱里去。

潜水艇的出现当我们读诺斯的预言诗时，须谨记他处身的时代是十六世纪，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後的事，人们要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才懂运用蒸气动力。不过早在诺斯的预言诗中，便已描述到四个世纪後战争里所使用的武器，例如这一首：

通过盒中的闪电金银融合被擒的两者互相吞噬城市中最伟大的延伸开去舰队在水底下航纪三。十三开始那二句使人摸不著头脑，但最後一句便很难否定诺斯不是指潜水艇了。

有关潜水艇的还有这一首：

他认为会带来饥荒的地方解救来自某处海上的眼，像条会婪的狗有人会给予油和小麦纪四。十五大战展开，德国以战舰和潜艇对英国进行全面封锁，[海上的眼”正是对德国潜艇潜望镜的有趣描写，一见英国商船，那“贪婪的狗”自然不会放过。幸好物资从美国大量运至，解救了英国的困境。

### 日本逞凶亚洲

日本一九四一年偷袭珍珠港後，战争升级，战火蔓延王球，诺诗这样写道：

那属於太阳的人不能安全渡海威尼斯的人掌握整个非洲上星再占据了国上亚洲会改变纪五。十口这很清楚地点出了轴心国中的日本和意大利。

日本的国旗是个红太阳，与美国开战後，日本最终在制海权上败於美国。

意大利的入侵行动主要在北非，土星代表苦难，意大利无疑亦自食侵略者的苦果。

“亚洲”会改变进一步肯定了诗首说的是日本。

### 法国烽烟四起

战争使千万人流离失所，鲜血染红了土地，诺斯是法国人，自然对祖国的描写最是详尽，在纪一第七十一首诗，他写道：

马春的居民被完全改变逃亡追逐宜至里昂纳博纳和图卢兹被波尔多激怒被擒被杀的接近一百万纪一·七十二这是令人心惊胆颤却又非常准确的描写。战火使法国完全改变，法国政府逃到波尔多。

马赛、纳博纳图卢兹、山昂等全落到德军控制的伪政府去。而最惊人的是据官方统计，在大战里死伤的数字约为七十万，这并不包括与法国作战的盟军在内，加起来来实在非常接近一百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怖，在预言诗内纤毫毕露，使人禁不住想到，这灾难是否命中注定不可逆转，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亦在前路上等待待著我们？

原子弹下的广岛长崎纪二第六首可能是全书中最震撼的其中一首，足见诺斯在大事上毫不含糊，那亦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闭幕的一场人间惨剧，喻示了人类将来一个可能的命运。

这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广岛和长崎，诗文是如此的：

在海港附近和两个城市前所未有的两次鞭笞饥饿、瘟疫、人们被抛出将向不朽的上主哭喊求助纪二·六广岛和长崎都是临海的城市，被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看到如此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两大鞭笞，两个城市冰消瓦解—原爆後的幅射像瘟疫般传播，除了向天哭喊外，还能做甚麽？

广岛原爆纪念馆的雕像，正是“向不朽的上主哭喊求助”的姿态。

## 化学武器

以我你现在饱受中束事件影响的心情，去读诺斯于一五六八年完成的预言诗时，很自然会去查看有关这方面的预言，而事实上他亦不断重复提到中东的事，例如在纪二第二十九首，他这样写：

东方那人将由他家出发  
越迢嘉路的亚本连山  
长空会被刺穿，包括水和雪  
每一个人都会被呛塞

## 纪二·二十九

我不反对以我们矢志寻找的心情，很容易会对诺斯模棱两可的诗加以附会，但最后一行“呛塞”那两个字，似乎的确在描述着化学武器。“长空被刺穿”指的当然是有来有往的导弹。幸好那处是沙漠地带，并没有雪，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诺氏这首诗说的是另一件事。嘉路的亚本连山亦不像在描述伊拉克和科威特接壤处的地貌。

但我为甚么特别提及这首诗，让我们看看原诗文的第一行：L'OrientairiadesonsiegeSor tira 最后三个字正是IRA，与伊拉克只是一字之差，如果真是指伊拉克，便应写为“伊拉克那东方人由他家出发”，假设真是诺斯的原意，便教人对中东战云难以乐观，不过诺斯已死，唯有圉待时间判断。

## 候赛因的侵略

纪五第四十七首：  
那伟大的阿刺伯人进军至最前线  
将被拜占庭人背叛  
古霉艾兰州人会迎上他  
通过另一个匈牙利造成莫大的损害  
纪五．四十七  
百万大军欺凌弱少

拜占庭人是指土耳其人和中束其他民族，罗得艾兰州人不知是指希腊或是美国的罗得艾兰州 RHODES，匈牙利以前曾被土耳其人占据，不知是否暗喻科威特被占领。不过实在大多“不知”了，这亦是诺斯预言诗的特色，若非事后发觉他惊人的准确性，确教人很难有兴趣看下去，而现在看却是一字一惊心。

那阿刺伯王子、火星、太阳、金星和狮子  
教会的律例屈限在海上  
向着波斯近一百万人侵略埃及和拜占庭  
喜正的毒龙  
纪五．二十五

这首诗的阿刺伯王子换上了侯赛因便非常贴切，火星、太阳、金星同在狮子座内出现应在一九八七年中，所以这事应在这年之后，一九九零年倒也非常接近。第二句令人难解，集结在波斯湾附近的舰队与教会没有甚么直接关系，波斯指的是伊朗和邻近国家，拜占庭则是中东的土地，所以这事定与中东有关无疑，侯赛因号称一百万大军，与诗中的数字亦非常接近。

对于中东诺斯写了近二十首看来可能与之有关的预言二诗，大部分尚未发生，这是否表示未来的日子，中东的事诺斯对以色列也没有忽略。

新的法律会占据新的土地  
就在叙利亚、犹太和巴勒斯坦附近  
那巨大野蛮的王国  
将在太阳世纪结束前破裂  
纪三．九十七

新法律新土地，指的当然是以色列，在强敌环伺下于一九四八年建国。

野蛮王国指的或是狂热的极端宗教主义，又或四周无论人口土地都占优的强敌，太阳世纪是二十世纪，所以看来在这世纪内，中东的回教国家仍是四分五裂、未能同心齐意对付以色列，先有两伊战争，现在又有伊拉克和其他中束兄弟国的对抗，所以诺斯这预言是出奇地命中事实的一条。

#### 联军舰队集结波斯湾

读过以上如此惊心动魄的一首诗后，再看以下这一日首，坦白地说，假若在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前去看这首诗，保证百思不得其解，现在读来，却是打心里透出寒意来：

晚上彩虹会出现在南特附近  
海上的艺伎会掀起雨  
在阿刺伯海湾庞大的舰队挣扎箸

在萨克一只怪物将以熊和猪的形象出世

纪大·四十四

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比较难解，我们都知彩虹不会出现在晚上，南特是位于法国巴黎西南近海的大城市，救人看不到与跟着的两句有何关连。这也是诺斯预言诗的一个特色，事事均以法国为中心、在今日的我们看来自然难关其意。

跟着的两句却是惊心动魄。“雨”是诺斯惯常以之对空中飞弹的形容，诺斯所处的十六世纪并没有这类鬼行意—所以诺斯只能以他由己已熟悉的名辞，将他超越时空所“看到”的未来武器加以翻译，例如“闪电”、“霹雳”、“充满杀伤力的圆球”、“雨”、“尘”等等。

当我们将后一句连在一起读时，只能想像到一九九零年八月后的情形，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各大强国将战舰集结在阿刺伯海、阿曼湾和波斯湾。

诗文中的阿刺伯海湾是不存在的，可是还有比阿刺伯海湾更贴切地形容以上海域的方法吗？当舰上万炮齐发时，飞弹将像雨般弥漫天上。至于舰队为何要“挣扎”、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最后一句的“萨克森” Saxony 令人费解。一般来说应是指德意志民族，和波斯湾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一个人包含了熊和猪的特质，很可能是指既是勇士又是\*夫的某君。

被俘的人质

那王欲进入新城里

他们到来是要通过敌人折辱它

被抢的假作被释然后行动和说话

那王在外远离敌人

纪九·九十二

一向以来“新城”都被认为是纽约，因为在他的预言诗里，惯以“新大陆”来称呼美国，不过在今天看来，这更像伊拉克人侵科威特的描写，科威特城是这近十多年来因油币而发展出来的现代城市。

第三句更使人感到有趣，我们在电视看到人质被拿出来宣传，只让他们说侯赛因欢喜的话。而侯赛因远在巴格达遥控？亦是第四句的含义。

在波斯湾危机发生前，没有人猜想到这几首诗有这些可能的意思，不过麻烦来自中东，这已是相当肯定，在跟着来有关未来的一章里会更系人去看诺斯空前绝后的大预言。

美苏关系

未来是由现在延伸开去，所以我们亦以现在的形势为出发点，加以估测。

诺斯的预言以这世纪为终结，所以几乎一致同意他预言的最后一首应是纪十的第七十一一首有关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的一首。

今年是一九九〇年，距离那日子只有九年，所以我们比之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有更好的资料去预计即将发生的一切，而且还有机会目睹诺斯这首预言的准确性。

请记着诺斯的预言并不是每一首都百分之百准确，有可一些已证明了是失败的，而在年分上亦有偏差，不过命中率之高，亦使我们不得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去参详。

基本上，凡是未成为史实的预言诗，都可能会在将有发生，这里我只能拣选意思比较明显的，作一个对将来的素描。

戈巴卓夫是阴谋家？

先看这首：一位国王深入新大陆子民出来欢迎见礼他的背信弃义公民党那是接待而不是节日

纪人·七十四

最后一句意思不明，但前三句却非常明显。

新大陆是指美国，国王是另\*位强国的领袖，可能是苏联，也可能是中国，看来以前者居多，当他到来访问时，受到广大的欢迎，不过其中却充满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和欺骗行为。

假如这是指戈巴卓夫，那就使人对美苏关系毫不乐观了，现在怀疑戈巴卓夫有没有改革诚意的人已愈来愈少，不过他能否屹里王于政治风暴而不倒，却要时间告诉我们了。

对于美苏关系，还有这令人半音半惊的一首：

有一天两大领袖会成为朋友

他们的伟大力量不断增长

新大陆会在她力量的峰颠镇

血腥的人在计数

纪二·儿十九苏联和美国是目前军事上的最大强国，在一九九〇年今天关系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阶段，甚至在科威特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立场，而美国将兵员迅速运往沙地阿刺伯，则显示了她的力量达到了攀颠。

但那可怖的“血腥的人”却在暗里默默估量着这一切——这是否一个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又或只是家侯赛因等这一类野心家，正计画着下一步的行动？

十三年代友为敌

纪五第七十八首假如说的是美苏关系，他们的美好关系，前景并不明朗。

两者的联盟并不会持久

十三年向他们将由野蛮力量所控制

两、方面都蒙受损失

人会祝福领袖的叫喊

纪五·七十八

第四句又是那样令人难以明白，不过惯看诺斯这里书的人应对此习以为常，即管菲常精确的预言例如描述法皇逃走被捕，其中亦有一些到现在仍不明朗的辞语文字。但当想到以现今资讯的发达，在传播消息时仍会因种种人为的误会而发生误传——那就很易理解诺斯对他当时完全不理解的将来，翻做他那时的文字时，自然会有描述上的困难，尤其其他蓄意合意思变成不那么明显，于是便时有这类语句出现。

无论如何，世界的安危紧紧于这两个超级大国身上，他们都有摧毁整个世界的力量，故而其关系亦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假设以戈巴卓夫上台作为一个分水岭，美苏保持十三年的良好关系，那在一九九九年诺斯所指恐怖大王出现前便应完结，我们面对的是绝不明朗的前景。

联手抗敌

关于美苏联盟亦有这一首：  
当北极的国家联起手来  
支、万会感到巨大的恐惧和沮丧  
颤抖的伟人支持新选出来的人  
罗得艾兰州和拜占庭会染上蛮人的鲜血  
纪六．二十一

最复那行的罗得艾兰是诺斯多次提起的名字，意思却不明显，不过每次提起都与中东有关。拜占庭应是指以往拜占庭大帝国所属的地方，是诺斯泛指中东各国的名称。

这首诗说的或者是西方各国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东方”有人以为是说中国，不过诺斯借以东方说中东——而中国他会点明是亚洲，所以这首诗说的仍是中东的问题，无论如何，科威特人的鲜血，早染满科威特城，中东人的血，还看不到有停流的日子。

两次行动和两次平息  
东、万使西、万衰疲  
敌人在数次接战后  
在需要时却在海上遭遇败绩。  
纪八．五十九

两次行动指的可能是两次油价的飞涨，最终虽然平息下来，但西方各国的经济已遭损害，海上遭遇败绩，只不知是否说对侯赛因的海上的封锁生效。

#### 东欧剧变

跟着纪四第八十二首是非常动人的一首诗，一向以来都被认为是指拿破仑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三年间从莫斯科无功而退的描写，不过在东欧事变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另一种角度和心态去看待它，那是这样写的：

一大群人会由斯拉夫王利亚迫近来  
毁灭者将古老的城市摧毁  
他会看到罗马尼亚满目疮痍  
可是却不知怎样将燃起的火焰扑熄。  
纪四．八十二

斯拉夫王利亚一向都被认为是指斯拉夫人，包括了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东欧的变故正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步步紧迫而起。寿西斯古正是不折不扣的屠夫和毁灭者，在他的命令下使罗马尼亚满目疮痍，不过革命之火终于将他烧成灰烬。

罗马尼亚在诗的原文是 SaRomanie，有人译作 Rumania，不过在诺斯时这并不存在，所以认为是罗马尼亚应是合乎理性的。

六四事件？  
接着的另一首亦是一向使想破译预言诗的人头痛的一首：  
在人民眼前鲜血飞溅  
那并不能远升青天  
在一段长时间内再不能听到甚么  
但一个人的精神将作出见证

#### 纪四．四十九

诺斯的预言最精确的是法国本身和欧洲事务，这和他身为法国十六世纪的人有关，所以欧洲以外的事，根多时便像以上这一首，发生该事的背景全付厥如。

不过中国人应很易联想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电视上看到的景像，而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已愈来愈不能听到甚么，可是我们每个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共产主义被舍弃

在《世纪连绵》里对共产党的命运又岂能疏忽，在纪四第三十二首这样写：

在那些时地，肉要让位与鱼  
共同的法律成立来反对  
根深蒂固的古老传统被移走  
同志共同拥有一切会被舍弃远离  
纪四．三十口一

这是相当隐晦的一首诗，不过说的是共产主义，则没有人反对，对十六世纪活在皇权的诺斯，共产确是很难想像的一种政治制度。

原文的 PantaChionaPhilon 在希腊文中解作“朋友阅共同拥有一切”，译作“同志共同拥有一切”应是狠合理。

就这首诗看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并不乐观，否则就不会“被舍弃远离”了。

#### 中国共产党的盛衰

诺斯的诗中写到关于亚洲的事并不多，所以纪四紧跟着以上可能有关“六四”的第五十首，使人分外感到珍贵。

天秤在西方统治  
在天地间主持规律  
没有人看到那亚洲力量被毁灭  
宜到“七”紧抓那第七个继承的统治集团  
纪四．五十

开始两句说的是西方在主持正义，或者在量度善恶。而亚洲的力量极有可能是指中国，第七个统治集团正好出现，是否表示走下坡的时间亦到了？真希望诺斯能说得明白一点。

一位行为邪恶的年青人

纪三第六十首也有提到亚洲：  
整个亚洲都充斥着大规模的剥夺放逐  
在密细亚、吕基亚、潘菲利亚亦然  
血因一年青、黑的人的专制而流  
行为邪恶  
纪三．六十

“黑”是诺斯惯用形容凶人的辞语，他同样以黑色去形容墨索里尼，“年青”在政治家里有不同的意义，可以是第二代接班人的代名词，第二行的都是亚细亚中东一带的小国。这首诗问题在于不够清楚，使人很难判断是否与

中国有关。

空中旅行

十六世纪诺斯所处的世界，和现在当然是判若云泥，假设他超越时空，看到现代他前所未见的东西，再以十六世纪的语言描述出来，会是甚么的一回事？请看以下这几个例子。

瘟疫被压止，世界愈来愈小

一段长时间内大地安居和平

人们可以在空中安全旅进，飞越海陆

然后战争来临

纪一·六十三

这首诗绝不含糊地说出十六世纪的人想也不敢想的空中飞行，不过最后仍指出战争将会破坏现在的美好与和平。

现代战争

在晚上他们会以为看到太阳

当他们看到半猪人

嘈音、尖叫、在空中进行的战争

那冷酷的野兽竟发出人声

纪一·六十四

这首“空中的战争”很明显是指现代的空战，晚间的太阳极似空中爆开的照明弹，而半猪人则像带了飞行面具或防毒面具的飞行员或军士，当诺斯看到景象，自是骇然大惊，而这些“半猪人”竟能口吐人言又更令他茫然不知所以。

当那“鱼”飞过海和陆地

被巨浪冲上了岸边

它的形状新奇、滑而可怖

由海里敌人迅速攻至城墙

纪一·一一十九

你看这“鱼”像不像一支由海上发射的导弹？

这时代的人最关心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里，我们会否目睹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经历大战带来那末日式的灾难。

在美苏缓和的今天，大家刚松丁一日气，环境破坏引致生态毁灭的可能性始终对大多数眼不见为净的人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一个美丽的将来已浮现在脑海里，加上东欧的极权一个个地倒下，为人类的未来揭开工线曙光。可是，忽然间，中东伊拉克响炮火，震醒了人们的美梦。

世界性的灾难随时可以降临。

一个灾难接一个灾难

不一定是核弹的礼尚往来，中束油田的摧毁便可轻易名副其实将世界投进缺乏能源的黑暗里去。

于此亦不得不对诺斯四百三十多年前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诗中他不断重复说东方（中东）来的灾难。

在人类的大灾难后

另一个更大的灾难在世纪末迫来

它会雨般洒下血、奶、饥荒、战争、疾病

在天空会见到拖着闪亮痕迹的火

## 纪二·四十六

这首诗令人看后触目惊心，一个接一个的灾祸于世纪末出现，第三句似乎是形容核弹或者是化学武器，“奶”很像是核子云的描述，拖着尾巴的火指的或是哈雷彗星。该彗星在一九八六年回归，所以可把这首诗的时间限在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诺斯对这段时间的预言并不乐观。愈接近世纪末，灾难的危机便愈深重。

可是照目前的形势看，世界大战的危机除非真若诺斯所说的美苏将会落入野蛮的力量控制里，否则可能性比以前任何时间为少，反而中东的复杂形势有若一大桶火药，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 魔君降世

纪一第五十首是这样的：

由那三个属水的星座生出的人

他将庆祝星期四为假日

他的声誉、赞美、统治和权力会在海陆增长

把麻烦带给东方

### 纪一·五十

双鱼、巨蟹和蝎子都是属水的星座，这三个星座应在该人的星盘上有重要的作用。水代表感性和感情用事，喜怒无常。

第二句令人费解。最后点明这应是中东的一个领袖，假若他在世纪末前带来全球性的灾难，则极可能是已知的人物，他会是侯赛因吗？又或即将崛起的一中东领袖，除非得到他出生的准确时刻地点，否则实在无法查证。

### 戴蓝头巾的人

对于这可能是毁灭教会的“反基督”，诺斯在不同诗文里加以描述，至于是否一个政治领袖确有把全世界拖进灾难的能力，侯赛因又恰好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请看纪九第七十三首：

君王戴着蓝头巾进入霍斯

他管治的时间少于一个土星周期

戴着白头巾的君主，他的心放逐往拜占庭

太阳、火星和水星接近水瓶座

### 纪九·七十三

这是首难解的诗，可是蓝头巾和白头巾都使人想起中东人，“拜占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那应包括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地在内。

这戴蓝头巾的人的统治期将少于一个土星周期，那大的是三十年。

这戴蓝头巾的人是否就是崛起于中东，势力声誉与日俱增，最后带来世纪末全球性灾难的“反基督”，一个反对诺斯所督信的天主教的人？

蓝头巾究竟是一种喻示和象征，或真是现实里一袭蓝色的头巾。

### 今魔鬼懊悔的命运

白头巾的君主是否代表被蓝头巾迫害的其他中东领袖，让我们再玩味以下有关“恐怖魔君的几首预言诗：

他的手终于经过那血腥的“亚路斯”

他并不能在海上保护自己

并改变钱币及标准

## 纪一·四十

从诗文看应是在中东有人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是疯狂野暴，进行极端的改革，而埃及却有人起来反对，采取不同意的立场。

诺斯在生时诮明他蓄意地将九百多首诗的次序混淆，所以除非清楚地发生了那件事，我们实在很难判断孰先孰后，像这一首诗，上半截似乎在描写伊朗或伊拉克目前的情况，下半截只是有迹象而尚未发生。埃及的反伊拉克立场是坚定和明显的。

疯狂的报复

“马步斯”很快死亡

接着来是令人畜毁灭的灾难

突然的报复

百手、口渴与饥饿，当彗星经过

## 纪二·六十二

诺斯不断提到彗星，这是否指一九八六年的哈雷，抑或只是说天空划过的飞弹？

“马步斯”应该是代表一个人，是反基督吗？是否他板杀后手下发动毁灭性自杀式的攻击，带来灾难？

令牲畜也劫数难逃的灾劫，口渴、饥饿，都像是描述化学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百手”则可能是向天颤动求救的无意识动作，诗中刻画的是个灾难性的场面。

## 亚洲来的大军

，直到这里，诺斯所描述的灾祸都和中东有分割不开的关系，但接着这一首又提到亚洲来的庞大军队，使清新图象一下子变成模糊不清，不过历史早已教训了我们，世事如棋日日新，人世闲事每多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即管摆在一起以作参详：

三国由“费斯”伸展至欧洲

城市被焚、剑出击

亚洲的伟人率大罩海陆两路出发

蓝色、绿蓝、他会驱赶“十字架”至死

## 纪六·八十

这是首意义不明显的诗，“费斯”原文 Fez 不知所指何处，但照第三行文意应属亚洲某地，一个壮大的国家。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由亚洲直伸往欧洲，直至将天主教“十字架”毁灭。

亚洲目前最强大的是中国，苏联假设勉强算上一分便是两大强国。

可是照目前形势发展，两国都为国内经济问题困扰，是否有能力在未来十年闲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令人甚表怀疑。

所以这首诗在目前的可能性并不高，却不是全无可能，这要看两国政局的发展了。

假设这是描写中东野心家的另一首诗，则和上几首诗的意念更为统一。诺斯的预言里亦有些失败之作，预言并没有成真，所以这或者是另一个例子，但因为提到亚洲，我们自不能等闲视之。

反基督满手血腥

纪八第七十七首是一首使人心惊胆颤，希望好的灵魂的不灵的一首：

反基督很快消灭了那三个  
他发起的战争历时二十七载  
不信者被杀、被擒、被放逐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地被水和血霰所盖  
纪十·七十七

二十七载的大战，使人读了不寒而慄。“那三个”是什么，人言言殊，难下定论。诺斯不断提及血霰，血雨，这只有现代战争才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核战，况且两次大战均远少于二十七年，所以这指的应是一场在将来发生的大规模战役，是否我们一直忧心忡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反基督”，原文 L'antechrist 作一深入的分析。

诺斯生于十六世纪宗教气氛浓厚的法国，是督信天主的教徒，所以他心目中的“反基督”，可能是一个对基督罗有敌意的人，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或是一种反对基督教的主义，在这样的理解下，反基督来自中东的狂热宗教极端主义，又或是共产主义，是合乎情理的。

一九九九年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目前的情形看，问题出自中东的可能性最大，问题是这场战争将起于何时？

我们首先否定了侯赛因这可能性，以伊拉克目前的国力，没有人相信他能支持一场二十七年世界级大战，那这场战争可能在甚么时候发生呢？

答案仍应在诺斯的预言诗内寻找：

一九九九年第七个月分  
恐怖大王自天而降  
他将把蒙古的伟大君主带回人间  
此前此援战火肆虐连绵  
纪十·十二

第七个月分应是十月，因诺斯惯以春分起为第一个月。所以一九九九年第七个月分，应是一九九九年十月。

恐怖大王是甚么？

看来似核子弹或氢气弹的成数最高，否则便没有跟着那两句。

蒙古的原文是 Angolmois，是 Mongolois 蒙古的比喻，蒙古的伟大君主自然是令欧人有惨痛回忆的成吉思汗，他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此处是代表一个来自东方的成吉思汗式人物，发动一场横扫欧亚的大战，造成连年战祸。

将以上各首诗综合起来，应该是有位来自亚洲或中东的狂人，发动了一场动用核武的战争，这战争的时间应在世纪末，但在这场连绵二十七年的大战争前，早有另一场较少的灾祸，地点亦应是中东区，说不定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

这场大战发生的时间，又或核武动用的时间，照诺斯预言，应发生在一九九九年十月。

我们应否惶恐不安？，

不？

首先我们该看看诺斯在年期上的准确性，让我们看两个事例。

诺斯死于一五六六年七月二日，可是他生前却预言自己死于一五六七年

十一月，差了超过一年，他对事件发生的过程几乎毫厘不差，但时间上却有失误。

另一例子在纪十第九十一首诗预言教宗保禄第五于一六一九年被选出来，而事实上却应是一六一五年，差了四年。

这两个例子可看出诺斯在年分上是有偏差的。

知道这点真令人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可怕的灾祸提早到来，喜的是可能延迟多几年，无论如何，这首诗是令人不敢对前景乐观的。

只是诺斯并没有说这是世界末日，让我们更进一步去看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里的细节预言。

核子战争的后遗症

居地将变成不适合人居住

土地的争夺产生激烈争执

王国操纵在不懂慎重的人手里

乌伟大的兄弟来说只有死亡和纷争

纪二·九十五

这首诗最触目是第一句，使我们联想到广岛长崎一类灾难后充斥幅射的废墟，只有那种情形，才不再适合人类一居住。

第二句是根合理的情形，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变成众人争夺的宝物。第三和第四句则怕要到时才知了。

战火连绵

在晨曦时蒋见巨大大国

声和光伸延征北方

在地球上死亡和哭喊

通遇武器和饥饿，死亡在等待着

纪二·九十口

大火团、声、光都是核弹级灾难的描写，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核弹。核武的扩散，使核战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希望不要给诺斯不幸言中，否则死亡将在前路上等待着我们全人类。

意大利附近的核曝

因太阳般的火热在上

尼加庞附近海域的鱼被灼个半熟

那处的居民以之作食物

希腊的居民却没有食物

纪一一·三

尼加庞 Negrepont 是意大利的一个岛，这明显是该地附近一次核弹爆炸，令海中的鱼儿被灼死，使附近的人亦受到波及。

在预言诗里战争的规模是世界级的，著名的大城市亦受到侵袭，下面这一首说的便或者是纽约：

纽约被袭

天将在四十五度燃烧

火将降临那伟大的新城市

巨大扩散的火焰立时冒起  
当他们想要得到“诺曼”的证实  
纪六·九十七

诺斯惯以新大陆代表美国，新城市代表纽约，而纽约正是在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五度间，所以这诗说的应是纽第四句令人费解，不过第二第三两句无疑说纽约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说了一连串的灾难后，就是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会否带来世界末日。

我们也知道假若真是全面的核子战争，不要说要打二十七年，就算二十七小时，地球已变成不适合居住的焦土。所以诺斯形容虽然恐怖，描述的仍是有限度和地区性的核子战争。

### 美国是最后胜利者

而战争的结果，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方得胜，请看纪四第九十五首诗：  
规律留给那两个，他们会保持这情况一阵子  
经过三年另七个月援他们会投入战争  
那两位贞女将反叛对抗他们  
胜利者生于美利坚的土地  
纪四·九十五

前面三句都令人费解，“那两个”有人认为是世界两大强国，美国苏联。不过最令人兴奋是最后一句，美利坚原文是 Armorique，要知诺斯当时美国并未出现，所以于此可见其“预听”将来的能力。

### 二〇〇二年救主出现

再看以下这一首：  
火星和权杖将同度  
在巨蟹下一培灾难性的战争  
很快一位新王出而救世  
他将为地球带来长久的太平  
纪六·二十四

权杖代表木星，木火同度在巨蟹座，应是二〇〇二年中，那时应是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就在此时和平的契机出现，一位伟人将出而救世，领导全球走上和平的道路。

那应该是甚么时间，假如由一九九九算起二十七年，将是二〇二六年，不过二十七年由何时算起亦是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二〇〇二年后和平将出现，应是颇为明显的。

诺斯的预言诗是以双鱼座的时代为时间座标，所以预言至二〇〇二年前而后止，跟着来的水瓶座的时代则没有触及，诺斯是西方星学的能者，当然深明此中道理。

### 水瓶座时代的预言

根据西方星学，我们现正处在双鱼座时代和水瓶座时代交替的时期。

在二千多年前西方星学确立时，春分点于白羊座零度开始，可是由于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产生了岁差，地球在天上绕着太阳走了一个大圈后，每次还差一点点才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以十二星座作坐标的春分点，正在不断向后移，经过了二千多年，后移了差不多一个宫位，现在已快由双鱼座退往水瓶座。

当春分点移经双鱼座时，那二千多年便被称为双鱼座的时代，而大约在二二二二年前后，春分点进入水瓶座，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

据说耶稣以五饼二鱼饱数千人之腹，那二鱼正代表了双鱼座的时代，是否如此，只有天才晓得了。

双鱼座时代是崇尚权威的时代，水瓶座则代表开明、革新和自由。不过在大时代的交替里，新旧迁移，将会出现惊心动魄的变化。

我们不幸处于这时代的隙缝里，无可避免地感同身受这变异带来的动荡，希望送旧迎新，好的灵丑的不灵，最后能捱出头来。

